

著齊洛泰斯裴

賢婦人

譯谷若鄭

店書者著平北

裴斯泰洛齊著

鄭若谷譯

賢婦人

著者書店出版

裴斯泰洛齊的生平及思想述略

一、生平事蹟

裴斯泰洛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在一七四六年生於瑞士的古城 Zurich，幼承母教，長就學於 Zurich 大學。當二十一歲時，因有志改良種植，移居 Birr 附近，購地百畝，經營農業，自名其地曰 Zenhor (新農場)。越二年，與 Anna Schultness 結婚，一生甘苦與共，愛情甚篤。一年後，生一子，裴氏試以盧騷的方法(見愛彌兒一書)教育之，則發現缺點甚多，乃有志修正盧氏主義，期能具體實施。他在一七七四年開辦一家庭化的學校，招收五十個貧苦的兒童，供給衣食，教以讀寫算及工藝的基本知能，實行他所謂「欲教乞丐做人，必先自爲乞丐」的主張，與生徒共同生活，於是有一位來校參觀的農人說：「此乃家庭，而非學校！」這句話令裴氏感到

無上的榮幸。但數年後，這個學校終因經費困難而停辦了。

自是以後，裴氏一面繼續經營農場，一面從事著作。他所著作的，先有一本格言集。名曰『一個隱者的夜談』；後有 Leonard and Gertrude (即本書『賢婦人』)。裴氏在此書中提倡社會政治經濟與教育的改革，並以教育為發動一切改革的要素。書出之後，極受世人歡迎，故不久裴氏便與美國總統華盛頓同時被法國政府贈予法國公民的資格。但其時裴氏所經營的農場完全失敗，文名雖已成就，而其生活日用所需，却窘苦已極，所以他不得不於一七九八年秋間來到 *Schinz*。該地自為法兵佔領後，所遺孤兒甚多，裴氏來此即受委託組織一孤兒院，以教養此輩孤兒。他獨力主持院務，歷六個月之久，做教師，又做保姆，以是深得兒童的信仰與愛戴。後來這個地方被法兵要去，裴氏的教育事業雖告一結束，而他在此時所試驗的許多原理及方法，將漸漸的發展成爲教育上很大的貢獻。

裴氏於一八〇〇年來至 *Burgdorf*；先在此充當國民學校的校長，以事被黜；後來自己開辦一個學校，招致有志於改革教法的青年教師前來，實行分班授課，教生徒以圖畫，唱歌，歷史，地理，語言文字，算學及體操等科目，並試行各種新方法的實驗。越一年，他得着瑞士政府的補助，遂增設一師範學院，來學者甚多，有名的教師亦多來襄助，盛極一時。同時他復銳意著作，他的名著『格渠德怎樣教她的兒女』即在此時完成。不過當他的工作正盛的時候，政局忽然發生了變亂，遂又使他三年來心血的結晶化爲烏有。其後他到 *Fofwyl* 與他的信徒費命保 (*Fellenberg*) 合辦職業教育，事雖大有成就，但終因二人性情不合，裴氏乃不得不離此而他適了。

Yverdun 是裴氏最後試驗教育的地方，也是他一生最大成功的所在。他於一八〇五年來此辦學，其往日熱心的助手亦多陸續前來，遠道來此求教者，日盛一日；於是在工作方面，成就了一個新教育試驗的中心，差不

多近世初等教育所用的方法都於此首先試用。在這個時期他和一般同事寫了許多討論應用新方法的書籍，並出版一種週刊，頗能風行一時。裴氏經營這個地方，垂二十年，卒以財政紊亂，同事不能合作，及他自身的缺點，致使校務廢弛，聲勢日衰；到了一八二五年這個多年來負盛名的教育機關竟宣告停辦。裴氏遂轉回他的故居新農場休養，兩年以後便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一歲。

二、教育思想

裴氏堅決的相信教育可以改善社會，救世界，救人類；教育能使人獲得自由與獨立的生活，世人之所以多窮困潦倒，無知識及缺乏道德習慣者，就是因為他們未有受過教育，適當的教育的緣故。故社會上最下層的人類最需要教育，而且教育對於他們也最容易發生效力。裴氏一生最關切貧苦的兒童，所以不斷的開辦教養所孤兒院一類的機關；並致力於師資訓練

，以培養初等教育上所急需的優良教師。他主張學校家庭化，即應以人類的同情心爲根據，施行愛的教育，夫如是始能發揮教育的真正效用；更以爲在施行愛的教育上賢母是真正的教師，兒童在她的輔導下所取得的生活經驗才能夠真實而歷久，工藝也是學校教育不可缺少的要素，應與讀寫算等科目相輔而行，使兒童均受工藝的訓練，不惟可以養成觀察正確的能力，而且都能學得一技之長，將來在社會上就不患無職業可做，而社會亦因人人都有正常職業與生活，也就日臻繁榮。

這以上是述說裴氏的以教育改進社會的思想，其次再介紹他最有貢獻的『教育心理化』之主張。

裴氏認定教育爲『人的各種能力之自然的，進步的與均衡的發展』；所以凡從事於教育之實施者，首當順應自然，即是要依據兒童自然發育的程序，組織教材，選擇方法，更運用最好的方法引導或刺戟兒童自由活動及

觀察力，以達到頭心手即智德體之全部的發展。這就是裴氏所提倡的『自然法』。關於這個方法，有他得意的弟子莫爾夫（Mohl）爲他指出幾項應用的原則：

- （一）觀察或直觀是教學的基礎（即注重感官經驗）
- （二）語言文字必須永久與觀察相連
- （三）學習不可與判斷及批評同時行之
- （四）無論何種科目必須自最簡單的部分開始，漸次依兒童發育的程度而進，就是步步保持着心理的關係
- （五）教學至每一階段時，須予兒童以充分時間，使其完全領悟
- （六）教學應以發育爲目的，不可任意武斷而爲之
- （七）教師須得尊重兒童的個性
- （八）初等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灌輸知識及技能，而在發展與增長兒童

的心力

(九)知識應與能力聯合(即知行合一)

(十)師生關係，尤其是在訓育上，應以愛情爲重

(十一)教學必須附屬於教育更高的目的

這些可以說是裴氏教育信條的基本概念。此外如(一)以實物教語言文字及算學，以會話教史地，以觀察自然現象教自然史；(二)注重各科的內容與意義；(三)使兒童隨時隨地經驗實際生活；(四)教學與學習要簡單化；(五)學校應與工作場所密切聯合；(六)道德及宗教的訓練應從普通的人生關係中得來；——這些思想散見於裴氏的著作中，都是他的重要主張。後代教育學家根據裴氏的提示，發明光大，做了無數的實驗及研究工作，始逐漸形成『兒童本位』，『個性發展』，『心理化的教學』等等之教育思潮與教育制度。

裴斯泰洛齊的生平及思想述略

二十二年十二月譯者述於河南大學。

八

賢婦人 目次

第一章	懦弱的男子，勇敢的婦人，仁慈的地主	一—八
第二章	暴徒遇着了他的主人	九—一九
第三章	村民紛紛議論，惡人詭計多端	二一—三〇
第四章	家庭的快樂	三一—三八
第五章	善良的老婦之死	三九—五〇
第六章	悔恨，虛偽，狡詐，驕傲	五一—六一
第七章	惡人設計害良民	六三—七〇
第八章	賢婦人的禮拜六晚的生活	七一—八一
第九章	兩次宣道及其所發生的影響	八三—八八
第十章	禮拜日的快樂和兒童天性的表現	八九—一〇〇

目

次

一

第十一章	村官越發惱怒了……	一〇一—一〇八
第十二章	船將陷落時羣鼠逃遁，朋納村有魔鬼出現……	一〇九—一一六
第十三章	村官自供罪狀與其宣判……	一一七—一二三
第十四章	一幕鬼劇……	一二三—一三〇
第十五章	貧民的寬容，兇徒的受懲……	一三一—一三八
第十六章	兩個家庭的比較……	一三九—一四七
第十七章	全村擾亂，而一家獨安靜……	一四九—一五八
第十八章	能濟困扶危的朋友，纔為真正的朋友……	一五九—一六四
第十九章	新村官發現他的職務難作……	一六五—一七四
第二十章	奇異的集會……	一七五—一八四
第二十一章	亞祿主持正義，婦人臨終時請赦前愆……	一八五—一九〇
第二十二章	復興朋納村的計劃……	一九一—一九五

第二十三章	平和的家庭景象	一九七——二〇二
第二十四章	婦人巧計誘婦人	二〇三——二一〇
第二十五章	格渠德的教授法	二一一——二一五
第二十六章	說合婚姻，創設學校	二一六——二二三
第二十七章	絕妙的求婚	二二五——二二九
第二十八章	制止造謠，實行分地	二三一——二三七
第二十九章	判決之日	二二九——二四四
第三十章	兒童是亞祿的希望與安慰	二四五——二五〇
第三十一章	新學校之組織成立	二五一——二五六
第三十二章	牧師與校長合作，新時代的肇始	二五七——二六二
第三十三章	貴婦搗亂，獵犬傷人	二六三——二六八
第三十四章	人民自行作公平的處理	二六九——二七五

目次

四

第三十五章	亞祿病後，繼母訂婚	二七七—二八三
第三十六章	焦急，喜悅，結婚禮	二八五—二九一
第三十七章	結論	二九二—三〇〇

賢婦人

第一章

懦弱的男子，勇敢的婦人，仁慈的地主。

在朋納(Bonrai)村中，住着一個營造工人，名叫李阿納(Leonard)他素性善良，是一個隨便過日子的人；他若平時不被惡人引誘到酒店裏與那些游蕩人們爲伍，以至將其工作所得，盡浪費於吃酒賭博之上，則他的職業並不難養活他的女人和七個孩子。他每次看見兒女們啼飢號寒的模樣，總是埋怨自己，但終無改過自新的毅力。上帝賜福與他：使他匹配一位敬神的賢妻格渠德(Gertrude)；她終日憂慮，總覺得傾家破產的大禍似乎就在眼前。

她平時常設法掩蓋自己的憂愁，不令孩子們知道，但是，有一天，因



爲丈夫久出未歸，她完全爲煩惱與悲傷所屈服了，所以被孩子們窺見她在哭泣。「母親，你在哭泣呀！」他們同聲叫起來，且上前圍住她，也一齊哭了。甚至那懷抱的嬰兒似亦感到悲痛的味道，望着母親的臉上第一次失掉了笑容。這樣的情境實在令憂痛的母親更難過，於是隨着兒女的哽咽放聲大哭。當他們悲痛到極慘的時候，屋門一開，李阿納走將進來。格渠德急忙把臉隱藏着，孩子們羣帖近她身旁，一時都爲母親的隱痛所支配。

「慈悲的上天呀！這是什麼景況？」他厲聲的問道，他的面容立刻變爲如死色一般的憔悴。他們聽他嚷叫，就抬頭注視着他，此時悲痛的哭聲頓告停止。「格渠德，爲什麼悲痛得這樣可怕？」他又問了。

「親愛的丈夫，有沉重的憂慮，長久壓迫着我的心，當你不在家的時候，我的苦痛更大。」

「格渠德，」李阿納說：「我明白你哭的原因了，我這個賤東西！」

她讓孩子們走開，李阿納一頭倒在她的膝上，一聲不響。此時滿屋悄然，但聞他在垂頭飲泣不已，而格渠德亦徐徐的默禱上天。最後她說：「李阿納，仰仗上帝的慈悲，要鼓着勇氣做起善事來！」

「啊，格渠德！」這是他在涕泗交流中所能夠發出一語。

「要鼓起勇氣，親愛的，要信仰你的天父。我固不願使你傷心，但你要知道：我不向你要求比麵包及水更多的東西，我雖爲你和孩子操勞至夜半不輟，亦從未稍露怨聲。但是，丈夫，假使我對你仍隱諱我的悲哀，就覺得不是誠心對你及親愛的兒女。現在我們的孩子又聽話又可愛；使我們而不盡父母的責任，他們即不能長久這樣了。請想一想，倘若因了我們自己不德，失掉孩子們對父母的和順及尊敬，你將感覺怎樣！你又怎能忍心見你親生的尼古拉，佐納，麗西和安妮等他日漂泊在外，乞討於途嗎？其苦直等於殺了我！」她說話的時候，她的眼淚如泉湧一般的流下。

李阿納也哭了。『格渠德，我將怎樣呢？使你們陷於今日的厄運，實在令我心碎，然我不能挽救奈何。我已欠村官（*Uffiz*）余邁爾三十弗羅林（*Florins*），使以後不再照顧他的酒店，他定用權力來威脅我，仍舊去呢，則我所有的工錢必爲他騙盡。』

『你不能去見那人民之父的亞祿嗎？他愛人懇篤，村中一般孤兒寡婦沒有不頌揚他的，我想他總可以指點你，庇護你。』

『格渠德，我怎敢！以我這個嗜酒耽博的窮人，而告發村官，他在上司的面前豈不有一千個方法來侮辱我？倘告發而遭失敗，試想他更該怎樣報仇！』

『但是他無論如何總要使你破產。李阿納，請顧念你的兒女的終身，去罷。你如不去，我一定要去哩！』

『我真不敢！格渠德，你如有此勇氣，請你代我去看亞祿，並陳訴一

切。」

「惟願！」她答應了。一夜不寐，她虔誠的祈禱上帝；次日早晨，抱着壯健的嬰兒，費了兩小時的工夫，走到亞祿的堡寨。

這位貴人適坐在門外的一棵菩提樹下，瞥見她含淚盈睫，抱兒走上前來。「你是誰呀，我的女兒，你有何願望？」他以極仁慈的語氣問她，她便用心用意的答道：「我是朋納村裏營造工人李阿納的妻格渠德。」

「你是一位賢婦人，」亞祿領首說道。「我留心村中所有的兒童，以你的孩子們最有禮節，也似乎營養較好，雖然我聽說你家是很貧苦的。現在你要我怎樣幫助你呢，我的女兒？」

「啊，慈愛的主翁，我的丈夫拖欠村官余邁爾三十弗羅林已經好久，村官居心奸險，還百般勾引我丈夫爲惡。既在他的權力之下，所以不敢不照顧他的酒店，因此把應該給我家買麵包的工錢悉數浪費了。我們共有七

個孩子。都快要變成乞丐，除非是有個補救的辦法。我今冒昧的來求你幫助，因為我知道你老人家向來對於無夫無父的可憐人們是同情的。我將我為孩子們所儲存的錢都帶了來，願全數獻給你，請你大發慈悲，借你的力量，使我的丈夫得在還清欠債之前不再受村官的磨難。」

亞祿拿起在旁邊放着的一個杯子，給格渠德說：「你喝這杯茶，另外有一些牛奶給那好看的嬰孩吃。」她慚愧得很，又感貴人相待的懇篤，不覺泣然淚下。

亞祿至此便問她控訴村官的原因，並傾耳聽她敘述多年來艱難困苦的事。偶然間，他詰問她在此困厄之中何以猶能為兒女們儲積金錢。

「慈愛的主翁，那是極難的事；不過我總覺得這些錢好像不是我的，而是一個臨死的人在他死的床上交付我以作他的兒女們將來的用度的。所以最困難的時候，我雖須挪用一部分買麵包養家，但我必於數日內，早

晚加倍工作，直到將原數歸還才放心。」

格渠德把七個乾淨的錢袋置桌上。每個袋上繫着一個紙帖，上面標明是屬於那個孩子的；倘若她取用了一些，就得在紙帖上寫明，及至歸還的時節，亦同樣的寫明。她見亞祿在細讀那些紙帖，不禁紅泛於頰，害羞的說道：「燕愛的主翁，我早應該把那些紙條撕去。」

亞祿微笑不語，很賞識她這謙遜而不受其應得的誇獎的態度。他遂出錢若干，增入各個袋中，還給格渠德說道：「你且帶回你孩子們的錢；我自願節省三十金代你還債。現在你回家去罷；我明天有事要去村中，當可同余邁爾解決這個問題。」

「上帝厚報你，慈愛的主翁！」她半吞半吐的講出這一句話，然後抱著幼兒，快活的轉回家來。李阿納見她回來，大聲呼叫：「就回來了嗎？和亞祿的交涉，想是很如意的。」

『你怎樣曉得呢？』

『我能從你的面容上看出來，親愛的太太，你不能瞞住我。』

從此以後，營造工人的兒童，朝夕做禱告，不獨爲其父母，又爲亞祿祈禱，——他是一位人民的父親。

第二章

暴徒遇着他的主人。

是日晚上，村官來聽吩咐，亞祿對他說：『我明天到朋納去，處理關於建造教堂的事情。』

『慈愛的主翁，貴工匠現在得閑嗎？』

『不；聽說你們村中有一個工匠，名叫李阿納，我願意僱用他。你爲什麼向來不把他舉荐給我呢？』

村官謹鞠躬答道：『我實在不敢舉薦那個窮匠人，爲你老人家建築敬奉的堂舍效力。』

『他是一個可靠的人嗎？』

『是的，主翁可以信賴他；他確是很忠心的。』

『人家說她有一賢妻；你知道他的確不是播弄是非的人嗎？』亞祿着重的詰問一句。

『不是，她真是一個沉靜而勤勞的女人。』

『很好，明天早晨九點鐘，你到教堂等候，我們在那裏見面。』

離這次談話不久的時光，村官便在猛烈的敲着李阿納的門，時李阿納夫婦正在這所茅屋內吃晚飯。聞叩門聲甚厲，知道是妬忌的村官來了，他立刻把殘肴收拾起來，面如死灰的走來開門。

村官像餓狗一般的嗅着藏起來的食物，乃故作友好的態度問道：『我的好朋友，你們到享受不壞；出了酒店，就不至於那麼困難了，是嗎？李阿納。』

李阿納嚇得不敢答言，而格渠德毅然的上前說道：『有什麼命令，村官老爺？你到我們這窮房子裏來，還要再走近些麼？』

余邁爾姑抑制滿腔的惱怒而佯笑着說道：『真的，我意料不到這裏有這末好的飲食，否則我該可以常來拜訪。』

這句話氣惱了格渠德。『村官！』她大喊，『你嗅着我們晚餐的味道，就懷恨我們了；你擾亂一個窮人的用膳，應知羞恥才是，他一年之中或就不得有三次這樣的享受。』

『我不是故意的，』村官回答時仍強作笑容。但過了頃刻乃厲聲的說：『你太對人無禮，格渠德，這不是你們窮人所應該的。平心靜氣的想想，你或者還要和我發生關係吧，——可是已經夠了！我向來對你丈夫很客氣，我能舉出證據給你看。』

『我的丈夫每日被勾到你店中喝酒賭博，我和孩子們在家裏受苦受難；這就是你對我們的好處！』

『你冤枉了我，格渠德。不錯，你丈夫要算是可憐的人，我也親自對

他說過；但是在我酒店裏無論誰要飯吃，要酒喝，我一定都要給的。開店的人都是這樣呀！」

「是的；但不是每個開店的人都藉法律來威脅窮人，假使那窮人每年不加倍的欠他的錢。」

村官遂惡狠狠的向李阿納責問：「這一類的謊語盡是你說的嗎，你這個賤東西？不過很僥倖的，我還有你欠錢的字據在手，或者你將大膽的不承認我的賬嗎？」

「我決無此意，」李阿納說：「格渠德亦不過希望我不再有新的債累。」余邁爾抑制着自己，用比較和平一點的口氣說：「這沒有多大妨害的；不過你既是這個家庭的男子大丈夫，她何能把你的繫在她的裙帶上。」

「決不會的，」村官，「格渠德說，」並且冷冷相反，我却歡喜解除他身子上的綑綁；那就是，村官大老爺，你的尊賬，你手中的字據。」

「他只要還了我的債，以後便可如空氣一樣的自由。」

「使他不再有新債，那是不難做到的。」

「你竟這樣的傲慢，格渠德，——我們且走着看！我知道你願意留丈夫在家大吃大喝，而不肯讓他飲我的一杯酒。」

「簡直不知羞恥，村官！但你的話決沒有力量中傷我。」

余邁爾再也不能在這裏忍耐下去了，於是倉卒馳歸，一路上思索究有什麼事故發生意竟使格渠德那樣強硬。他走到家的時候，差不多已是半夜了，馬上遣人去叫李阿納的兩個鄰人來，他們已熟睡，聞命即從床上扒起，立刻來到。村官因得詳詰關於李阿納一家人最近數日來的行動；及至追問不出什麼道理來時，他遂勃然大怒，叱道：「你們這兩隻狗頭，從你們的口口中竟不能得到一點消息，而你們從亞祿的垣內載走木材，又在他的牧場上放牲口，還要我不講話！布洛，你的結算上，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是假造

，然我並未做聲。克武爾，你現有的草原，按正理，應有一半屬於你哥哥的兒女，——你應當受繼死的處分，我若要嚴辦你們怎樣？」

這種迫脅似乎已提醒了克武爾，因此他立刻說出：『少停，村官，——我想我能幫你解決。因為我忽然記起，格渠德今天整個上午沒有在家；而麗西晚上又在井傍歌頌亞祿；她一定去過堡寨了。昨夜他們在家裏大聲號淘，今日却喜歡得像靈鵲一樣。』

村官打發告密的人退出，臨行堅囑他們緊守祕密，且須隨時報告新的消息。次晨他再到李阿納家，問候了一下，欣然說道：『李阿納，昨夜我們不歡而別，實在不當如此。今天我有好的消息告訴你。我剛才見了我們慈愛的主翁，他講起營造教堂的事情。他問你的工作能力如何，我回答你也一樣的可担任那件工程；所以我想他會讓給你做的。』

『但是那件事，他早已和他的工匠安排好了呀，——這是你好久就說

過的話。」

「當初我是這樣猜想，然而錯了；那位大匠人僅僅是計算了經費——當然也不會把他自己忘記了，你可以相信吧。你如能照着他的預算承攬這批生意，將有成抱的金錢收入。現在你當明白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李阿納聽了很快活，故再四感謝村官；然而格渠德看得很清楚，知道這個陰險的小人又在垂涎她丈夫將來所得的工錢。村官臨去又囑咐道：「亞祿一點鐘之內就來這裏。」其時立於父親身傍的麗西突然高聲的說道：「是呀！從昨天起，我們就已經知道了。」余邁爾詫異這句話，但未加以注意。

在這時候，亞祿已經來到教堂中，村人爭來看望他們的仁愛的主翁。「你們沒有事做嗎？或是因爲今天放假，所以都在此地閑玩呢？」村官欲叱衆人退去。然亞祿厲聲說道：「我正願我的兒女留在此地，好聽我講明

對於營建教堂的願望；你爲什麼要驅逐他們？」余邁爾鞠躬謝罪後，又向着那羣村民說：「轉回來，他老人家並沒有反對的意思。」亞祿乃問村官見到建築的預算沒有，李阿納能否照着這個數目承造，並使其好而且耐久。「能夠的，慈愛的主翁，」余邁爾答，忽又低聲的說：「我想或者更可以便宜些，因爲他就在本村居住。」

亞祿又厲聲的說：「我要將應給大工匠的工價，同樣的給他。去請他來，注意：凡是大工匠所需用的器具，都一樣樣由儲藏所取來與他。」差遣不久回報，說格渠德因爲丈夫不在家，她自己來了；村官聽了這話，立時面色如土。「怎麼一回事，村官！」亞祿詰問他。

「沒有什麼事，慈愛的主翁；因爲我昨夜沒有睡好覺。」

「你好像是簡直沒有睡過的。」亞祿答他的時候，正眼厲色的看着他發紅的雙眼。遂以利靄的神氣向格渠德溫藉一句，說道：「你的丈夫沒有在

這裏嗎？不要緊，你可去叫他來見我。我要將營建教堂的事情委託給他。

格渠德立着一聲不響，因為在這麼多人面前，她羞得不能講話。「你爲什麼不講話，格渠德？」亞祿說：「你聽說你丈夫工作的條件和大工匠的條件是完全一樣，定是很高興的。」

格渠德充分的振作一下，便吞吞吐吐的說道：「慈愛的主翁，可惜教堂離酒店有這末樣近！」

聞者哄然失笑，村官惱怒着責問格渠德道：「你有什麼理由反對我的酒店？」

亞祿立即阻止他說：「祈禱，這是你應管的事嗎？村官。」遂讓格渠德繼續說明。

「慈愛的主翁，我丈夫是容易被引誘去喝酒的，使每天在酒店附近做

工，我怕他未必不受引誘。主翁，做工的人總是口渴的，如果一天到晚總有人在他的眼前吃酒賭錢，並且慫恿他加入取樂，他怎樣能不理呢？使他再負上了新債，那一生就算完了。主翁呀，你祇須知道在這種店內，單單一個晚上的揮霍就能夠把一個人領到奴隸隊裏，而很難有擺脫的可能！」

「我知道，格渠德，我的意思是要叫全世界都曉得我亞祿決不肯讓貧民受壓迫和虐待。」遂以刺人的目光轉向着村官叱問：「貧民被勾到你酒店裏，你欺騙他們，壓迫他們，是真的嗎？」

此時余邁爾的臉色如死灰一般，以哀痛的聲音答道：「實在不是，慈愛的主翁！這就是照拂乞丐所得的報酬呀！」

「那末，是這婦人說謊的。」

「實在是她說謊，慈愛的主翁！我有一千個方法可以證明。」

「一個方法就夠了，村官。但是要小心！昨天你說格渠德是一個勤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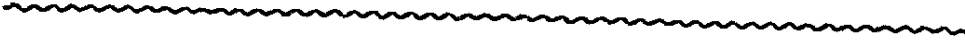
的賢婦人，並不播弄是非。」

村官聽了心慌意亂，故不能提出一個明白的答覆，亞祿反向站在近旁的二位老人要佐證。「這是真的嗎，我的良民，酒店果真是壓迫你們，加禍你們嗎？」

二人四目相對，不發一言。「不要害怕，——從實告訴我。」亞祿安慰着說。

「那是確無可疑的，慈愛的主翁；然我們小百姓怎能控訴村官呢？」這位老者回答的聲音很低，祇有亞祿一人能聽清楚他的話。

「夠了，」貴人說罷，又對余邁爾講：「我今天不是故意的來考訊這件事情，但我決計要保護我的人民，不使受任何種壓迫；我很久以前就覺得村官不應開酒店。我們現在姑且將這個問題保留到禮拜一那天再來解決。——格渠德，回去告訴你丈夫來見我，對酒店的事情可十分放心。」



賢
婦
人

第三章

村民紛紛議論，惡人詭計多端。

村官直到晚上始歸，當他走近酒店時，不禁驚駭起來，因為平日店裏常是燈光如晝，人聲喧騰，而今一切蕭條黯淡了。他急忙衝進，不見別人，只有他的女人在屋隅枯坐飲泣。「丈夫，是你嗎？」她哭着問。「我們遭遇了一種多大的不幸呀！我們的仇人都在歡呼，全村竟沒有一人敢來我們這裏喝酒。」

余邁爾差不多氣憤得發狂了，他在夜間，一意籌畫報復他的厄運的主動者。雖然，他仍想把這件事情粉飾一下，故清晨起來，強爲歡悅的推窗閒眺，吹唇作聲。他的隣人傅雷之見他，招呼着說：「這樣早就有客人來了嗎？你有這麼好的精神。」

「呀，他們不久就要來的，你願祝我健康嗎？傅雷之。」他一面說着，一面舉出一杯白蘭地酒來。

「這未免太早！我要多等幾個同伴。」

「你總好說笑話。你不要以為昨天的事，就果真鬧得很壞。雀子飛的很高，而沒有不再落下來的！」

「我不曉得那些事，」傅雷之答道：「我心目中的那隻雀子，已經飛過去好久了。並且我們所說的，未見得就是一隻雀子。哈！他們在叫我吃早飯，」——他說着關上了窗戶，令村官作不好受的回想。

余邁爾心中懷着鬼胎，出來向理髮店走去。在路上，遇到倪歌，他先問村官：「你穿着禮拜天的衣服到那裏去，村官老爺？」

「到理髮店去。」

「奇怪，禮拜六的早晨，你能有工夫。」

「實在沒有工夫，不過我一年到頭不能總是如此呀；同我來吧，——那裏或者酒喝，有戲耍。」

「若是理髮匠真的有酒，猜你吃罷，定要記賬的！」倪歌喊道。

「我不至於那樣的自私吧。真的，他們說要完全撤消我的執照；可是，倪歌，這離實行的日期尚遠着呢。」

「那你大概是對的。你現在算是走着倒霉的運氣，因為我們的主翁的信仰與他的祖父的，大不相同。我簡直懷疑他們兩人在十二信條的每一個上，都有不同的見解。」

「很可能的，」余邁爾投機的說。「我仍然是對於那老者的信仰比較贊同。」

「這當然是在我意料之中。他的第一信條定是：『我信任你，我的村官。』」

「很好！——什麼是第二條？」

「我怎麼能都知道，但好像是這樣說的：『我的村官，除了你的話，我不聽信任何人的一句。』」

「好，倪歌，你早該做一個牧師！你早該創立一種新的『教義問答。』」

「他們未必肯讓我去做。如讓我做的話，我可以作得簡單明瞭，能使各個兒童全都懂得，無需乎牧師的講解，遂沒有請牧師的必要了。」

「最好是保守舊的，倪歌，無論教義問答或別的一切都應這樣；改變舊的，於我們沒有好處。但是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是怕這位新主人。」

「然而你的好運氣，已經於去年夏天和他的祖父同逝了。」

「可是，倪歌，不論怎樣，我已得着好運所賦與的一切。」

「你已經得着了，老爺，——那真是你的好運。現在書記官，差役，牧

師的助理，都欠你的錢。」

「蠢東西！你知道的，沒有你想的那麼多。」

「我知道的還更多哩！我知道你對路諦的父親玩的什麼把戲，我親見你偃臥在路諦窗前一所狗舍旁邊的稻草堆裏，那時他的律師正在他家裏。你躲在那裏偷聽他們講話，一直到早晨兩點鐘還未走，於是你就很容易商同書記官改換你自己的證據。」

「你說的話，沒有一句話是真的！」

「沒有嗎？我老實對你說，假使書記官不於開庭之前改換你的證據，路諦至今仍可以領有他的草原，而吳斯利克跋舍也不至說假話。」

「其中最妙的一點是我打贏了官司，」村官俏皮的說。「我不高興叫你
知道我是打輸了。」

「啊，是的，你打勝了，我知道很清楚，並且知道你用的是什麼方法

。』倪歌說後，遂馬上離開。

當村官走進理髮店的時候，已經有一羣村民集在那裏，他先一一問候了，然後坐下——這是與他的習慣相反的；但是這般農人不似平常那樣的順服，竟公然的對他們的官長表示不信任。他見了這種情形，立刻遣人到他家去取酒，並且將裝好的煙斗放在桌上請大家吸。不久，烟氣迷目，接着是酒杯交錯的聲響，在這個時候，人人興高采烈，一切對余邁爾的惡感都全部消沉了。他已先囑附他的女人酒中要攪雜些硫磺，祇預備一瓶着顏色的水以爲自己飲用。到了農人們都有些醉意的時光，村官便機敏的將大家的談話引到人民的權利問題上去，他徐徐的暗示出來他的意思——假若亞祿要把酒店的執照奪回自己手裏去，酒的价格就馬上可以高起來。」

到了熱鬧得頂厲害的時候，一個半醉的酒徒忽然觸翻了余邁爾臂側的酒瓶，理髮匠的狗子立即跑上前來，從地板上舐吃那有色的水。這便引起

農人們的詫異，余邁爾的欺騙手段終被揭穿了，所以他們大鬧起來，理髮匠要請他們走開。怒氣沖沖的村官乘機邀大家到他家裏去，但是跟着他去的只有二三無賴之徒。他又馬上使人去追上李阿納的徒弟約瑟夫，把他也約了過來。

『好嗎，約瑟夫！』村官說；『你的師傅曉得你在這裏嗎？』

『他現在堡寨，非到中午不回來；所以若是叫我在一點鐘再開始作工，他要算是再聰明不過的。』

『很好，』引着他到一間別室裏，村官便將房門關上。桌上放着豬肉，香腸，麵包和酒。『來呀！約瑟夫，』主人講道；『喝一杯酒，請試試這些香腸。請隨便吃！在你師傅家裏是很不方便的。』

『真的，』他答說；『但是現在他有了工作，一切當然要好些。』

『你是個蠢東西，約瑟夫！你想那是能持久的嗎？他不是勝任那種工

程的人，因為他向來沒有做過一種大的建築。他將完全要靠着你，爲了這個原故，我想要你一件事。」

『願供你的驅使，村官老爺。我以酒來祝福你！』

村官又讓他吃香腸，遂繼續的說：『假使這個教堂的基礎能用斯峴地地方的石礦所出的石頭，我當然是很高興的。』

『不可能，村官老爺！你不知道你講的是什麼話。那種石頭不能用作基石的。』

『啊，我想不至於那樣壞吧；我看見過牠的用處很多。約瑟夫，你如果能用牠的話，我當認爲你對我個人有好感。』

『假若牆壁用那種石頭築成，保管六年之後便沒有牆壁了。』

『這都是些沒意思的話！其實那牆壁能維持十年八年與你有什麼關係？你照着我的話做，以後想起來定然是歡喜的。』

『但是亞祿若發現是壞的又怎樣呢？他知道的事情，當然比你想着他所能知道的還多得多哩！』

『呸！他不知道那些。請你幫忙，倘若能叫你師傅用那個石礦的石頭，願以五太洛（Frislers）酬你。』

這個商議成功了，村官又加上幾句說：『還有一件事，約瑟夫。我從藥舖裏取來了一袋東西，如果和在石灰裏面，能使灰泥緊貼在牆上像鉄一樣的堅固。但是我歡喜先在別的建築上覘試，然後用在自己的房子上。』

『對的！我可以在鄰居房角上試試。』

『不，約瑟夫；那不算是試驗。我願意在教堂的樓頂上試試。這豈不是很可能的嗎？』

『是不是必須把很多的藥料和在石灰一起？』這個徒弟又問道。

『兩磅對一桶，我想是。』

『那是很容易的。』

『那末，你就這樣做？』

『是。』

『倘試驗不成功時，你不可以說出來的。』

『當然不說；那有不成功的。』

『好了，你用着的時候，請來取去，這有一杯酒請都喝完。』

『好，村官老爺。祝福你，謝謝你！』約瑟夫說着，痛飲一杯別酒而去

了。

第四章

家庭的快樂。

禮拜六這天，李阿納尙未從堡寨回來，格渠德正忙於屏營家務。她一面爲孩子們櫛髮，縫補衣服及整理室內的一切，而同時又教孩子們唱歌，以備歡迎他們的父親。已而李阿納歸來，他的妻和孩子們都一齊唱起：—

『溫柔的和平，由上天而降臨，

撫慰一切傷痛與勞辛，

施以最甜蜜的香劑，

一般最病苦中的人們。

我已感覺得這種奮鬥的疲勞，

我正期望着一種安靜，—

你超過一切痛苦或快樂，

請來在我的胸中住穩！」

「上帝保佑你們！」李阿納高聲的說，不覺淚珠兒已盈眶了。

「我親愛的丈夫，」格渠德說，「當我們尋求和平，爲善，寡欲之時，人世即可變成天國。」

「使我能人間享受天國的快樂，那全是你的功勞！你拯救我，我應當一生感謝你，我們的兒女也應當感謝你。——孩子們，要做好事，步着你母親的後塵；你們當可以興盛起來。」

「看你今天的精神很好，」格渠德隨即說道。

「我和亞祿談判很順利。試想我見了他的時候，是多麼孩子氣呵！」

「凡事過去，人總是很容易自作聰明。請你報告一切的經過吧。」她要
求他，一面取女紅於手而坐。

「不過，我親愛的太太，這是禮拜六，你未必有功夫聽我講完。」
「請向左右看看，」格渠德笑着說。

「她已經忙過了，父親，」麗西插口說，「是安妮和我幫母親清理的。」
「現在講吧！」格渠德更求他報告。

「好，今天亞祿問得很詳細，乃至我父親的名字，我住的街道和門牌的號數，亦一一問及。」

「我比你明白，李阿納！那一定不是開頭的事情。」

「爲什麼不是呢？你這個小聰明的女子！」

「開頭是你先問候他，他謝謝你。請告訴我這些事情。」

「你真是個仙女！你說對了；我實沒有從頭說起。那末，他第一就問我怕不怕他。我恭恭敬敬的對他行了一禮之後便說：「請饒恕我，仁慈的主翁！」他開顏笑了，送一瓶酒到我面前。」

「這確是一個十分不同的開端。保管你即刻便把酒喝完了。」

「你錯了，太太。我害羞的像個新嫁娘一樣，連酒瓶也不敢摸。他再三吩咐我倒酒，我才恭恭敬敬的喝了，雖然當時被他看得我手中的杯子直是動顫欲墜。」

「你的良心在手指尖上刺你，李阿納！但是你後來恢復常態嗎？」

「是，很快的。他很真摯的對我講：「勞苦的工人喜歡喝一杯酒，是十分自然的，也不宜反對牠；但若一個人甘爲酒所愚弄而不顧他的家庭和將來，那却是不幸。」太太，這句話好像是直刺到我的心頭。他接着說起有好多可憐的人，在困難的時期，往往落在壞人的手裏，而這般人正是他們應該避之若疫癘的；又缺乏見識和勇氣，不肯將他們的苦況告訴給願意幫助他們的人聽。」李阿納，」他又說，「假使你的女人沒有高過你的勇氣和常識，試想你困難的結局如何」

「他果真講了這話，」格渠德質問他，「在他問你家的門牌以前嗎？你不是誠意的告訴我，你這個光棍！」

「我想最好是不對你說，因為對你說了，你或者就會驕傲起來。」

「你這樣想嗎，我的好先生？是的，我相信那件事可以使我一生自負的。其次亞祿說些什麼呢？」

「其次他考問我關於建造的事情。我得計算每樣材料的費用，以及運輸石灰，沙土，石塊等事。」

「我希望你沒有計算錯誤。」

「當然沒有，我的愛，請猜猜他預先給我多少錢？」——說着拍拍他荷包的銀錢。「從我們聽見這響聲到現在，已經有好長時期了。」格渠德嘆息一聲。「不要嘆息，我的愛！我們以後要節儉謹慎，那末永遠不至再受困苦了。」

「是呀，願天國的上帝保佑我們，」她聲音低低的說道。

「本村上還有許多人得着好處。他欲選十家的家長充當這次營造的工人，日給每人二十五克羅卓（Krouzers）。他問他們各人有多少小孩，什麼是他們平日的職業；結果，乃是那些生活最苦小孩最多的人當選。他又問我是否曉得還有人同我從前的境遇一樣的，我說出路諦；所以他也將有一年的工作機會。」

「你做的很對，不能因為他兒子拿去你的白薯而不幫助他。」

「我決不忍予窮人以難堪，太太，——他們正過着極窮困的生活。幾天以前，我明見小路諦在白薯箱子傍邊站着，當時只假裝着沒看見他。他們實在沒有飯吃的，而我們一向總有些東西吃。」

「那都是很得當的，我親愛的丈夫。但是偷竊不能把人們從困阨中救出來，且實行偷竊的人更加淪落。」

『真的；但是當人忍受不了飢寒交迫的苦痛之時，看見有食品在前，並明明知道有好些將要腐爛在箱子裏邊，甚且牲畜都有充分的食糧，——啊，格渠德！要有多麼高的道德才能不動心！』

『難是固然；但窮人却不是非這樣作不可的，這樣作的人必永陷於貧窮。啊！李阿納，你看過那般人都在做工嗎？約瑟夫今天又偷偷的跑去酒店了。』

『可惱！必是村官找他去的。我在回來的路上曾同他說過話，他的話使我覺得有些不安。』

『什麼？』

『他說用斯峴地石礦的石築教堂的牆壁是再好不過的；我告訴他要用多量的大塊燧石，他便說我總是一個傻瓜，不顧自己的利益。實則斯峴地的石頭既軟而又多沙，決不適於這種工程。如果他和村官見過面，那背後

就不免有些曖昧。姑且假定這是一個圈套！」

「留心約瑟夫，他是不可靠的，」格渠德警告他。

「他們想捉住我不是這麼容易！亞祿不要任何砂石做根基：他說砂石含鹽質，遇濕則朽，而牆脚下就有糞堆和堅固的陰溝。他知道各種事物多麼清楚呀！我們正在交談之際，歐白后封侯爵來了，我以理應該請退。但亞祿笑着說：「不，李阿納，我歡喜把這件事情做完，再接待另一個人。你們舊日的習慣，總是因為極小的事便舍出正在進行的事務。」我傻來傻氣的搔着耳朵發怔，當時我悔不該表示告辭再來的意思。」

「他到底是不错的，」格渠德說着也笑起來了。

第五章

善良的老婦之死。

李阿納離開堡寨之後，亞祿隨即派人持着工人的名單及雇用的命令去見村官。先是由亞祿府送來的公文，上面都寫着：『送交可敬重的，謹慎的，我親愛的，忠實的朋納村的村官余邁爾；』但這次的通知上祇有一簡單的稱呼：『送交朋納的村官余邁爾。』村官得書，不禁氣憤。

『小心，村官！』來人夫林克厲聲的警告他。『此乃我們主翁自己發出的信。』

『不可能的！我認識書記假造的筆跡。』

『那是差的太遠了，村官先生；因為亞祿寫的時候，我正站在旁邊，我親眼看着他寫的。』

『那末是我錯了，夫林克！請不必介意，進來和我同飲一杯酒吧！』

自被軟化了的使者去後，村官將名單注視一遍，便低聲的憤恨道：『這些人盡是流氓乞丐，沒有一個不是的，而且自米切一人而外，沒有一個是我的人，我今天須通知他們！好！同時我且告訴他們於禮拜一到堡寨謝恩。亞祿不認識一個，那時，他們以敝衣跣足，囚首垢面的形狀，紛然而立於亞祿之前，定使他發呆，所以如果我這方面不聽到最好的笑話，算我是錯了。』

他的通知次序，是先到路諦的家，因為他想借此聯絡路諦一下。他自從搆訟而奪得路諦的父親的草地之後，就害怕走近這所宅子。今天路諦正和他的孩子們悶坐室中。這是他的女人去世三個月後的一天，而他的母親又奄奄一息的臥病在稻草的破榻上。『今天午後要去拾些落葉爲我作被，——我冷呀！』她對兒子說了。

「是，母親，火熄了我就去。」

「家中尚有多多的木材嗎？路諦？我怕是沒有了吧，因為你不肯離開我和孩子們去採伐。噯，路諦，我活着對你實是一個累贅！」

「不；母親，不要說這話！你絕對不是我的累贅。只恨我不能供給你所需要的一切！你現在又飢又渴又病，而我這個貧而無能的人不能對你盡孝。」

「不要傷心，路諦。上帝馬上可以解救我的苦難，當我們快走到盡頭的時光，我們對世界上的東西所要求的並不多。」

「但是，母親，」他哭着問，「不想到你再能全愈嗎？」

「不，路諦，我確實不能再好了。你要自寬自解，我的兒！你是我少年時代的快樂，老年時代的安慰。我要爲你祈禱上帝，把你所有的困苦變成好的結果。」

『我親愛，親愛的母親！』這是他僅能發出的言辭。

『路諦，』她接着又說，『我今未死，有一件事不能不告訴你。就是昨天我見我們的小路諦躲在我的榻後吃白薯。他雖分餉別的孩子，而各個都用意遮避我。路諦，那些白薯一定不是我們的，不然，他必像平日一樣送一些給我。平日他手裏無論拿着什麼吃的東西，總要跑到我面前帶着親熱的樣兒叫道：「你吃一點吧，祖母！」』噯，路諦，我疑心這個可愛的孩子成了小偷！叫他來問問。』變

孩子走近她的榻邊，她強自坐起，握着他的雙手。這孩子大聲的哭了

。『你想說什麼，祖母？不要死，祖母！』

『我的小路諦，我馬上就要死了，』她斷續的答應一聲。因為起坐太猛，不能自持，所以倒臥下去時而力已疲竭。

『我願意和你同死，祖母！』這小孩哭着叫着。

『不，我的路諦；上帝要留你再活許多年的，到將來長大成人，你父親已是年老力衰，你應好好的幫助他，安慰他。現在要答應我，親愛的孩子，定效法父親的爲人，作社會上的一個良好份子。』

『是，祖母，我答應。』

『親愛的路諦，我就要去見的那位天父，能見到我們的行爲，聽到我們所然諾的一切，你曉得嗎？』

『曉得，祖母。』

『那末，你昨天爲何躲在榻後偷吃白薯呢？』

『啊，祖母，請饒恕我！我永遠永遠不再如此了。』

『你偷誰的？』

『李阿納的，』這孩子哭泣着答道。

『你一定要去見他，求他寬恕；以後你們就是餓極了，要仰賴親愛的上

帝，萬不可偷取別人的東西。」

「是，祖母，就是我餓死，也永遠永遠不敢再作賊了。」

「那末，上帝必降福給你，保佑你，親愛的孩子。」她說着把他拉到她的懷裏；遂轉向路諦說道：「此刻你就要去見李阿納。——同他一道去，我的兒，告訴他們說我也在要求他們寬恕，並一心一意的盼望着我能將白薯還他。說我願爲他們請求上帝保護他們所餘的一切。最使我痛心的一點，就是他們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己需要的，假若不是格渠德日夜勞作，便不能維持他們一大家人的生活，不能出入相抵。路諦，我相信你願意給他做兩天工，以抵償損失。」

「誠心誠意的，我親愛的母親。」

在這時候，窗外忽有一聲輕敲，這位病婦並聽見村官咳嗽的聲音。「慈悲的上天呀！」她呼叫，「這是村官！我怕你拿來給我做湯的麵包牛肉，

你沒有付錢。」

「請不要焦急，母親！我願給他做工，到了秋收的時期我定替他做工償還，」——路諦說罷，便跑出門外來。

老婦人長嘆了一聲，又低聲的說：「自從那場官司（上帝寬恕他）以後，見了他面，便像劍刺我心一般。他現在在我的窗下，爲的是攪擾我的最後幾分鐘。上帝的意志是要我完全寬恕他，祈禱他改心向善，我願意這樣作。」他聽見村官在外面高聲的談論。「仁愛的上天呀，他又惱怒了！」她再聽到他的聲音時，已昏倒過去了。小路諦跑到門前叫道：「快來，父親，快來！祖母已經死了！」

「慈悲的上帝！」路諦呼叫。「村官，我要進去。」

「好大的事體！」余邁爾怨道；「果真是那個老巫婆死了，也不能不算是一件損失！」

路諦並未聽到他的話，因為他已疾馳的進去了。垂死的老人不久又甦醒過來，張目問道：「他是發怒了嗎？路諦。我相信他不肯等你做工還錢，就會用法律來恫嚇你的。」

「不，母親，到是好消息；他來通知：亞祿雇我為那建築教堂的計日工人，我們每人可得廿五克羅卓一天。」

「是真的嗎？那末，我將死亦瞑目，偉大的上帝，你是慈悲的！」於是她的呼吸漸迫，至她和她憂痛的兒子永訣的傾刻，他面上現出愉快的形色，且為他祈禱上帝，命與村奔捐官舊怨。繼又招呼那般啼哭的孩子到牀前予以撫慰與訓誡，並遺聖經兩卷及讚美歌一冊，以作紀念。

祖母語畢，兒孫輩好久仍跪在地下祈禱，最後路諦起來說：「母親，現在我可以出去拾落葉了。」

「不必着忙，此刻這屋裏比較溫暖些，你快同兒子去見李阿納。」

他們走到時，格渠德獨自一人在家，她見他們父子都淚痕盈睫，遂怪而問道：『怎麼樣咧，路諦？你兩人爲何哭呢？』她說着就很和氣的拉着這小孩。

『噯呀！格渠德，我心中正苦痛難堪，』路諦答道。

『我的小路諦在飢餓難忍的當兒，曾幾次從你們的儲箱內竊取白薯。請原諒我們，格渠德，昨天始經他的祖母發現，他已承認而懺悔了。她現在病危，已和我們辭行了；她着我們來請求你們夫婦寬恕。』

『不要再提了，路諦，——你，我親愛的小朋友，到這裏來，允許我你永遠再不拿別人家的東西。假若你飢了，可來告我，我總是願意給你一些吃的。』她俯身和他接了一吻，並說道：『你有一個親熱的慈善的祖母；好好的長大成人，也和他虔誠正直的人格一樣。』

『請饒恕我！這小孩子懇求道，』我永遠再不偷人家的。』

路諦自旁接着說：『感謝上帝，我現在有教堂的工作了，我希望他不
再爲飢寒所迫而做出這樣的事來。』

格渠德只說：『亞祿選你做工，我丈夫和我都喜歡。』

『我是多麼喜歡呵，』路諦太聲說道，『因爲我母親仍在活着的時候能
得到這一點安慰！請轉告你的丈夫：我願意給他早晚做工，並且望他將那
白薯的價錢從我的工錢內扣除。』

『胡說，路諦！我丈夫決不願那樣做的。上天真值得頌揚呀，我們也
是因爲那種建築，生活上才比較好些。』她說罷又給了小路諦許多果品，
且幫助他們採拾作被蓋的落葉，最後偕他們一道回到病人的床前。當她握
着病人的手而問病的時候，她的眼淚也盈盈的流下。

『你哭泣了嗎，格渠德？』路諦的老母說。『我們應該哭着來感謝你。
你寬恕了我們嗎？』

『請不要再說這些，克沙林！我希望能於你病中爲你做些事情。』
你是很賢惠的，格渠德；上帝不久來解救我。——我的小路諦，她已寬恕了你嗎？』

是，祖母；看她是多麼好！——他說着同時把荷包裏所有的果品全拿出來。

『我又想睡了，』病人低聲說道，『我的兩眼已模糊起來。格渠德，我想請求你，但我不敢。這個可憐的小兒是曾偷過你的；我可以請求你，格渠德——到了，——我死了，——這些可憐無母的兒童，——我可以希望——你……』
『她的雙眼已經閉下，幾分鐘後，只聽見她最後的呼吸。』

路諦父子擗踊大哭，格渠德用心安慰了他們，又以路諦未及聞其母臨終的囑託，爲覆述一過。他於是握着她的手說：『格渠德，我的母親一生爲善，你可憐她，你願意接受她最後的期望嗎？』

『我不是木石，那能忘記她的囑託。我願盡我的能力來幫助你的兒女。』於是他與諸兒接吻助路諦料理安葬的一切，至應作的事體做完之後，才轉回家。

第六章

悔恨，虛偽，狡詐，驕傲。

村官負着他的使命，仍繼續造訪各家農人，他受到多方不同的接待。

他總先見到他們有不肯置信的驚異態度，因為這些窮人們從沒有想到能有這麼好的運氣，但既經說明之後，便表示快樂與感謝。他在將要去某一家的道上，猝然遇到余士第漢斯。「是你嗎？余士第？」他問，「你全忘了我借給你的錢嗎？」

「我現在沒有錢，但想起來，恐怕已還了你太多吧。」

「胡說，余士第；記得我問過你一百次，你每次總發誓着答應：『啊，不錯，我敢對此發誓！』但是你現在說出這樣的話，想是因為欠的太久了，那末，我還可以讓你再遲些時歸還。」

「不，村官，你錯了。使我現在有錢，立刻丟到你的腳上，以後就可以永遠不再見你的面孔。我一向對付事情的方法總求和你一致，然我有時覺得那仁慈的主翁却別具見解。」

「他的見解干你什麼事？不是真的事情，你總不會對牠發誓的。」

「不然，村官，不由得又想起那件卑鄙的撞騙來。可憐的路諦！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覺得他和他可憐多病的小孩子在我的面前；那般孩子們，在我發假誓而橫奪去他的草地之前，都是何等康健活潑。」

「但你當時並未明言那是屬於何人的。你到底以爲那應該是那個魔鬼的草地？」

「我用不着去管草地屬誰，我只知道我發了一次假誓，請上帝赦罪！」

「我對你講：你不要以爲發過假誓，余士第！現在將那種思想打消，

請到我家裏同我吃一杯，保管叫你快活！」

「不，村官，現在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能叫我快活。」

「胡說，看，這是你的字據，我願在你眼前撕毀。我願自己擔負那一切的责任。」

「你願擔負什麼責任？明後天我便賣去我的禮服，要來還清你的賬。」

「不要做那樣的傻子，余士第！現在我有事要去了。」

「這是你的大恩典！假如再停留久些，我一定要當你的面發狂。」

他們兩人分別後，村官懷着不爽快的心情，來到克里卓斐士的宅子。

這位克先生是一位聖貌儼然卑恭獻敬的人，他參加教堂的一切祈禱和集會，以求見好於村中的宗教信徒；然並不敢十分親密的同他們交際，因為不願意爲此而開罪了其他村民，以致搖動他高尚的地位。他個人的私德，只在家中表顯出來：就是不論情理的苛待他的妻子兒女。其家雖赤貧，而總

要有好的東西吃，若一忤其意，便不惜予以百般的磨折，至無事可以引起他的吹求時，即見其四歲小兒偶然徘徊眺望，亦必狠狠的痛打其一雙小手，呵斥道：『教他學懂禮。』一次有這樣事情發生，他妻子以爲太過，婉責他『是個愚人！』。他爲了這句真實的話就將她蹴倒，她頭上竟受了兩處重傷。這未免有損僞君子的名譽，故隨即屈膝謝罪，求她千萬不要對任何人宣佈。可憐的婦人當然是答應了他，以後對鄰人就說是她自己跌壞的；但是沒有等到傷痕全愈，克里卓却早已將前事頓忘，故態復作了。

在村官來到之前約一刻鐘的時光，家中的貓子鬧翻了火爐上的油燈，致損失了幾滴燈油。他即惡聲責罵其妻說：『呆子！你爲什麼不教牠學好些呢？現在你坐在黑暗裏，能拿牛屎來生火嗎？你這個有角的畜生！』其妻戰慄不敢答言，只是潛然含淚而已，兒輩亦匿於屋隅間涕泣，這時適有敲門的聲音傳來了。『不要做聲！』克里卓恐赫的吩咐她們。他先以自已的

手卷拭乾孩子們的眼淚，且說誰敢嗚咽就把誰砍得粉碎，然後去開門逐客，見了村官，便鞠躬致禮。及余邁爾略說明了來意後，他細聽室內倒還寂靜，始答道：『請進，村官老爺！我要告訴我親愛的妻子：我已得到一件喜訊。』

他們走進來了。僞君子宣布了這可喜的消息。『感謝上帝！』可憐的婦人說罷，又不由己的嘆了一聲。

『你的太太是怎麼樣了？』村官問。

『她在過去就不十分康健，說起來令我傷心。』克里卓答道，而一面又怒目而睨其所摧殘的對象。『村官老爺，爲了這件思惠，我可以請你好心好意的替我感謝我們仁慈的主翁嗎？』

『你可以自己去呀！』

『對的，村官老爺。先拜託你代我表示一下。我也要在兩天之內去

堡寨的——我覺得這是我應盡的義務。」

「禮拜一早晨，別人都要去，你可以同他們一道。」

「我一定去，我最感謝你，村官老爺。」

「你無須感謝我，」村官答後隨即辭去了。不久，他找到那狡詐的米切，而米切也正希望見他，於是恭恭敬敬的問道：「你怎麼能有工夫出來呢？」

「有點高興的事報告你，」余邁爾答。

「想是有人教你來約客去吃喜酒，跳舞，遊樂！」

「不管怎樣，我現在的使命，也不會是悲痛的。」

「那末，是什麼？」

「你將得一輩新朋友。」

「他們是誰？」

「路諦，劉開，李門，克里卓，馬克思，還有幾個別的人。」

「胡說！我和他們在一塊做什麼？」

「建造並裝璜朋納村中的我主的教堂。」

「緊要嗎？」

「當然的，我現在就是個活罪人，正待教堂築起，好祈禱哩。」

「但是誰個挑選那般跛子蹇子來做這件事？」

「是我們高貴的神聖的威嚴的主翁，亞祿，」村官答道。

「他是個愚人嗎？」

「我怎麼知道呢？」

「他似乎是的。」

「倘若他真的是愚，那也不爲世界上最壞的事情！但是我要去了，今晚請來我家，米切，我別有話對你說。」

村官最後來見馬克思。馬克思從前是一個富足的商人，並且他的財產是由於長期勞苦換來的，而現在却是完全依賴着牧師及二三富有的親戚以爲生活。不過，雖在此飢寒交迫當中，他仍強要保持着高傲的身分，所以除了他所乞助者之外，向不肯對人顯露其貧。他今見村官走來，疾取敝衣敗絮之類，藏於床被之下，又驅那些差不多裸體的小兒而至別室內匿躲。

『但是父親！』他們哭着叫道：『雪雨飄進來了！你聽那暴風是多麼大呀，現在這屋子裏又沒有窗戶了。』

『滾進去，你們這些窮小子，不然，就要令我心慌！難道你們就不知道有摧殘肉體的必要嗎？』他勉強將他們推進去，札住了房門，然後才讓村官進來。

馬克思聽了村官的說明，遂問道：『我是這一羣人的監工嗎！』

『你在想什麼，馬克思？你也是一個工人，同其餘的人一樣，做不做

這件工作，你可以隨便。」

「我不慣於做這種工作；不過既是亞祿和牧師的意思，又覺得義不容辭。」

「他們聽說你答應，定是極端高興的，或者亞祿會差我再來謝謝你。」

「我並未有那種意思；但以常情而論：我實不歡喜在任何人之下充一位普通工人。」

「那麼，你是不缺少麪包的，」村官質問。

「我尙未到那個時候，感謝上帝！」

「我也這樣的設想，可是你的孩子在什麼地方？」

「同我聖妻的妹妹在一起；想必留在她家晚餐。」

「我似乎聽見孩子們在別屋裏哭泣。」

「沒有一個在家。」

但村官又聞哭聲益烈，便不客氣的推戶入視，則見赤身的孩子們站在風中發抖，暴風更不住的把雪和雨吹進這間半毀圮的房子裏來，便哂而問道：「這就是他們晚餐的地方嗎？」

「天老爺，千萬不要對別人講，村官！使有人知道了，我將變爲太陽下一個最痛苦的人！」

「你發狂了嗎？馬克思。你爲何不叫他們進來呢？你沒見他們都凍的肌膚青紫嗎？我不願待我的狗子這樣！」

「你末，孩子，進來吧！但是，村官，天老爺，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你在牧師面前擺出一副神聖的面孔，你這個信教敬神的大罪人！上禮拜就是你報告那種騷擾給她聽的，！就是你，決沒有別人！你當天從一個某敬神的宴會回來，經過我的家門時，正是十二點鐘光景。」

「不是，絕對不是，村官，豈有此理！倘若是我的話，我永遠再不能

在此地活着！」

「馬克思，你願意當我的面前把剛剛說過的話說給牧師聽嗎？」馬克思此時神志蒼亂，不敢與村官答辯。村官又罵道：「像你這樣一個殘忍而又欺詐的人，我從未遇到過！」不到半點鐘後，村官便把這段故事全講給牧師的廚司聽了，廚司答應報告主人。他於是很高興的想着：牧師定要停發他每週的恩惠麵包；然而他想錯了，因為牧師之所以發給馬克思麵包，並不是因為他的德性而是因為他的飢寒。

賢
婦
人

六二

第七章

惡人設計害良民。

村官辦完了公事回來，已是上燈的時候，他一進門，就見幾張桌子上都如平日一樣的滿坐着很多農人正在縱談痛飲。『好，我的朋友們，』他很愉快的招呼他們；『你們對我是不錯的，因為至今還不肯背棄我！』

『我們還沒有同你玩夠，村官！』他們一致歡呼起來，並舉酒祝他健康。及至歡聲鬧得太大了，余邁爾就叫女人趕快關上窗門，熄了那靠近街上的幾隻燈光；他門於是把一切吃喝的東西搬進後房裏去，因此室內的喧嘩可以不至彼街上的行人聽見。

村官看見了米切，便移坐在他身旁的空橙子上，手拍着他的肩膀說道：『你也要加入那羣罪人隊裏嗎？我自從知道你將要參加建築教堂的工作

，就覺得你也同我們的屠戶一樣，驟然間變成了聖人，不過他得每天中午給教堂的管理員打鈴，並且要打上一個禮拜！」

「不，村官，我豈能變的這樣快；不過我如果開了頭，就不至於半途中止。」

「我願意作你的解罪神父，米切！」

「但是我不願意要你！」

「爲什麼？」

「因爲你這個人只能加重我的罪惡；而我所需要的神父是不惟能寬容及解除我過去的罪惡，且能不再使我犯罪。」

「我解除罪惡的能力，比誰個的都強，」村官說着，便拉他離大眾而
來至室隅桌旁坐下，並低聲的講道：「你今晚來這裏，可算是你的幸運。」

『我正需要好運氣的！』米切答道。

『好，你若願意費點精神，即能由新工作上取得很多金錢。』

『怎樣？』

『你必須設法博得李阿納的好感，要處處露出很飢餓很窮困的樣兒。』

『這是我能夠做到的，並用不着故意的裝模做樣。』

『其次，你必須讓你的孩子吃晚飯，而自己不食，好叫別人知道你的心腸是和鎔化了的牛油一樣的軟；並且要教他們常破衣赤足的跟着你在外邊跑。』

『這也是不難的。』

『到了你成爲那十幾個工人中的最被賞識的一個時，你的真正的工作就要開始了：第一，你要竭力使那個工程喪失信用，第二，你要挑撥工人與管理員之間的感情。』

『這却不很容易，』米切有些猶豫了。

『但是你要這樣做，才可以賺錢。』

『那麼，請先付我兩個「泰洛（Thaler）」，否則，我不願受你的利用。』
村官無法拒絕他的要求，也就勉強的答應了；米切隨即表示願受村官的命令。

『你可以在某一夜間拆毀那座棚架，再一拳打碎幾個窗戶；並將繩墨斧斤之類的物件，很奇妙的丟掉。』

『當然可以。』米切回答。

『其次，你也不難在一個黑夜裏，將所有的木料搬入河中，使其流入荷蘭國界。』

『這是再簡單不過的！我並且可以把一件白襯衫掛在教堂院內的一根竿子上頭，若是守夜的及左右鄰舍聽見嚮聲而跑出來，見白衣，必疑爲有鬼。』

，就定然驚而走開了。」

「好見識，米切！但是還不止此。你若見亞祿的建築圖樣在外邊，要於衆人不知不覺間把牠偷出來，藏在一個沒有人注意的地方，到夜裏再取來用火燒了。」

「很可以辦到，村官老爺。」

「那末，最後你更須鼓動那般做工的同事莫要認真做工，最好是敷衍了事；如遇亞祿或別人由堡寨前來，務使那種懈怠的程度達到最高點。我想你現在明白我的意思了。不過，米切，最要緊的：是你和我故意的變成仇人；此刻我們就可開始。不然，便有人去報告你我在這地方商議什麼祕密事體。」

「很不錯，老爺。」

「你先喝一兩杯酒，我假裝着叫你付賬。你馬上反駁我，我們於是吵

鬧起來，結果是我把你推將出去。」

這項計畫就隨即無阻礙的實現了。

「拿酒來！」農人們向店主婦呼喚。「村官，我們吃酒是以年來的收成作担保——十分之一的糧食總能抵得上一批酒債。」

「那你們快可以還我了！」店主譏誚的說。

「雖不頂快，」他們答道，「但是加倍的還你。」

其時，酒客都有些醉意了，嬉笑怒罵，說長道短，意氣極豪。一切關於偷竊，欺騙，打官司，擾亂治安的故事，他們都談得津津有味，且提起老歐里因為作惡而上絞台的一段事來。大家正在講這件驚奇的故事的時候，主婦忽將村官叫到門口，說約瑟夫要見他。她已領着約瑟夫脫去鞋輕輕的到樓下暗室裏等着，未幾村官就來了，見着他就先問道：「這樣晚，你來幹什麼，約瑟夫？」

『沒有多少話說，我只來報告你：關於那石頭的事情我已經辦妥了。』
『我歡喜聽你講講，約瑟夫。』

『我的老師今天講起造壁的事體，他說左近的燧石是非常好的。我當面說他是一個傻子，並且告訴他：使壁用斯峴地的石塊築成，可以同磁器一樣的光澤。他沒有表示反對，等到禮拜一工人們從堡寨轉來，我們就可以開鑿採用了。』

『那是大功勞！——只可惜還沒有做到！你的報酬已經預備好了，約瑟夫。』

『村官，我此刻就非常的需要。』

『且等到禮拜一你們正式開採之後，再來拿去。』

『無奈我明天要買一雙新皮鞋穿——現在給我三個泰洛吧！村官。』

『我現在尙不能給。你到禮拜一的晚間再來。』

但是約瑟夫異常堅持。他說村官固然是很講信用的人；不過到了那石礮開鑿起來，他不敢相信村官的諾言爲絕對的可靠。余邁而雖說盡怎樣可靠的話，而終歸無效，所以不得不命其妻取三泰洛予約瑟夫，其妻頗躊躇，拉他到一邊，囑他重行考慮，並懇切的說道：『不要這麼傻！你現在喝了酒，酒後之言，你明天會後悔的。』

村官覺得決不至於：及將錢交到約瑟夫手裏的時候，又鄭重的問了一句：『你不至於欺騙我嗎？』

『上帝禁止！你把我當做什麼人？』這是約瑟夫的回答。但是一走出了店門，他却自言自語的說道：『現在我把報酬拿在手裏，總比放在村官的箱子裏安穩。他雖是一個老滑頭，却不能愚弄我。現在我的師傅想用燧石也好，綠石也好，我那管得着！』

第八章

賢婦人的禮拜六晚的生活。

禮拜六的晚間，只有格渠德同兇輩在家。她既安排好晚餐，又啓箱檢出全家人的禮服，因為明天禮拜，全家都得潔服而出，故豫爲之備，以免臨時匆擾，且得暇料理他事。一切準備好了，她便召兒女們環立身旁，教他們就過去一週間所作所爲，各省憶其過失，又從而指示訓誡：這是她每個禮拜六的功課。今天她特別要使他們深切的明白本禮拜的事實所表現之上帝的恩德；當他們合掌感謝上帝的時候，格渠德更對他們講道：「孩兒們，我今天更有一件喜事，可告訴你們。你們親愛的父親已得到一種好的工作，他能以後多治些錢回家，我們就可以少受飢寒了。我的孩兒，上帝既對我們這樣仁厚，應深深的感謝他，且勿忘我們缺少麵包的那個時候！」

更當常常想到世上許多啼飢號寒的人，是和我們從前的境遇相同的，以後若有一粒剩餘，便不可吝吝而不周濟別人。你們願意這樣的做嗎，孩兒們？」

「啊，我們當然願意，母親！」他們一齊的答應。格渠德又問他們願不願意將某日午後應吃的麵包捨給比他們更窮的孩子，他們也一致的贊同了，她於是命每人提出一個歡喜接受這種恩惠的飢兒來。尼古拉則舉出他們的比鄰小路諦；麗西則提出馬克斯的女兒白蒂；其他亦各有所指名者。他們一時為熱烈的感情所激動，遂主張明天就要實行這個計劃。

格渠德又以亞祿的賜物告訴孩子，允許在晚禱後取來給他們看，她忽轉語追問他們說：「親愛的，這禮拜所做的事情，盡是對的麼？」孩子們面面相覷，都默然不敢答。「安妮，你這禮拜沒有做錯事嗎？」

安妮兩眼望着地下，現着羞恥的神色答復她的母親說：「有錯，母親

；你是知道我怎樣對待我的弟弟的。」

「安妮，那就會發生不測的，——設若有人把你關在一間屋子裏，不給你吃，不讓你玩，你將有怎樣的感覺！那樣的對待小孩子，使他因驚恐而叫喊太厲害，則可以損傷他的身體。所以我每每想起你不好好照顧弟弟，我便不敢輕易離開家庭。」

「是的，母親，我永遠再不讓他一個人在家裏了！」

「尼古拉，」格渠德又對着她最大的男孩子說；「你這一禮拜是怎麼樣？」

「我記不起有什麼錯誤。」

「你忘記了禮拜一那天你打弄小培基嗎？」

「我不是故意的，母親。」

「我希望你不是，尼古拉！你敢這樣的說，不覺得羞恥嗎？你將來長

大了，若是不顧及別人的快樂，定要從痛苦的經驗中得到教訓。記着，以後小心，我親愛的兒子。——麗西，你呢？這個禮拜是怎麼樣？」

『我想不起有什麼非理的事體來，母親。』

『當真的嗎？』

『我真的想不起，母親，怎樣也不能想起；假使能想起的話，我定願意告訴你的，母親。』

『沒有什麼事可講的時候，你偏偏講了許多，竟像別人有很多話要說似的！』

『我說過些什麼話，母親？』

『沒有什麼？然而却是太多。這是我們對你訓誡過一千次的，——你從來不先想想將要講些什麼東西，但是常常要講。昨天村官來嚙家，干你什麼事體，你偏偏告訴他你早已知道亞祿馬上要來。假使你父親不願意叫

村官知道這件事，那你的胡說八道豈不是給他招禍嗎？」

「我覺得我錯了，母親。但是你倆都沒有說過那是一件祕密呀。」

「那好，你父親回來，我就囑咐他：不論什麼時候我倆談話，總要加上一句——麗西可以把某幾句話對左右鄰舍講講，也可以在井傍談談；又某幾句話切不要在外邊亂說。」那末，你就可以切實知道什麼話是你所能說的。」

「噯呀，母親，請饒恕我！我沒有這個意思。」

格渠德繼以類似的方法，矯正其他諸兒的過失，最後乃對着小培基訓道：「你喝湯再不要那樣的性急，不然，我要你多等一等，先把你的湯給別人喝。」

這一段談話終結之後，孩子們便先做一次尋常的禱告，再做一次禮拜六夜裏的特別禱告——這是格渠德教授他們的，最後由母親祈禱，既畢，

各安坐休息，不到一會兒，麗西又開口了。『母親，你現在可以把我們新得的賞錢取出來看看嗎？』

『可以的。不過麗西，你總是第一個講話的！』

尼古拉忽然離開了他的坐位，向着有燈光的明處走來，無意間猛撞了小培基一下，致小孩子失聲大哭。

『尼古拉！』他的母親呵道，『這是不對的。還沒有一刻鐘之前，你已經答應我以後當格外小心。你簡直是沒有誠意的。』

『啊！母親，我一輩子再不敢這樣了！我實在有誠意，我很願意認錯。』

『我也是很誠心誠意的期望你，親愛的兒子；但是不懲罰你一頓，你就又會忘記了。現在我罰你不吃晚飯，趕緊去上床睡覺。』

她拉着這個孩子就走，別的孩子們都很難受的在一旁站着。『請饒了！』

他吧，祇饒他這一次！」他們哀求母親。

「不能，親愛的；他不小心，應當改正過來。」

「那末我們今天就不要看賞錢了，好等到明天同他在一起看，」安妮提議。

「這是對的，安妮！」——格渠德給諸兒晚餐畢，便挈之入臥室，見尼古拉還在哭哭啼啼。「我親愛，親愛的兒子，」她說道，「以後應當更要小心！」

「請饒恕我，親愛的母親！」他兩手抱着母親，作出懇求的樣兒。「請饒恕我這一次，吻我，不吃晚飯我並不傷心。」

格渠德便吻了他，他的臉上隨即現出感激的眼淚來。她卽照料諸兒就寢，然後一人回到光線不明的室中，一種嚴肅的情意湧上她的心頭；她深刻的感到上帝的恩德浩蕩及信仰上帝的快樂。她越想越覺得感動。感動極

了，不覺屈膝於地，吞聲而泣。她的眼淚還沒有乾了的時候，丈夫李阿納已走回家來。「你又在哭嗎，格渠德？」他怪而問她。

「我親愛的丈夫，這不是傷心之淚；我想到上帝賜我們一禮拜的幸福，因為要深深的感謝他，故不得已的哭出來了。」

李阿納帖近她的胸懷，淚珠兒也不住的在眼中流動。一時兩人相對悄然無言，好久格渠德才問他不想吃晚飯。他答道：「不想，我的心中已太滿了，我不能吃。」

「我也不能吃，親愛的。不過晚飯既是預備好了，我們何不把晚飯送給可憐的路諦，他母親今天已經去世了。」

當他們來到路諦的家門時，路諦仍坐在母親的屍體旁邊痛哭，其子在別一個屋裏叫喊——酣然強請其父予麵包，草根或別物以充飢。「噯呀！我現在什麼都沒有，」路諦只得這樣的答復他。「可憐的孩子，安安靜靜的

等到明天早晨吧！」

「但是我餓的難過，父親！」孩子又哭着說。「我餓的實在不能睡覺了。」

李阿納夫婦聽見了他們父子的悲痛談話，便急忙推門進來，出陳食物，叫他們趕快趁熱吃。這深被感動的孝子，於是招呼他的孩子說：「路諦，快來，你看送來這些食物的人，便是你曾經偷過白薯的那一家，——而今我們又要分吃他們的東西了！」

「請不要再提起那件事，」格渠德說，「趕快吃吧！」

「叫我們吃嗎？父親。」那孩請求父親。

「好的，先謝謝他們。」

孩子謝罷他們，然後執匕而食，但其哽咽的聲息猶不能頓時停止。他們又替睡着的孩子們分留若干。路諦感謝他的恩人，在感謝的時候，又不

覺長嘆了一聲。

「現在有什麼事嗎？路諦，有什麼事我們能替你幫忙嗎？」格渠德夫婦同聲的問道。

「沒有，謝謝你們，」他說着，強抑制住他的嘆息。

他倆很憐憫的看着路諦。「但是你既然長嘆，必有什麼困難隱在心裏。」

「就告訴他們吧，父親，他們既是這樣的好！」小路諦自旁接着說了。

「我可以嗎？」窮路諦不好意思的問道。「我既沒有鞋，又沒有襪子，

但明天要將母親送上憤山，後天又要去堡寨。」

「就爲了這些，使你爲難！」李阿納說。「你爲何不早點說呢？我們很願意供給給你。」

「那末，等到一切事情過去，我定將原物奉還，更再來謝謝你們，」

你們相信我嗎？」路諦說着，現出乞憐的精神。

「唉！路諦，我們還有更多的事情能相信你。你的貧苦竟使你太不相信自已了。」

格渠德請瞻拜亡人，路諦便掌着悽涼的燈光引導他們走近榻前，凝視那靜穆的面孔，都不禁潸然淚下。繼以布掩好屍體之後，格渠德夫妻即悄然無語的拜別路諦，示他以極親熱的態度。

賢婦人

八二

第九章

兩次宣道及其所發生的影響。

翌日爲禮拜日，是日牧師的宣道頗含有煽動的性質；他攻擊那般因壓迫欺騙窮弱而致富的非上帝的信徒，說他們的良心上的責譴必不能令他們片刻安閑。又說如彼奸惡的怪物有何面目得出現於上帝的聖棹之前？其次勉勵一般窮人及被壓迫者：勿畏懼有錢有勢力的敵人，務須始終信奉上帝，應以感謝的精神來接受聖餐。牧師講畢，村人隨即進行聖餐，此時村官雖在幫同招待，而其心中對牧師之露骨的暗示異常憤怒。未幾，潛約他的一般無賴同志來家，相率對於牧師的宣道肆意詬罵。但是恰巧有一位住在同一街道上的教會執事，既親見他們於兩次儀式的中間竄進了酒店，即便派一心腹人往探他們是否在下午儀式之前出來。其後確知他們無意外出，

執事遂以所發見的事實報告牧師。

下午牧師對大眾作第二次的佈道，當他讀到耶穌受難的情節時，遂根據「猶太王接受賄賂，魔鬼即鑽入他的心中」這一句話，盡情的演述那個叛賊的歷史。且又鄭重的指出：那些擅離聖餐而去賭博吃酒的人，其罪即與猶太王相等，亦難免有同樣的結果。他講到激昂的地方，竟不惜以拳頭敲几作聲，這是他許多年來不曾有的舉動。一般聽衆見牧師盛怒如此，皆大驚異，繼則考究其由來，知爲暗指村官，所以不久全場人的目光都注在村官的女人身上，而她此時正坐在她丈夫的空坐位旁邊。她於是大慚，不敢仰視別人，至衆人都在唱聖詩的頃刻，遂乘間遁去，而仍不免聽見別人嘲笑的声音，她竭力狂奔而歸，既至家，便怒氣沖沖的投讚美歌於玻璃瓶壘之間，後即放聲大哭了。

「有什麼事體？村官和他的朋友齊聲的問她。」

「你們不用問就應當知道的！今天禮拜，你們竟在這裏鬧酒，於理不當！」

「就是因爲這嗎？」村官又追問一句。

「這是太平常了，不料你竟如此而哭，農人們也都譏諷的說。

村官接着說道：「我以爲至少是你丟掉了錢包，不要再號泣了，請對我們說究竟是怎樣一回事！」

「牧師一定知道你同這羣朋友，在他講道的時候，到這裏來喝酒。」

「是那個魔鬼告訴他的？」村官帶着驚惶的樣子問她。

「那個魔鬼？你這個傻子！你的朋友決不是從烟筒裏進來的，是嗎？」

——他們當然是口啣烟管，經那位教會執事的門口，而慢步逍遙的由大街上走來的。今天牧師所講的話及他講話的態度，我簡直沒有法子形容，所有到會的人都用指頭釘着我，使我無地自容。——鄰人們，此刻他們的聖

詩還沒唱畢，請你們趕快從後門跑回家去，等到他們從教堂出來的時候，還可以看見你們各在自己的家門口。」

『對，快走！』村官囑他們且退。

衆人散了之後，他的女人將今日牧師所講的話詳細細的告訴他，他聽罷，至覺恐怖，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後來他的神志漸定，遂自述今晨聽牧師講道時，已使他異常氣憤。他說：『我在進行聖餐的時候，簡直氣得不能做禱告，我的心當時就好像一塊石頭似的，牧師送麵包給我，他那兩眼注視我的樣子，使我永遠不會忘記。當我接過來麵包，我的前腦殼上不知發了多少冷汗，及至走到神位前面，遂發抖得難以掌杯致敬。約瑟夫穿着破舊的鞋子走來，用一種輕薄的眼光逼看我，——我想起我的三泰洛，越覺得不寒而慄了！其次，格渠德也走上前來，她只仰視着她手中的杯子，似乎並沒有把我看在眼里裏。她恨我，咒我家敗人亡；然而又裝出沒有看

見我的樣子。並且李阿納也跟着來了，他見我時所表露出來的神色，就好像從心坎裏要求我寬恕他，然而又似乎有把我送上絞台的意思。最後米切又來到，他那種悽慘恐佈的形容正如我自己一模一樣。我恐怕漢斯余士第也要前來，幸而未來，不然，我一定會暈倒地下。所以我再回到自己的坐位的時候，並讚美歌也不能捧持，因為我渾身發抖的厲害。我在教堂裏無時無刻不在這樣想：「一切都應該歸咎亞祿一人。」故在盛怒之下，心中就不免發生一種不敢對你說的異想，「我想掘起那山上的界石，從山頂上推下去；這種界石惟有我一人知道，如果把牠移動，亞祿便要喪失三分之一的森林區，而政府的地界就可因之而擴充了。」

村官的這一段話雖令他的女人吃驚不小，而她只可勸以勿再和那般壞朋友來往，免於他的前途不利。村官沒有做聲，便獨自一人走進花園，繞着他的屋宇走來走去，心中總是離不開那種奇異的思想。結果，他終於沒

有移動界石的勇氣，因為這個工作必於夜深人靜時爲之，而夜深人靜又正是他怕鬼怕妖不敢到深林去的時候。不過他仍不欲放棄陰謀，到了他難以自解的時候，便馳往街頭，隨便遇到什麼人都同他談話。最後他約了兩個酒朋友回來，誘他們盡量的喝酒，其意在留他們陪度此可怕的日子。

第十章

禮拜日的快樂和兒童天性的表現。

禮拜這天，村官雖感不快，而李阿納的家庭却在度着很愉快的生活。

李阿納和格渠德既已到教堂去了，孩子們則留家祈禱，唱歌，並用心溫習一週來所學過的功課，以備到晚上講給母親聽。長女麗西以看護幼妹培基爲任，她替妹妹穿衣、給她吃飯，並和她玩耍，都感覺非常快樂，即儼然是母親的神氣。小妹妹若是望着她發笑或伸手要她抱，甚至踢她一脚，她是更加歡喜。也有時候小培基捉住麗西的帽子或髮或鼻，並躲在她自己的圍巾後面學烏鴉叫；尼古拉和安妮見了，便跑到培基的身後也同樣的叫起來，培基急忙回頭來望着尼古拉酣笑，尼古拉隨即跑上前去吻她。麗西姐姐見了不免有點嫉妬，遂使用種種方法把培基弄轉來仍對着她嬉笑。她照

顧小妹妹可算用心極了，總是設法使妹妹歡喜，有一次將妹妹舉起很高，再慢慢的引到地下，以至可愛的培基高興得驚叫起來。繼又抱她到鏡子前面，令她和鏡中的小孩開玩笑，她簡直是樂不可支了。但是頃刻之間，他遠遠的望見母親從街上回來，便驚喜得幾乎從麗西的手中跳下來。——這就是他們最快樂的時候。

今天格渠德很滿意於她的兒童，因為他們都能照着她的話實行。格渠德和李阿納既坐下休息，他們便手携手的跑上來，靠近父母的身傍，且互相歡樂的擁抱着，大家都怡然自得！格渠德自做母親以來，每到禮拜日，這就是她的安慰；但此時李阿納的心中不禁有點傷感，因為他回想過去，自己常不在家，如此天倫之樂，曾不知喪失幾許。其後，格渠德給孩子們講一些關於上帝在天及救主遭難的故事，他們都很用心的聽着。所以不知不覺的就將中午的時光過去，也好像赴新婚喜筵一樣的快樂而迅速的過去。

。因此頃刻間，教堂的鐘聲又被風吹至，李阿納夫婦當然又得去做下午的禮拜。

當他們再從教堂歸來的時候，孩兒們都迎到門台下邊，歡天喜地的叫着：『走快點，母親！我們要將這一禮拜所學的功課背給你聽，我們要趕快做完。』

『爲什麼這樣的性急呢，我親愛的孩兒？』格渠德微笑着質問他們。

『爲什麼，因爲功課做完了，你可讓我們去送麵包給人家吃。我們可以去嗎，母親？』

『第一，我要看看你們學的怎麼樣，』這是母親的答覆。

不久，孩子們的功課很滿意的做完了，格渠德便取出麪包和兩盆牛奶來，因爲今天是禮拜，所以牛奶上面的酪質不會取去。孩子們誰也不要吃麵包，只是各人看顧着自己的一塊，並爭着說惟有自己的那一塊才是頂大的。

已而各飲畢牛奶，尼古拉趨近母親的身旁，執着她的手，低聲小氣的問道：『請你給我一口麵包吃，你不肯嗎？母親。』

『你有你的一塊呀，尼古拉。』

『我的，是要留着給路諦吃的。』

『我並沒有叫你給他，你若想吃，當然可以吃。』母親說道。

『我不想吃他的；我要你給我一口吃。』

『絕對不給，我的兒子。』

『爲什麼呢？』

『因爲不願意叫你自己吃的飽飽的，然後才想起來別人的飢渴。那末現在，你到底願不願意把一整塊給路諦？』

『是的，母親，我願意都給他。我知道他餓得厲害，我們在六點鐘已吃過晚飯。』

「對的，尼古拉，我想他在那時候是沒有什麼吃的。」

格渠德又轉問其他諸兒有無同樣的意志，他們都滿口承認有的。於是她說道：「這很好，孩兒們，那末，現在你們怎樣去開始做呢？」——尼古拉，你將怎樣處置你的麵包？」

「我趕快跑去找路諦。我不把麵包放在口袋裏，好叫他早些得着。就讓我去把，母親！」

「稍等一等，尼古拉！——麗西，你怎樣做呢？」

「我與尼古拉不一樣。我喚白蒂到一個屋角，我把麵包藏在我的圍裙底下，不讓別人看見，連他的父親也不讓見。」

「安妮？」

「我不敢說在什麼地方可以找着哈利——不過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一遇見了他，就把麵包給他。」

「佐納，你這個小無賴，心裏定有些詭計；你怎樣去送你的麵包？」

「我要把麵包一直送到他的嘴裏，母親，就像你開我的玩笑一樣。」張開你的嘴，閉住你的眼睛，「我說罷，就把麵包放到他的牙齒上。你想他不會笑嗎？」

「很好，孩子們，」格渠德說。「不過，還有一件事你們要記着：就是你們要靜悄悄的把麵包送出去，不要被他人瞧見了，因為若被人家瞧見，他們便以為你們故意的假裝大方。」

「噤！母親，」尼古拉說；「那我就得把麵包藏在口袋裏了。」

「當然的，尼古拉。」

「這正是我要做的，母親，」麗西說。「我原來就與他不一樣的。」

「你總是最聰明的，麗西。我竟忘記誇獎你了，反勞你提醒我。」麗西的臉紅了，暫嚙然不敢做聲。

于是兒女們都出來實行他們的計劃。單說尼古拉飛快的跑到路諦的住宅，路上確實沒有遇見一個人。他在路諦的門外邊呼了幾聲都沒有人答應，就自己推門進去。小路諦正同他的父親及弟弟等坐在他祖母的棺材旁哭泣，尼古拉瞧見死人，立刻又退出門外。那父親見着他，以為李阿納有什麼消息送來，所以就跟了出來，並問他幹什麼。『不幹什麼，』尼古拉答道；『我只是想看看路諦；但是他正在做禱告。』

『你想看他，就請進來吧。』

『我不進去，請你叫他出來一分鐘！』

于是父親召兒子到門口來，但小路諦對他的朋友說：『我現在不想到街上去，尼古拉！我要守着我的祖母，——因為他們快要把她抬走了。』

『祇要出來一分鐘！』小客人再請求他。

他出來了，尼古拉扯着他的手，偷偷的對他說：『來，我有話對你講』

！說罷，便領他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拿出麵包丟到他的口袋內，就飛也似的跑走了。

麗西也是在這時候跑到上邊的村子去找馬克思的女兒白蒂，白蒂正站在窗下，忽然看見有朋友在外招呼她，便輕輕的溜了出來。不過，他的父親却已注意着他的行動，所以也輕輕的走到門背後躲着。

「白蒂，我這裏有些麵包給你吃，」麗西說了。

這小孩一面申手接過食物，一面說道：「你是多末的好呵，麗西！我正餓的厲害。不過，你爲什麼現在送給我麵包呢？」

「因爲我喜歡你，白蒂。我們的麵包現在已經夠用了；我父親又將要担任那教堂的工作。」

「我父親也是的呀。」

「是的，但你父親只是一個計日的工人。」

『那都是一樣的，只要我們有麵包吃就好了。』

『你從前餓的很厲害嗎？白蒂。』

『唉！我只希望那種光境不再來！』

『你今天午飯吃什麼？』小客人問她。

『我不要告訴你。』

『爲什麼？』

『我若告訴你，父親定要……假若他知道的時候。』

『我簡直可以對他說明！』麗西用一種很難堪的口氣責備白蒂。於是白蒂從口袋裏拿出一塊蘿蔔來給她看。

『噯呀！』麗西驚嘆了一聲；『就只有這嗎？』

『這兩天以來就沒有別的東西吃。』

『那末你父親定不准你告訴別人，或向別人要東西吃嗎？』

『真的不准！就是我現在對你講的話，如果被他知道，那就不得了。』
『那麼你最好吃完再進去，』聰明的麗西忠告她的小朋友。白蒂聽從她的話，不料剛剛咬了一口，馬克思忽把門一開，叱問道：『你吃什麼？我的孩子。』

這不幸的女孩子急忙的吞下還沒嚼碎的食物，顫聲答道：『沒有吃什麼，父親。』

『沒有什麼？等一等！——麗西，你不可以背着我給我的孩子東西吃，她竟敢對你講一些我們怎樣吃喝的謊話。——你這個可惡的白蒂！我們中飯不是吃過雞蛋餅嗎？』

在這個當兒，麗西便飛也似的跑去了，而這位仁慈的父親扯着女兒的胳膊硬拉到屋子裏，以至麗西走了很遠，還聽見她的哭聲。

安妮尋着哈利，給了他麵包隨即就回來，到沒有什麼事故發生。

小佐納在米切的房子外邊徘徊着，一直候到白璧看見他，白璧才出來，並問道：『你來幹什麼？佐納。』

『我來玩玩。』

『好，來吧！』

『你願意照着我的話做嗎，白璧？若願意，我們就可玩許多遊戲。』

『好，那末我們怎樣做呢？』

『你要張開嘴，閉着眼。』

『是，那你好把一些污穢的東西送到我嘴裏。』

『不，白璧，我決不，敢以名譽担保。』

『好，你就來吧。要小心，不可欺騙我！』白璧說罷，就張開了嘴，但眼睛只閉住一半。

『將你的眼全閉緊，不然就不公道！』

小白璧終於從命了，佐納立即交代了麵包，就不聲不響的偷偷跑開。

『真好玩！』白璧便坐在門前階台上享受那種好吃的食物。

他的父親米切從窗戶裏看見這兩個孩子遊戲，並認出佐納是李阿納的小兒。於是轉念到村官的陰謀，心中就像針刺的一般；因此他決定以後再不參與村官害人的計劃了。

第十一章

村官越發惱怒了。

禮拜一的清晨，李阿納被戶外一個人的聲音叫醒了。這人是堡寨的護衛夫林克，他特地來傳主人命，言當於今早率領工人們進行鑿石的工作。李阿納曾經聽說他們要上堡寨謝恩，但希望現在尚有充分時間去調度一切。不料他們已于半小時前相約就道了，這未免令他有些焦急。夫林克聽到這個消息，急忙趕上山頭，期為諸工作嚮導，不過因為相距太遠，所以他縱然把喉嚨喊啞，也沒有聽到回聲，而只是隱隱約約的望着他們的蹤影愈趨愈遠，是日村官比工人們起程較遲，適于半途中忽然聽到後面喊叫，因轉身向夫林克走來。他聽說夫林克是因為昨夜害了很沉重的頭痛病，致將亞祿的命令延遲到今早才傳出，便不禁勃然大怒。『你這個該挨罵的賤東

西！你玩的是甚麼把戲？」村官即怒氣沖沖的責問他。

「何至如此之甚，」他回答說。「我怎能預料他們竟在天沒亮的時候就離開了村莊？這是你的命令嗎？」

「不錯，狗頭，是我的命令。恐怕我還要代你受過哩！」

「我自己也不會不受上司的責備，」夫林克傷心的說道。

于是村官囑咐夫林克迅去哀求李阿納，請他對亞祿承認確實在昨天奉到了命令，不過因為昨天是大家安息的日子，所以到今天早晨才通告他們。夫林克受村官的指示，便往見李阿納，李阿納固忠厚待人者，故未表示反對。及其妻商酌，格渠德說：「我恐怕事情不會那樣的直接了當。以後如亞祿問及，你當然要說真話；不問，則自然可以讓牠過去，因為是對于任何人都沒有害處的。」事情就算這樣的決定了。

在這個時候，工人們已經達到堡寨，即由亞祿傳見；亞祿問他們為何

來此。當他們很不自然的表達出感謝的意思時，亞祿又詰問他們是受誰人指使而來，他們說出真話之後，亞祿立即吩咐他們回去，並教訓他們說：『你們這種舉動不是我的願望，我只望你們都能忠實勤勉而已，這種工作若對於你們有好處，我當然是很歡喜的。現在就回去告訴你們的工頭，自今天起就開始鑿石。』

諸人在歸途中共稱亞祿待人仁慈，相形之下愈覺村官故相悔弄之非理。『這到底是什麼詭計，亞祿並無命令而他偏要我們奔波一趟，真令人難以爲情。』一人開始埋怨村官道。

『他素來是如此，』另一個工人也說。

『這的確是惡作劇，』劉開又接着說。

『是的，不過村官仍不失爲一個好人，我們總難得將一個問題的各方面都觀察清楚！』克里卓說這一句話的聲音很高，——因爲他已見村官適

從山凹中迫近他們。

「見了鬼！你喜歡說他好，你儘管說，但我定要說亞祿好！」劉開回答的聲音也很高，不過他不曾注意余邁爾的行蹤。此時村官已自附近的籬笆間出現，他先與衆人爲禮，問劉開何故那末高聲的誇獎亞祿。

「我們不過講他如何的仁慈而已，」劉開不免有些慌張了。

「未見得就是這樣簡單吧，」村官說道。

「我只知道這些，」劉開強硬的對答。

「劉開，一個人不可以隨便否認自己所說過的話，」克里卓插口說道：「村官老爺，講那種話的，當然不止他一人，更有幾個人都埋怨你不該使他們難爲情，然我對他們說，我們未必能完全了解你老先生的意思。于是劉開就講我若說你好儘管說，而他却要恭維亞祿。」

「克里卓說罷這一段話，別的人聽了都搖頭，且低聲細氣的怨恨他，

村官見了這種情形，雖一面拍着這位虛偽同志的手表示親愛，而一面却急忙的改變題目，轉問他們今天亞祿是不是惱怒了。『決沒有，』他們回答；『亞祿只吩咐我們趕快回來開工，不要耽誤時間。』

『那末，快去告訴李阿納。剛才我們的那點小誤會是沒有關係的，請不必介意。』余邁爾說罷，便辭別他們又往山路而去。

村官來到堡寨，亞祿故意使他多候一時始傳見，及至見了，開口便帶着不高興的神氣問他何故擅令工人來此。

『我以為那是我的責任，』村官答道，『他們既得着工作，就應當來向你老人家叩謝。』

『你的責任是做有利於我及人民的事，是做我吩咐你的工作；而不是去叫一羣窮小子作無益的追求，學會一些無用而討厭的花言巧語。——不過我現在找你來，是要明白的告訴你：我再不能讓你一人而兼有村官與酒店

老闖兩種任務。我願意叫你在二者之中選擇其一，並在兩禮拜之內答復我。」

「亞祿這個突于其來的命令，好像晴天的霹靂，令村官吃驚不小，他險些兒連兩禮拜時間的寬限都忘記表示感謝。他臨行之時，憤懣與懊喪的情緒已填塞胸次了。歸來的途中有一棵古老的栗樹，他就在這棵樹下歇息一會，想藉此好安定他的心神，整理那已經紛亂的感覺。他因為氣弱得不能思想，所以從口袋裏取出一瓶白蘭地酒，一口氣喝完了半瓶，于是他的力量馬上恢復原狀，他的矜傲的精神也隨即轉回過來，而對於來往行人的招呼也能搖頭致意，並能大氣盤旋的擺着多節的手杖向前行走，竟彷彿覺得他自己的力量比較十個亞祿的還要大。」

在他將要到家的路上，他又到亥爾薩（Hilversum）村中酒店內小憩，一面吃酒，一面向着一羣聚集在這裏的農民吹牛。有一老者，向以巡守山林為

業，適自堡寨來此休息，他吃了一杯酒即欲起身，余邁爾以自己一人回去似覺有些寂寞，便要求和他同行。途中余邁爾問及深夜樹林中有無鬼怪出現。『你爲什麼問我這個？』老者反轉問他。

『因爲我想知道。』

『你真是老傻！做了三十年的村官，還要問我這些無意思的問題！不過我也願意爲你解決懷疑，只要你肯餉我一瓶酒。』

『兩瓶也可以，只要你真能令我相信！』

『好的，我從事於林木的事業已有四十年，從四歲起就在樹林裏面過生活。因爲做這種事業的人決不可信鬼信妖，所以我父親常於深夜之間引我到森林裏去走，我們不管在什麼時候瞧見一道光線或聽到一種怪聲，總要追求到底，即使遇到攀喬木，越深澗，踐隰卑，穿野藪的困難，也是在所不辭。我們追逐的結果，不是見着小偷，就是遇到走江湖的人，所以當

我父親大嚷一聲：『歹人，快走！』他們就一溜煙的遠遁了。但有時也有野獸咆哮，或朽爛的樹幹放光。這就是我多年來在叢林內所見到的一切；不過我的隣人們怕鬼。倒與我有很大的利益，因為盜伐木材的歹人不敢前來，而我也就無須在半夜三更邏察他們。』

老者說罷這一段話，不久便轉從一條小路向山去了。村官則仍繼續前行，一路反覆的打算，直到本村的邊界，他始發見那一羣工人正在一片平原的附近鑿石。『我豈能不言不語的走過那可罵的約瑟夫面前！』他自己感嘆的說。於是枯坐在夕陽斜照的山坡上，待村鐘敲過六點，工人們都散工回家，才下山尾其後而歸來。

第十一章

船將陷落時羣鼠逃遁，朋納村有魔鬼出現。

余士第自上禮拜六與村官別後，既抵家，憶及他從前害人的偽誓，頓覺悔恨欲狂。他倒在地板上滾來滾去，撕斷自己的頭髮，並用拳頭猛烈的捶打自己。翌日，他仍是神經錯亂，整天的不飲不食，只在彷徨呻吟，手忙脚亂到了夜裏因為痛楚達于極點，氣力已竭，始不得不睡下。醒時，他立意不再受這種苦痛，即將禮拜衣服及其他稍有價值的物件裹爲一包，携帶着去尋牧師。這位善人見他這種可怕的神色。就詰問他何故至此，乃殷殷然邀他入內室詳談。他更爲牧師的仁慈所感動，便將那以往的黑幕全盤揭出。牧師用上帝赦罪的話來安慰他，並指示唯一正當與聰明的辦法，就是去到亞祿面前懺悔。余士第聽了牧師的慰藉。不覺感激流涕，旋又乞求

牧師的幫助，說他負債八弗羅林與村官，今不能償，故欲向牧師貸款，請以一包衣物爲質。牧師立即答應他的要求，並叫他將衣物仍然帶回去，這樣使余士第益覺欣謝了，辭別後，即改道至村官家。適村官不在，故將欠款付給村官的女人，當她接過錢來的時候，心中已在驚疑不已。

在當天的晚上，村官的另一個工具也背棄了他。是日工事既開始了，工人們多係初次做工，李阿納不但對於他們的蠢笨予以容忍，而且自願担任一部分最重最麻煩的工作，以此得了他們的歡心。米切整個的下午就在李阿納的旁邊做工，他既決定要實行他昨晚所預定的計畫，故于散工之時伴着工頭回家，說明有事和他商量。他們到家後，米切就將村官要如何害他及自己如何接受村官的賄賂的事都告訴他。格渠德夫婦聽了立時恐怖起來。米切勸他們冷靜些，好讓他再玩一手給村官看看，他說他准於明日將幾種工作的器具搬到村官的家裏以示忠實，同時又報告亞祿請他派人來查

。但是李阿納夫婦不贊同這種辦法。格渠德說道：「我們應當感謝上帝，我們既然是由危險中得救了，又何必去報復我們的仇人。」米切雖然也同意她的主張，但承認自己已經用去半個泰洛，而此刻又無力將全數償還村官。於是李阿納很高興的許他預支工錢，米切拿了錢，便辭別他的朋友而去卸脫他對於余邁爾的一切責任。

村官由堡寨歸來，只見女人一人在家，故把這一天悶在心中的憤怒全發洩出來。可憐這驚懼已深的婦人也無法來抑制他的強暴。「你看我怎能不發怒？」村官驟然的提醒他的女人說。「亞祿要在兩禮拜之內撤消我的酒店執照，或是村官的委任，二者必去其一。」

「我知道的，」她答道：「雖然直到今晚我才知道，而全村莊的人恐早已都知道了。不過，更有一件事發生，就是余士第已將他所欠的八弗羅林還來。」

村官聽了這話，就像觸電一般，好久注視着女人發呆。最後他叫她把钱拿來，她隨即持一個破的酒杯出來。村官見了杯中的錢幣便說道：「這不是從堡寨裏來的錢嗎？但亞祿向不以這種錢給人。使我當時在家，定可問明牠的來源。」拿酒來，女人。」

她把酒壺放在丈夫的面前，就自去做她的事了，他一面大口的喝酒，一面在室中踱來踱去，且喃喃自語的說道：「第一非陷害李阿納不可，運動米切去實行，即令他要我出一百泰洛，我也願意。」

正在這時候，忽然有人在敲門。誰個這樣晚跑來？」他說着走去開門。『請開門，村官！』外邊是米切的聲音。

余邁爾隨即開門歡迎他的客人。『米切，你又帶來什麼好消息？』
『沒有多少話說。我祇是來告訴你……』

『不要在街上站着！請進來！』

『不，村官，我就要回家。我祇是來告訴你：我現在不願意做那種勾當了。』

『反悔嗎？豈有此理！不可以的，米切，那是絕對不可以的。如果兩泰洛不夠，我願意加多。趕快請進來詳談吧！』

『我不進去，村官。這是你的原款，奉還你好了。』

『我發誓不受這款！不要學這樣傻，進來吧！』

米切不得已跟他進去，但是剛剛走到屋裏，把錢丟在桌上，就飛快的走了。

村官一時氣的發痴，只見他一對怒目在縱橫的翻動，口中不住的濺出涎沫。最後他猛烈的叫道：『女人，拿白蘭地來！事情非如此不可，我就要去幹！』

「在這樣漆黑的夜裏你要往那裏去呀？」他女人驚恐着問他。

「我要去掘那界石，給我酒瓶！」他不顧女人的一切勸告，便拿着斧、鏟、鋤等物，昂然向山上出發。他雖是仗着白蘭地及憤恨的力量而增高勇氣，但偶而看見朽木的閃爍，或聽到野兔的嚙聲，仍不免心驚肉慄；等到稍爲鎮靜一刻，又如瘋狂似的勇猛前進了；最後他走到那界石的所在，立即進行他的工作。沒有很久，忽而來了一種怪聲，他注視各方面，果見有一個黑色的物體從叢林中跳出。且向他壓迫而來。白光繚繞在這件物體的四週；煙火燃燒在牠的頭頂。「這一定是魔鬼的化身！」他說罷，便丟了器物，抱頭狂奔而逃。當他正在盲目奔跑的時候，又聽到一些最不自然的刮辣鏗鏘的急響緊追其後，更有一種能使他的血液凝結的怪聲喚他：「嗚！嗚！嗚！嗚！余邁爾！等着，村官，你是我的！」

村官衝進村內，便高聲的嚷叫：「有暗殺！救人啦！守衛的！魔鬼追

來了！』那守衛的驟聽見這種消息，自己也異常恐怖，遂不得不跳上隣舍的窗戶召他們出來協助。不久，嘯聚了十幾個農人，打着燈籠火把向嚷鬧的方面前進，各人的口袋裏都帶着聖經與讚美歌以抵擋魔鬼的勢力，他們首先經過村官的住所，查明他的確沒有在家，他的女人聽說了這個消息，也加入同行，她此時已差不多憂悶到瘋狂的地步了。

當他們將要達到嚷鬧的地方的時候，那種鐙鏘及呼喚的聲音頓告停止。此時站在頂前面的農人貢慈急忙走上前去，挾住悽愴的村官的胳膊。『啊，魔鬼，饒了我吧！』可憐的余邁爾叫喊一聲，他的耳目的動作仍然顯示着無限的恐怖。其餘的人都駭的退後一步，只敢在他們的火光照耀之下窺視有無魔鬼的痕跡遺留；而大胆的貢茲却以爲是那一個獵人或樵夫玩的把戲，因爲他剛才聽到有人跑上山的聲音。『難道魔鬼跑的就沒聲音嗎？』衆人責問貢茲，他們相信任何人的聲音決沒有那樣的奇厲，就是一車子鐵

器的震動也沒有他們所聽見的怪聲可怕。

村官已不暇聽他們的談論，疾回家中，且強留他們作伴，他們亦允其請。

第十三章

村官自供罪狀與其宣判。

村官遇鬼之事，一時已傳遍全村。牧師也得知此種離奇怪事的消息了。他欲利用村官恐懼的心理，說其洗心向善，故逕行來到酒店，店中農人見他進來，羣起致敬，並予他以同村官談話的機會。當他們剛要離開時，牧師且鄭重的囑咐他們，切無對昨夜事，遽下斷語，因為此時無論何人都未必能確悉其中的真相。他們雖唯唯散去，然出門即喃喃的自語道：「他永遠是個愚人，向來對任何事情都不相信！」

衆人去了，室中只有牧師和村官兩人，牧師便和顏悅色的詢問他遇險的經過。「我真是一個可憐不幸的罪人，所以魔鬼要來捉我。」這是村官的回答。

『你確實看見什麼東西嗎？』牧師又問。

『是的，我看見一個東西疾馳而來。他的頭上有火，他的全身烏黑，他一直把我追到山底。』

『那末，村官，我們姑且把這件事情擱下不談，因為談起來也是難以解釋清楚。並且也沒有多大的關係，只要你能相信在一個永久不變的真理之中，爲惡的人終久要落於魔鬼的掌握。以你的年齡同你的生活方式，最易招致這種危險，你過去所有的恐懼憂患，就是由此產生的。』

可憐的村官聽了，皇懼益甚，遂哀求牧師示以如何脫離魔鬼的勢力，復得上帝的庇蔭的方法。善人便勸他懺悔，勸他把非義奪來的財產歸還。此時的余邁爾真是懦弱極了，他不但允許恢復路諦的草地，而且直言不諱的吐說他昨夜上山的目的。牧師更諄諄予以忠告，他遂允前去乞求亞祿的赦免，而當面供認一切。

牧師又和村官作了幾次禱告及談話以後，才告歸，他即寫信給亞祿，告以昨天余士第的陳述及今日村官自供罪狀毅然悔過之事。但在牧師的報告未達到以前，亞祿早已從別方面得到關於昨夜所發生事故的消息了。他遂馳書復牧師，言准於即日來朋納村，召集村民大會以討論關於界石的問題，同時並有意在這般農民面前表演一幕小趣劇，以打破他們的迷信。他且與其妻兒同來，因為他們是要來看趣劇的。

亞祿把信寫畢，先到他的牲畜房內，從五十頭耕牛中，揀選最好的一頭，着人牽往村中等候，以備給路諦；此後則坐下沉思，以熱烈而悲痛的心神來考慮村官應付懲戒的問題。是日他提早吃了午餐，餐畢，即偕妻兒駕車向着朋納出發。當他們來到那般正在忙於鑿石的工人前面，亞祿隨即從車上下來，順便視察他們的工作狀況，頗誇獎他們守秩序有條理的精神，他誇獎的方法，可以使最笨的工人也覺得任何小的忽略或犯規，概不能

逃脫他的注意。

亞祿剛到牧師家，即派人去召少年的梅爾，欲令他承乏村官的職務，梅爾到了，亞祿便對他說：「梅爾，我要把現任的村官革職；不過，他雖犯罪很多，而我仍有意讓他繼續享受一部分村官的薪俸。你是境遇很好的人，假若我委你繼任，想你必願每年從你應得的薪俸中，提出一百弗羅林去瞻養他的晚年。」亞祿既取得他恭順的允諾之後，又接續的講道：「現在梅爾，你即偕同書記及刑官野拜三人到酒店去，將余邁爾所有的公文賬簿一律封存。你們要格外嚴密，不得使一件遺漏。」

當梅爾等三人正在完成使命之際，忽然見村官的女人手持海棉向着黑板去。梅爾上前攔住她，回頭發現黑板上有如下的一行字：「禮拜六，十八號，付給李阿納的工人約瑟夫三泰洛。」始而村官夫婦尚不肯實供，繼經牧師的勸告，言此適足以加重他的罪惡，村官遂將真相宣布了。

亞祿更命將村官，余士第，約瑟夫三人一同帶到牧師的宅中，擬予以法律的處分。先褫去他們的職務，然後着人鳴鐘召村民齊集於菩提樹下的曠地上。亞祿的夫人蘇麗沙與牧師的太太以及兩家的兒女僕人都來在教堂院內，將高坐以遠觀。

亞祿先使罪犯前來，命他們各宣讀供狀之後，遂斥村官跪下，恭聽他的宣判：『可憐的人！要我在你的晚年予你以分所應得的懲戒，實在令我痛心。你應當處以死刑，不是因為盜取路諦的草原或掘我的界石，而是因為你虛偽與強暴的一生能引起全社會無限的危險與痛苦。不過以你這偌大的年紀，並且有一部份的犯罪是與我個人有涉，我應加以憐恤，故決定留下你的生命。現在你應受的懲戒就是：』在今天，即隨同本村鄉長及自願參加的村人，去到那界石的所在，自縛而使之復原。以後你須受監禁兩禮拜，在那個時期之內，牧師將每天去看你，就便取得你過去半生的全部記

述。在禁錮期滿後的禮拜日子，他應立演壇上，將你的生平，你家庭的痛苦，你毒辣的心跡，你違背誓言的事實，以及你對於貧富袍澤的劣跡等，向大眾宣示，並須得着你自己的證明。如此，我始肯允許你自由；不過因為社會上尚有少數粗暴與不講理的人存在而必須給他們一個現身說法的警告，故又不得不更予你以一項處罰：就是在明天早晨，我命獄卒拘你到本村的絞台去，梏起你的右手，黥去你的前三個指頭。但是我要宣示眾人：在你受苦的當兒，無論是誰都不准譏笑或侮辱以加增你的痛楚，無論是誰也都應當在一旁免冠肅靜。」

亞祿更定余士第以八日的拘禁，而對於這個異鄉的約瑟夫，則下令驅逐出境，如不遵行，即繫入國家感化院受苦。

第十四章

一幕鬼劇。

亞祿正欲開演他的喜劇，不料村民中發生一種違反他的意志的舉動。因為牧師昨所發表的無鬼主張，已引起農人的不滿；又因他勸村民勿反對亞祿分配若干草原於貧民的計劃，尤為一般地主所不憚。所以他們在今晨曾集議一次，決定對牧師提出抗議。現在機會到了，若是衆人中出來一位虛偽而齷齪的哈德洛夫，向亞祿稟道：『仁慈的主翁，可不可許我代表朋納村民提出一種良心的事件？』

『可以講來，』亞祿答他：『你是何人？』

『我是教堂的執事，本村的長者，現年五十六歲，名叫哈德洛夫。今承本村各位鄉長的囑託，謹以全體村民的名義，向主翁陳述一種意見。因

爲他們都不慣於談論宗教的問題，所以舉我爲代表。」

「那來，哈德洛夫先生，快講！」亞祿有些不耐煩的樣子。

「仁慈的主翁，我們相信魔鬼常顯靈於人間，這是承襲祖先遺傳下來的一種信仰；我們至今依舊保守這種信仰，而沒有一刻懷疑，但我們今天敢以奉陳於主翁之前者，就是我們向所敬重的牧師，乃不與我們同其信仰。雖然我們也知道主翁的意見與牧師一致，但是在信仰上，我們如其聽信人的主張，毋寧遵依神的意志，所以我們願卑恭的懇求牧師，以後宜站在舊信仰的立場上教訓我們的兒童，不宜表示相反的意見，因爲我們都是非那樣信仰不可的，這一層我們希望大人原諒。並且，我們要求於最近期間，定一禮拜天爲我們節食祈禱之日，以洗刷我們悔慢鬼神的罪戾。」

亞祿和牧師都忍耐着聽他講完，但有許多農民禁不住跳起來嚷道：「仁慈的主翁！我們對於教會執事所說的，完全同意。」

此時亞祿帶上了他的禮帽，嚴肅的顧盼着他的四週，大聲說道：「村民們，關於這種愚笨的事體，實在用不着什麼演說家！全部魔鬼出現的傳說，盡是無稽之談，今天你們竟推出這個糊塗的教會執事來公然侮辱你們最賢明的牧師，就當自覺慚愧！」

「明明白白的，昨夜是魔鬼追趕村官，」農人們又熱烈的嚷叫一聲。

「你們何苦這樣費力，村民們，」亞祿回答；「管教你們在晚餐之前自覺羞恥。」

「但是，主翁，」他們解釋道，「我們全體都曾聽見魔鬼的可怕的怪聲！」

「我很知道你們確實聽見狂烈的怪聲伴着一種撥辣鐙鐙的亂响。然而你們怎能斷定那就是魔鬼呢？又焉知道不是一兩個人故意的恐嚇村官？」農人們以惱怒的神氣，反駁亞祿道：「卽有十人二十人聯合起來，也

不能發出那種怪聲；假使你當時在那裏，仁慈的主翁，也必不以為是人。

『不過，村民們』，亞祿接着說；『要知道黑暗是常使人迷惑的，並且當我們已經受驚之後，無論看見或聽到什麼東西，都會變成加倍的厲害。我十分相信你們是受騙了。』

『不能，仁慈的主翁，那是不可能的。』

『我想有方法能使你們承認自己的錯誤。』

『主翁是在講笑話！』他們一齊的嚷道。

『不，我決不是講笑話。倘若你們贊同將共有的土地平分給貧民，我便可以使你們相信那一切古怪的聲響概是一個人造成的。你們願意賭這個勝負嗎？』

『我們願意，主翁！你如照着你說的話做，真能證明我們昨夜所聽見

的聲音是出於一人的動作，且令我們心折，則情願平分共有的土地；不然，就反對。」

於是亞祿自口袋裏取出一條大的白巾，即招揚一下，少頃，即由教堂院內的一陣笑聲中走出一個偉男子來，携着一隻黑色的提籃和一盞燈籠。「這是那個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提着光明的燈籠幹什麼？」農人們驚問。

「他是我的獵師，剛從亞祿府來的。」亞祿答道，——「啊，克雷斯徒夫！你來幹什麼？」

「我來報告一段故事，仁慈的主翁。」

獵師得了亞祿的允許，先放下提籃，然後說道：「仁慈的主翁，尊敬的牧師，諸位隣里！請看這裏有村官的斧，鋤，鏟，白蘭地酒瓶，煙管，及呢帽，他昨夜剛要破壞界石，被我撞見，便把他趕下山去，這些物件就是他倉皇間留下來的。」

「我們豈能相信，你一個人能夠做出那麼大的聲音？主翁，這個不充足，我們還要別的證據。」

「少等一等，」亞祿回答。「他手裏有個燈籠，或者可以把你們照得明白點。只管靜聽他的說明。」

大家靜止了，獵師繼續的講道：「你們爲何無禮，竟不令我說完？假使你們不肯聽我講，即無從知道事實的真相，其實村官遇鬼這回事，沒有一點是真的。那恐嚇他的，不是別人，就是我，——就是現在立在這裏的我這個獵人。因爲昨夜遇雨，所以我的籃子上蓋有一幅黑羊皮。而且籃子前面還掛着這盞明燈。我在十一點鐘光景先經過亥爾薩的酒店，這可以叫店主和另外十個人作證。當我快要跨過山嶺時，朋納村上正打十二點鐘，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忽聽見村官在不及一石擊遠的地方一面詛咒一面在做什麼工作。我認識他的聲音，一時爲好奇心所動，故走去看看他半夜到這裏

來幹什麼。不過我當時還以為他是因為多喝了幾杯酒的緣故，所以竟把我這個可憐的罪人當做魔鬼。既知他正在我們主翁的森林中盜掘界石，我便想痛快的恫嚇他一次。主意打定之後，就將他的器具繫於我的杖頭，一面拖着在石頭路上作嚮，一面用力的高聲嚷着：「嗚！嗚！嗚！村官！你是我的！——後來，你們持着燈籠火把慢慢的走來救他，我只在距離你們不過一石擊遠的地方。因為不願恐嚇你們這班無辜的老百姓，所以我立刻跑回山上，找到我的籃子就回家去了。今天拂曉六點鐘，我即趕到堡寨見主翁報告了這一段故事。現在，隣里們，請你們想想：假若我對你們講的話不是真的，我怎麼能夠在六點鐘之前得到這種消息和這些器具？」

有些農人搔着頭皮發癢，有的笑了。

「以後若有這類事情發生，隣里們，」獵師又加一句說，「我願對守衛的和諸位全體村民進一友誼的忠告，——嗾使本村最大的狗子往逐，你

賢婦人

們馬上可以見到魔鬼！」

第十五章

貧民的寬容，兇徒的受懲。

獵師講畢，一時眾村民紛紛的議論起來。一般農人們已自悟前非，富有的地主後悔不該賭地，頗覺頹喪，惟一輩貧民乃歡呼亞祿及牧師的勝利。亞祿溜存了眾人幾句，即與他們告別後，遂偕牧師返其家，他除了親熱的稱讚牧師能忠實盡職之外，還允將本村的一小片田地贈與，以酬其功。時亞祿的夫人蘇麗沙在側，且親授牧師一美麗的花圈，這個花圈在次日早晨被他的太太發見，是用許多珍珠綴成的。

未幾，路諦應召而來見亞祿。貴人展開雙手迎着他，說道：『路諦，我的祖父冤屈你了，竟把你的草地斷給別人。然而他自己也是受騙了，請你原諒他。』

「阿，主翁，」不幸的路諦答道，「我確知那不是他的過錯，所以我後來雖久陷於極窮困的境地，亦未嘗怨及主家。試想既有村官偽造證據，他何能爲力？並且他以後又不時周濟我，上帝保佑他！不過他當時若能像主翁現在這樣的常常同我們見面談話，則一切事體就會兩樣。」

「你且將前事忘記吧，路諦。你的草地仍舊還給你，惟願你能領悟我的意思而快活起來。」

此時路諦欲表示愉快及感謝而不得，惟覺眼淚盈眶而已，有頃以手捫胸而嘆說：「阿，仁慈的主翁，我母親的祈禱果然今日驗了！她臨終對我說：『路諦，你以後一往順利。』可惜她沒有活到今日！」

亞祿和牧師都很受感動，三人都靜默了一會，亞祿旋又對他說道：「我幾乎忘記了一事，就是論理，村官還應該將那草地的一切收入償還你。」

『我可以插句話嗎？』牧師問道。『不錯，路諦，他是應該償還一切的收入，不過他現在的境况極窘，我想你必不忍心叫他在這麼大的年紀淪爲乞丐。可憐他吧，路諦！』

『我簡直沒有想到這一層上，尊敬的先生。現在村官既是窮了，那草地的草足夠飼牛三頭，我如能享有三分之二，已經是夠用而有餘。情願以三分之一的草讓給他用，一直到他老死。』

亞祿盛稱他的慷慨，且囑他慎重考慮後再定。路諦臨行時，亞祿又告訴他說：『下邊牲畜房裏有牛一頭，是我送給你的，爲賠償我祖父冤屈了你以後所受的損失，你可以擗去。我並已派人將村官的乾草運到你家；再如需要什麼木料修理你的住宅或牛房，你可隨時到我林子裏去採取。』

路諦去後，亞祿與牧師二人坐定許久相對無言，而他們的眼中都充滿了熱淚。有頃，兩家的兒童欲往見路諦的孩子，其父母欣然許與同往。亞

祿曾爲此可憐的家庭携來一大塊燒牛肉，牧師的太太又配上一些湯汁；亞祿着人先將食物送去，大家隨後就來。當他們走進路諦家中時，似乎祇見有一羣衣履襤褸，面有菜色，幾類垂斃的幼孩；且無論何物都現着極端窮苦的狀態。亞祿對二位婦人說道：『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路諦還願以其草地的一部份出產，分給那造成他十年來痛苦的仇人！』

『那是絕對不可！』蘇麗沙激烈的答道。『我以爲他不應該把一文錢，給那個人人鄙棄的惡徒！』

『親愛的，』亞祿又說，『上帝最愛貧苦而有德性的人，你剛才也爲他灑過同情之淚，又奈何見他的盛德而不加以鼓勵呢？』

『我當然不敢阻止他！』她答道。『即令他散去所有的財產，上帝也必保佑他。』

亞祿即吩咐路諦，速以食物餉諸兒。可是小路諦立在父親身旁，掣着

他的袖子低聲的說道：『父親，我想去送些吃食給格渠德。』

亞祿聽到格渠德這個名字，便追問那小孩講的什麼。路諦於是舉偷白薯事，與其毋臨終的景況，以及李阿納夫婦後來對他若何厚待，一一告訴亞祿，最後且說道：『仁慈的主翁，今天的快樂，是我生平所未有的；不過，我自己不忍享受一口好吃的東西，除非是請他們來同享。』

蘇麗沙等極讚美格渠德的賢淑，小路諦遂乘間跑去邀李阿納夫婦來共食，他們聞有貴人在，故不敢冒昧前往，亞祿便派人去召他們，他們始應命而至，然又羞澀的不敢仰視；並且在格渠德未到之前，蘇麗沙和牧師太太撫慰路諦的諸兒，雖是殷勤，而他們終不十分快樂；及見她來了，他們便環繞其身，嬉笑而快活極了。

亞祿同蘇麗沙在旁凝視許久，被感動得流淚，始靜悄悄的辭去了。『車子走慢些，』亞祿吩咐趕車的人。當他們乘車登高岡的時候，適見獵師

走來，蘇麗沙對她的丈夫說：「此人費力不小，應當給點酬勞，若沒有他，就不能將那全部的黑幕揭穿。」

『克雷斯徒夫！』亞祿招呼他說，『我的夫人覺得你扮演魔鬼的功勞，是不可不給點報酬的，』亞祿遂償給他兩泰洛。

『仁慈的主翁，』獵師鞠躬受金後，說道，『我到情願一生天天扮演魔鬼！』

『可是，』亞祿誚他道，『你先得打聽明白，那些狗子是否被繫在村中。』

『自然咧，主翁！』回答的聲音未畢，而亞祿的坐車已前進了。

黃昏，余邁爾遵照亞祿的命令，身披鐵索，走到界石所在處，將所移動的部份修復舊狀。跟着他一路走來的，是一羣叫囂而不守秩序的村民；在他所經過的途中，很多學堂的生徒，有危立牆上或攀登樹間，各戲以所

翫小槍向他投射，又有一羣女孩們手捧手的駢立于路旁的茂草後面，哄然大笑。且每過人家門前，亦常聞嬉笑怒罵的聲音；其靜寂無聲，門窗皆掩者，只有李阿納一家。

亞祿恐怕翌晨有同樣的騷擾發生，遂先下一命令，嚴限參觀死刑的人數，是非曾參與禮拜堂朝會的人，不得隨同罪人前往；並沿村分佈崗衛，以防村外人自由行動並警備一切。其被准許參加的村民，屆時也須嚴守秩序及禮節，否則，即實行逮捕。

行刑之前，先舉行朝會，即由牧師講明罪惡的苦痛和德義的愉快。斯時村官一身，無異牧師手中之一面明鏡，使一般聽衆，各返躬自省，如對鏡而見其面一樣。講畢，牧師從壇上下來，軟語溫存的安慰了村官，及見他饑渴而勞頓的形態，便使人取酒和吃食給他。有頃，村官的精神有些恢復的樣子，然後相率赴刑場，一路上，牧師步行其側，不斷的高聲祈禱，

農人們靜肅的跟隨在後，這正是朋納的葬鐘奏着嚴肅的哀音的時候。

不久，即達到目的地了，村官便料頭跣足的立于大眾之前，依法大呼『我罪當誅！』三聲。

執法者也依法喝道：『正是，汝骨當在此地朽爛，汝肉當由天鳥啄食

！』村官又作三次的應聲：『我當如此！』

『執法官，他是被赦了！請勿殺他！』審判官發出猛烈的呼聲。

『我將對他怎樣？』

『你將他綁在絞台的柱上，黥其右手的二指。』

在判決案執行的時候，審判官轉向大眾宣告：『注意，村民們！主翁亞祿囑我轉告你們：如有人不以爲這種恥辱比死刑可怕，他必將與這個可憐人同其命運！』

第十六章

兩個家庭的比較。

鐘鳴之際，格渠德正與孩子們在家，向神祈禱。她後來想起前次對路諦的母親的諾言，決定前去看望路諦，期能于其命運轉變之後有所幫助。格渠德到了路諦的家中，見他的小孩剛才起床，即他本人也似乎沒有穿着整齊。且孩子們的衣服都紛散在地板上面，昨夜餐後的碗碟，一齊堆在桌上，猶未洗滌，一隻貓子正在那裏躑着。格渠德便忠告他說，如果這樣紊亂的情形再繼續下去，將不知有何等不幸的結果，但他起初似乎不懂得她講的道理，過了很久，始泣然答道：『你的話是對的，格渠德，不過我們若是永久那般窮苦，實在也無法改變的。』

『路諦，這就證明你現在有受人幫助和勸告的必要；不整潔的習慣，

如同傳染病一樣，你必須趕快救治才是。」

「啊，到我有吃的，不爲兒女的饑渴所苦時，那傳染病自然就會好的。」

「不要騙你自己！養成優良的有秩序的習慣不是像你想的那樣容易。路諦，我們不要多費口舌了；我現在就幫助你開始工作。希望在太陽西下之前將屋子收拾得與現在兩樣。且記着：桌椅窗戶及地板等物，必須每天擦洗，室中必須每天換氣。你的兒女所以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緣故，就是因爲他們日夜都沒有新鮮的空氣呼吸。過去，你的夫人天性疎散，始終不管家務，實在是你的晦氣！我想無論怎樣窮的女人，至少要給丈夫和孩子做些不費一文錢的事體。」

「所以我母親在生也常常對她這樣說；可是她因爲終日爲我們的饑寒所苦，即使她能夠做的事也無心去做，從昨天起，我很想她復活回來，與

我們同享一點安樂，正如從前同受苦難一樣。」

「她現在比我們那個都好，路諦！紀念她最好的方法，就是現在好好的撫養你的兒女，使他們將來不至于像她從前那樣的可憐。要好好的撫育兒女，最小的事情應看得非常重要，例如早晨早起半小時或晚起半小時，將禮拜衣服棄于屋隅間或細心的摺好藏起等細事，都有莫大的關係；尤其是你不可整天裏不理會兒童，應該叫他們切實曉得從清早到夜間應當做些甚麼。假若連這些事情都不注意，就是本來最純良，最活潑的女孩子，到長大了要養育她自己的兒女的時候，也會變成很無用，很不爲人所敬重的。」

「這就是我女人的落場，」路諦嘆息的說了。

「我認識她的父母，」格渠德接着講道。「他們的家庭是向來沒有秩序的；所以她後來受了牧師富里格的蠱惑，以爲世界上除誦讀聖約翰的經書及幻想其暗示的夢境之外，再沒有事可做。」

「是的，我簡直有時怕她不留心的把房子燒了，她是多末醉心於她的書籍呵。書籍是她的天國，是她的避難所，她一入其中，便將我和兒女及一切事體忘記了。」

「那真是可悲的景況！」格渠德說。「書籍不過是婦女的禮拜的服裝，而工作應該是她日用的衣裳。」

「她竟天天穿起那禮拜的服裝來。」

「所以一直把她穿的不成個樣子，甚至不能再用作平常的衣服了。」

「但最使我心感的，」路諦說，「就是她雖不求整潔，而篤信神明，並常率兒女們祈禱。」

「不然，不盡自己的本分，便不是真實的信仰，自己不振作，就不配祈禱，也不能教兒女祈禱。」

「你說的對；她到了沒有吃的時候，才慢慢的丟開了書籍，雖至當領

着兒女祈禱的時間，而她只是對着他們哭泣。」

「這可以作你的前車之鑑，路諦！以後要一面教你的兒女祈禱，一面教他們熱心做工，凡是熱心做工的，必不至討厭祈禱。」

「我想馬上就送兩個大孩子到一個女裁縫那裏，去學縫衣。」

「可是你必須先把她們穿整齊，然後再領他們出門。」

「那末，先該買些布來做新衣了；我對這事一點也不懂。我今天且去借錢。」

「不要去借，路諦。我給你把布買來，到秋收後你再還我。」

「爲什麼不可去借呢？」

「一則因爲善治家的人決不肯挪借他人的錢，以彌補自己的虧空，或是挪東還西，再則因爲一百個放賬的人，沒有十個不是想占人家的便宜的。你既然飽嘗十年的困苦，以後應將上帝所賜還你們的財產加意愛惜才是。」

1

路諦又以讓牧草于村官事探詢格渠德的意見。她尙沒有聽說過這件事，雖然覺得有點魯莽從事，而于其寬宏大度，也不惜滿口稱讚。他們一面在講話的時候，格渠德即一面爲孩子們盥面櫛髮，並教他門整飭衣履，這樣親熱的態度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他又從家裏取來一個木桶，一把掃帚和幾個刷子，爲路諦潔治其室中的一切。也更指示路諦如何利用孩子們相助，來每日如此工作。已而，在臨去的時間，她還囑咐他，如果孩子們很能幫助，可于午後領到她家裏來。她去後，路諦一時鵠立着不動一動，心中只是忖念：『娶這樣的女人做妻子，卽無異到了天國！』下午，他果率領孩子們出去，見他們的手臉清潔，衣髮整齊的樣兒，便很傷心的覺得這是多年未曾有的事，而孩子們自己也覺得驚異，左右鄰人見他們出來，便竊竊私語的說：『他定是有意思再娶的！』

李阿納的兒女正忙於紡線，見路諦等進來，雖是很歡喜的招呼客人，然未嘗一刻停止他們的工作。格渠德說道：『快些做完，好和你們的小朋友玩去，可以玩到六點鐘回來。』其時路諦的兒女在一旁立着不敢多言，只是呆呆的看着這種精巧的工作及室中整潔的狀況。『你們也會紡線嗎？』格渠德問他們一句。

『不會，』他們答道。

『那末，你們要學才是，親愛的。我們願意不收費的傳授這種知識。請看他們天天這樣工作，到了禮拜六，每人就可得幾個克羅卓的報酬。親愛的，一年是很長的，若是我們每禮拜能治點錢，年終便可以積少成多，那時候，我們簡直不知這麼多的錢是從那裏來的。』

『請教我們吧！』孩子們擠近她的身旁，懇求她。

『很樂意的！』格渠德答道：『假若你們歡喜，可以每天來這裏，不

久就可以學會了。」

格渠德的兒女做完工作，先將他們的線和機子安置妥貼，然後拉着這羣小客人，歡欣鼓舞的跳到大樹底下的草地上作遊戲。格渠德的小孩都處處留心不令泥淖或荊棘污損他們的衣服。若是鞋襪鬆解了，則加意修整，且不斷的對路諦的孩子叫着：「你丟了你的襪帶，」或「你弄髒了」或「你的衣裳馬上就要被荊棘刺破了。」如是連聲的叫喚，路諦的兒女也都注意起來，因見他們不是在胡說亂講，却是在以身作則。

屋裏的鐘聲響了六點，格渠德的兒女就像鳥兒反巢般跑進家中。「你們跟着我們來嗎？我們現在要去祈禱。」因為他們剛才玩的遊戲叫做「猫子尾巴」，所以就順着原來的隊勢，步上台階，直走到桌子的周圍坐下。格渠德即向這般小客人問道：「你們可以不回家去祈禱嗎，親愛的？」

「我們不到睡覺的時候，不祈禱，」頂大的孩子答道。

『你們什麼時候睡覺呢？』

『我怎樣知道？』他蠢然的反問一句；另外一個答稱：『在天要黑的時候。』

『那末，你們可以同我們在一起祈禱了，禱罷，還有時間走回家。』格渠德依次聽見她的兒女禱告完了，又命路諦的兒女以他們熟悉的辭句禱告，禱告畢，她伴送他們到屋子的外邊，極親熱的和他們分手，並囑咐他們不久再來。

賢婦人

一四八

第十七章

全村擾亂，而一家獨安靜。

牧師同情的勸解，已感動了在押的村官，因此頗得他的信任，他於是詳述其生平的事跡及與其相關之一部全村的歷史，使牧師明瞭各個家庭的狀況和許多村民的行爲的背景。這個消息傳出之後，一村的人民都驚惶起來。到處都有人在交頭接耳，隨時可以看見疾首蹙額倉皇不定的形色。於是素來好吵鬧的夫婦頓時變爲和好，一向倔強不馴的兒童也立即知道服從。乃至於多少年來早已忘記的景況和事實，現在又有人談起，而衆人對於村官的一點憐憫的同情心，而今也消失無餘了。心中最不安定的，莫如那般鄉長先生，他們更召集富庶的農民開會，決定設法使村官不再暴揚其惡。不意這種計畫遭了失敗，於是他們又欲竭力在亞祿與牧師之間挑撥是非。

不久，村中果發生一種謠言，就是說在前次亞祿所召集的村民大會的時候，獵師竟以術蠱惑大眾。鄉長們最熱心的散布這種謠言，因為是與他們有利的。於是有許多從前的神奇怪誕的故事，即相因而來，如屋子裏有鬼作祟的事情，成爲普遍的談話資料，而最饒興趣者，要首某鐵匠與烏鴉一段故事：就是從前有一隻烏鴉常飛到某鐵匠家中的樹上，每次來時，必有一種不祥的事體發生，直到他把這棵樹砍下燒毀，才轉過好運來；不過從此他喪失聰明，一切都只有聽天由命而已。又如有兒女不順從母教者，亦輒以渾身漆黑的妖怪要來捉他們的話以恫嚇他們。少年鑑浩之的女人，是向來教孩子不要信鬼怪以取悅於牧師的，現在也教他們早晚默念着凶神祈禱。

甚至昨天李阿納同路諦的兒女所玩的「貓子尾巴」遊戲，也成了好事者疑惑及議論的奇事。有一個賣牛奶餅的女人，專好造謠生事，她似有從蜂

蜜中找出毒物，把蚊蟲變成大象的本領，一次在街上遇着路諦的女兒梅姑，她便想從這個天真的小孩的口中，探索出村人剛開始談論的那種神祕遊戲的根由。於是故作親愛的樣兒和梅姑握手，隨後即進行她的偵察詭計了。

『你們昨天在李阿納那裏，做過一個好遊戲嗎？』

『我們真的做過！』

『是不是有一隻好看的貓兒在屋子裏呢，我的孩子？』

『是呀。』

『黑的嗎？』

『像煤炭一樣的黑。』

『牠有一雙烈火似的眼嗎？』

『是的，當牠伏在橙子底下的時候。』

『那末，牠做些什麼呢？』

『沒做什麼。』

『牠老是那樣安靜的伏着嗎？』

『不，牠跑起來摩擦我們的腿，有一次差不多要跳到我的膝上來。』

『正在祈禱的時候嗎？』

『你以為貓子能曉得我們祈禱嗎？』

『你們摸牠沒有？』

『我們確是摸過牠。』

『在禱告的時候？』

『是的，因為牠太走近我們。』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要合着雙手嗎？』

『當然要呀！』

『那末，你們怎麼會摸牠呢？』

『用我們的腿呀。』

『啊，牠像好煤炭一樣的黑，是不是？』

『全身不盡是那樣的。』

『差不多都是黑的？』

『對。』

『牠有一雙烈火似的眼？』

『我告訴你過，當牠伏在橙子底下的時候。』

這一次的談話，不久已哄傳遠近，更加上了許多牽強附會之詞，聽之者，即以爲那個貓子定不是一個平常的貓子，李阿納的家庭狀況亦定不是如他們所知道的一樣。這個消息雖是傳佈了好久，而李阿納與路諦兩家尙一無所聞，惟見村民常以錯愕顧己，及兒輩常飲涕而歸，言素來最好的兒童亦不與其同遊。其後有隣人某對李阿納講了，並告訴他這是本村那個

油嘴滑舌」的女人培格散布出來的。李阿納聽了這話，立時怒氣沖沖的狂跑到培格家。此時她正立於井旁，和幾個女友又在談論這件怪事，不料李阿納突然來了，使她感到一種意外的驚恐，既爲李阿納所窮詰與責罵，她遂不得不當面認錯，宣布其所傳播的謠言完全是無根據的了。

這樣一來，關於李阿納家中的流言即可告一結束，而一般農人反更加積極的詆誹獵師，說他不應該用魔術將他們全體都迷惑了。所以當克雷斯徒夫重來朋納採辦雞鵠等物的時候，竟無一人和他交易，也無一家讓他進門休息。他處此進退兩難之中，無意間過其老友劉皮的住宅，遂坐于戶外橙上暫憩，但不禁快快的說道：「不料前次以表演魔鬼而得了一點錢，轉使我現在這樣難堪！」

「你竟爲了錢而幹出那種事來！」劉皮從橙上站起來高聲的說着，但馬上亦離開他去了。

一點鐘之後，全村上都知道獵師確已自認曾爲騙錢而與魔鬼訂下契約。富有的地主及鄉長等既已決定反對分配公地的建議，現在又聽到這個消息，益發要積極進行了。但是怎樣才能達到目的呢？他們固然願意公開的撤消前次的允諾，因爲獵師的作偽既已證實，那他們因誘惑而承許的話當然不發生效力，但是話雖這樣說，而他們的勇氣却不夠。故仍得集會討論一種最好的方法來打消亞祿強迫他們的決定。于是就有兩種意見發生；一種是主張設法將執行的日期延展到秋季，那時再向亞祿力陳其不可，因爲秋季正是牲畜仰賴公有草原飼養的時期。另一種意見是主張現在就指出一片土質瘠惡而不能耕耘的土地來公分，因爲既是不能耕耘的，必不能產生好的收穫，沒有好的收穫，必至激怒亞祿而對於那般負責的貧農不滿。如此長時間討論的結果，卒兼取兩種建議。其進行的方法就是聳恿新村官梅爾代爲轉達亞祿。梅爾始而不甘做他們的工具，後來因爲奈不何他們的勸

解及譏誚。遂不得已允爲這些有勢力的人効勞。

同時，誰也料不到亞祿却每日耗費若干時間以考慮這個公有土地的問題，他曾多方搜集關於此問題之資料以決斷那些部分適于畜牧，那些適于農產和那些僅適于木料及葦草的栽植。

在這個滿城風雨謠喙繁興的時期中，獨有格渠德的家庭是平和安寧的。她好像獨具一個神潔的靈魂，永不受外界污穢的渲染，無論在什麼時候，總遵照着神聖的格言以處理她的職務。她所信奉的格言甚多，就中尤耐人尋味者有如下的幾款：「事不關己者，勿問」；「事有未知者，勿言」；「有耳語或喧聲者，勿立其側」；「凡爲爾之所需者，必熟習之」；「身心安泰，勿慌亂，勿受誘惑」；「對爾所敬愛及有恩于爾之人，盡心力以侍奉之」。格渠德生活于這一類格言的指導之下，已經取得很多關於家庭及社會的智慧，所以在全村紛擾不安之中，她從未有講過一言半語，能引起人家的

誤會，怨恨或譏誚。

路諦的兒女差不多每天要到她家來，也慢慢學會一些處世爲人的道理。她利用他們紡織或縫紉的機會教他們練習算學，因爲她認爲算學是一切知識的基礎。她以查針線來往及縫合的次數爲教學加減乘除的方法，更鼓勵他們比賽以練習敏捷和正確的計數能力。他們若是疲倦了，她便教他們唱歌，且一早一晚，她又領着他們祈禱。有一首詩歌是她最歡喜教孩子們唱的，錄之於後：

啊！上帝是多麼仁愛與萬能，

我們所有的一切盡是他的賜贈，

沒有他，便沒有一切，

有了他，才有我們的一生，

他賜給我們強健的身體，

賢 婦 人

他賦與我們以靈魂，
寓于身體之中者，
更有永遠神潔的良心。

第十八章

能濟困扶危的朋友，纔爲真正的朋友。

余邁爾自受牧師的感化以來，已感覺一種絕望的悲哀，他覺得世界上沒有人能對他表示同情了。他常枯坐在牧師的房內，不住的流着眼淚，對于送來的好酒，亦無心去飲。一天，他正在這種情況的時候，房門一開，見路諦進來。他始而惶恐得許久不敢做聲，繼則跪伏於路諦的膝下，哀求他寬赦舊惡。牧師在一旁對他說道：『起來吧！村官。他早已寬恕了你。』牧師和路諦隨即把他扶起，而他猶全身戰慄，自言彷彿看見路諦的母親也跟着兒子來了。『她已經去世了，』路諦告訴他。

『我知道的！但是我覺得她定要到這裏來找我報復。我猜想她在彌留的頃刻，也要咀咒我這個害她的人。』

『不然，村官，上帝總是仁慈的。！』牧師說道：『那忠厚的老人雖至最後的一息，也饒恕過你，並希望你以後洗心向善。』

路諦又將他母親臨終的遺言講了一遍，這給了可憐的村官一種最甜密的安慰。牧師更講起路諦如何的厚道，情願以其收回的土地的牧草，永遠供給牠飼養一牛；他聽了這話，雖感極不能一言道謝，而其心神安泰之狀爲他受禁以來的第一次。

同時，余邁爾的女人的景況也是很悽慘的。她自禍發以來，終日沮喪于恐怖與憂悶之中，後染病求醫，又誤服庸醫涂方的所謂「天水」，她的病態則日有增加。村官聽說了，便向牧師請得一夜的假期回家看望其妻。他見她已非昔比，形容憔悴得可憐，不過她見他還是很喜歡的，二人相見之下，便各詳述別後所遭遇的一切。

她告訴他：『你知道村人中有誰待我最好嗎？諒你絕想不到的。自從

你被捉去以後，余士第每天上午來看我，給我劈柴汲水，我需要什麼，他都給我做了。此外，路諦與格渠德也對我很好；不過她現在是生氣了，因為我要服涂方的藥水，她說她知道這種藥水已經毒害過許多人，反對我用，我沒有聽她的話。」

『假若我要在家裏，我也絕對不讓你用，』余邁爾答道。『我從前的那般朋友現在怎麼樣？我想他們會對你最刻薄，是不是？』

『你猜的差不多對了。他們起初都對我很好的，允許給我做許多事體，這是因為他們想叫我設法不讓你把他們過去的行爲都報告出來。後來忽然一變，他們一個個都惱怒的了不得，竟對我說出很可怕的話來，我當時也沒有看出是什麼理由。有一次，那個油嘴滑舌的女人培格，因為受了李阿納的一頓責罵，竟遷怒於我們，帶着氣憤填胸的樣子跑到我的面前，大聲嚷道：「這都是你們的錯，你們的家庭是一個罪惡的家庭，誰同你們往來

誰倒霉！」她的聲音很大，使全街上的人都能聽見。而克里卓要算是最可惡不過的。他每次見到我，必嘲笑我們的不幸，記得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竟老實不客氣的伸出舌頭來戲弄我，並且說我們從前要運動取消他所應得牧師的施捨，現在可該很歡喜的自已享受了。」

「我想他從禮拜三起，就不是那個樣子吧？」村官說。

「對呀，爲什麼呢？」

「因爲他在禮拜二的晚上受過教訓。照例每禮拜二的下午，一般乞丐都要到牧師那裏要麵包。克里卓遣他的兒子前來，說他現在病臥在床上，家中沒有一口吃的東西。但是牧師不許，而立命孩子回去叫他親來領取，結果他到微黑的時候來了。我當時適在隔壁屋裏，聽見牧師拍着棹子大罵了他一頓。克里卓還含含糊糊的講出一些關於自己時運不好偏偏總是受氣的話，牧師聽了就馬上叫他滾開，我當時覺得他實在應該挨牧師的手杖。」

當村官夫婦互訴別情的時候，也正是村中一般惡人圖謀不軌的時候，故村官於翌晨五點鐘，在回轉牧師那裏的路上，就突然見老栗樹後有半露其面的一人。他見之大驚，急忙倒退幾步，然那人却走上來喝道：『真的是你嗎，村官？我以為你被鎖起來了，不料你還在街上走着！』

余邁爾看那人魯莽的樣子，且滿身酒氣醞醞，便知道他不過為別人做工具而已。他尾追着村官，沿途不住的責罵，因為他的聲音很高，所以村人中之早睡未醒者，皆從床上驚起，奔赴窗前窺聽消息。這正是中了惡人們的詭計，因為這樣張皇起來，村人都會知道牧師擅釋村官乘夜回家的事，若傳到亞祿那裏，是定于牧師不利的。其實，牧師已經勸書亞祿報告一切，特遣米切送達，此外牧師還寫上一封信，這是專為米切個人求情的。米切抵堡寨，少待即被亞祿傳見，亞祿嚴肅的打量他週身一過，便吩

咐他將從前在貴人先祖的時代行竊堡寨的事實作一詳細的報告。米切應從了，就細細的供出他怎樣的協同村官的夥計來盜取堡寨的倉穀，先以繩索繫下濠溝，再運到酒店；又怎樣的在夜間偷來移動堡寨的界石至最好的橡樹及松樹以內，而至一百次之多，隨後又幫助農人們來斫伐所謂「自有」的木材；並怎樣的常常在酒店裏以盜來的繩索，器具，竹籃等物戲弄堡寨的僕役；更說明直到現在，不但有許多人身上穿的，還是往年偷來的衣料；而且從附近的各人家中，仍可以見到許多上載堡寨標記的貨車，耒耜，酒斗等器物的殘餘；以及一般商販，鐵匠，木匠，鞋匠，裁縫一類的人爲村官做工而不取工資，但期分得堡寨的贓物。

米切將他過去參與一切罪惡的行動詳細敘明以後，亞祿鑒於他的坦白公開的態度，又問了許多關於本村的事件，然後命他回去，以先後由堡寨盜竊的器物，開具一單送來。

第十九章

新村官發現他的職務難作。

米切剛去，新村官梅爾就來了。他問候亞祿的那種矯揉的態度，即使貴人嘆了一口氣，且私自說道：「他接任村官尙不到一禮拜，已經學得大有賣國的氣度！」

梅爾隨即委曲婉轉的說明現在分配公地有許多困難，勸貴人不宜操之過激，以他的鄙見，不如劃出靠近森林的那塊角地，先作個試驗。

「你的意思是指那塊角地而言？」亞祿問他。

「就是介于松林與小山之間的。」

「那一塊嗎？」亞祿以很尖銳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是的，——除非你老人家另有所歡喜的地方。」

「但是」(又注視着他)「你果真是說的那塊地嗎？」

「就是。」

「你堅決的這樣主張嗎？」

「村上有許多人都抱着這個見解。」

「你贊成他們的見解嗎？」

「正是。」

「你熟悉那塊土地嗎？」

「大概熟悉的。」

「你應該知道很清楚才是，因為你的草地就在附近。」

「我的確知道很清楚，仁慈的主翁。」

「但是你設想我不知道嗎？」

「我豈敢這樣想。」

「這樣想什麼？」

「就是想你不知道那塊角地。」

「假若你知我對於那地很熟悉，你還肯向我建議嗎？」

「抱歉的很。」

「爲什麼抱歉？」

「因爲我已經向你建議了。」

「又爲什麼？」

「因爲你似乎以爲那塊地是不適用的。」

「你不是這樣的想嗎？」

「我——也不敢恭維。」

「那末，你爲什麼建議給我？」

「是那些鄉長一致的主張要我來說的。」

『他們的目的何在？』

『我不知道。』

『他們的話，不管我相信不相信；但是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已決定了，——就是不惟那塊角地，並且所有的公地都是要平分的，而且不可延緩。』

『我更有一句話說，你老人家不至於發怒嗎？』梅爾請問。

『決不。』

『在這夏天，分地是很難做到的。』

『爲什麼很難？』

『因爲村人不能將所有的牛羊都養在房子裏，而不放出去喫草。』

『你們村中缺乏乾草嗎？』

『是的，他們說只有極少的乾草，而牛羊却很多。』

「所謂「他們說」是什麼意思？難道你自己不確實知道嗎？」

「不十分知道，仁慈的主翁。」

「啊，當真的！但是你大概知道你自己究有多少乾草嗎？」

「那到是知道的。」

「你若將牛羊養在家裏，能夠用嗎？」

「我不能說不夠用。」

「我們去年的牧草既是那麼樣豐收，我想各個農人都可像你一樣。不過爲明瞭真相起見，最好去查一查牛羊的數額，和積存的乾草比較一下。你今天就帶着差役先去做這件事情；然後我們再計算這個夏天，究竟還需要幾許公有的牧地。」

驚恐已極的梅爾，更有一件要事橫梗在心，不吐不快，所以不得不鼓起勇氣，啞啞的將昨夜牧師私放余邁爾出獄的事體報告了。

「這是你自動的來報告，抑是受別人嗾使？」亞祿這樣的追問他。他遲疑了一會，答道：「是他們囑咐我來的。」

「是誰？」

「鄉長們。」

「舉出姓名來？」

梅爾此時惶恐極了，不得已舉其所知以對。

亞祿又進一步問他道：「你怎樣同那般紳士接近的？他們囑咐你的時候，是集合在一起呢，抑是分別的和你見面呢？」

「當時他們都集在一起。」

「何處？」

「在鑑浩之的家裏。」

「他們集會的目的何在？」

『我——知道不清楚。我只是到那裏一會兒就走了。』

『但是在那一會兒的時間，他們正幹些什麼事？』

『這個，——他們在商議推翻前次關於分配公有土地的定案。』

『你就甘願做他們的工具，來到我這裏撒謊以達到那種目的，是嗎？』

村官靜默的在一旁枯立着，宛如一個待決之囚。亞祿很可憐他，對他說：『梅爾，這是你第一次的干犯，我當可以不計較；不過以後要格外小心！現在就協同着差役去做我剛才吩咐你的事體。明天便把那種報告送來。』

村官垂頭喪氣的回轉鄉長集會的所在，以其交涉的結果告之他們。當時他們對他的態度很不好，他馬上就出來去找差役，不料他們已派人先他而去了。所以等他到的時候，只見差役的小女兒說她父親剛才去市場，非到夜裏不能回家，他聽了這話不禁又驚又惱。他因為心裏有些懷疑，故執

意的再追問她一番，但她的答復仍舊是如此，不過待他氣憤憤的轉身要走，她即回到家裏，發現她的父親已經在火爐背後藏着，便嬉嬉的笑了一陣。

狼狽的梅爾又回到鑑浩之的家中，要求一位鄉長幫他去尋覓那差役的所在。但是無人願意前往，他至是越發神志蒼亂了。最後由胡季建議，說可讓地主自行呈報各人所有的牛羊及乾草的數量。村官思索了一會，於是講道：『可是可以的，不過呈報人都要宣誓。』

『當然要宣誓！』地主們說着，互相的丟丟眼風。於是應行呈報的單簿就此完成了。

第二天的清早，梅爾携單簿去見亞祿，且說明這不是完全照着他的命令辦的，因為不曾找到差役。

『那末你爲什麼不約一位鄉長幫忙呢？』亞祿問道。

『沒有人願意幫忙。』

『你說這是我的意旨，還沒有一個人情願協助你嗎？』

『實在沒有，主翁；無論我說什麼都是沒用的。』

『那末。你趕緊將這一束單簿帶回，將每個人的單據於其他兩個鄉長的面前朗讀一過，即要他們兩人簽押作證，並於村民大會之前送交給我。』

鄉長們都很不喜歡這種簽押作證的辦法，然因懾于亞祿的威嚴，只得應允，遂用正常的格式繕就送達，亞祿收到後，又遣梅爾同差役，米切及獵師立刻回到村上，將各家所有的牛羊及乾草重新的檢查一次，具一正確的單據送來。他命他們回去就鳴鐘召集開會，並轉告衆人說，『我希望在你們到各家去檢查的時候，各地主出外迴避；並且無論那家的婦女或僕人如有拒絕你們入室的事情，着即由夫林克逮捕前來。』亞祿又派幾個侍衛

在會場的出口把守，並着村中的守衛嚴密的禁止任何人於散會之前離開會場。

第二十章

奇異的集會。

開會的時候到了，全村農民齊集於菩提樹下的廣場之上，他們此次所表現之奇形怪狀，可謂朋納村有史以來所未有。向來趾高氣揚的人，忽而變得頹廢如年邁的婦人；向相仇視者亦並肩而立，親密的耳語；素以愛說話著名的人，現在亦變得像荒丘一般的沈靜；平日每屆村會必衣冠齊楚而來者，今則穿著做工的服裝來了。多數人都不知有甚麼可講，只強以天時晴雨之類的話來互相問答。也有二三鄉長先生，雖感覺同樣的驚恐，而不得不故作若無事然的神氣與別人交談，以表示無所畏懼。最後來了一個慣於後時而至的唐培老者，他即與人言，曾見村官等携着紙筆墨水向村中去了。

這種消息，立時如野火似的傳遍村人，且附加上許多懸揣。於是不到

幾時，就有人紛紛離坐而起，不是說忘記帶來常用的手卷，就是說烟草丟在家裏，不是說未將家中某物藏置恐被歹人偷去，就是說鼻孔流血須即回家收拾，——總之，此時已有許多農人就要動身回去了，但是守衛的人員即上前阻止他們，勸向別人借取煙草手卷等物以應急需，有流鼻血者，也只可用樹下的泉水治止。

於是農人們不得已又回原地坐下，忽而使者至，召鄉長及地主十七人，即赴牧師宅會見亞祿，農人們至此，更覺驚慌。而此十數人惶恐的情狀，雖較他人爲尤甚，然亦不得不應召而往，亞祿原希望他們能自供各人的罪狀，但是那能辦到哩，亞祿的話剛剛講完，就有一位地主名卡伯列多者，起而言道：『我們對於主翁的勸解，主翁的訓斥，全不了解！』

『你用「我們」的名義說話，且問誰是「我們」？』亞祿質問他。

『啊，沒有別人，——只是我自己的意思。』

『不然，卡伯列多，你一定事前和他們有所商議，所以才有個「我們」說出。你想知道我所以訓斥你們的理由嗎？聽着吧：你們曾攘奪公家的財產，且上下其手於公家的賬目，又凡屬你們所經手的事情，無一肯作公正的處理，而只知營私舞弊！』

亞祿這種坦直的宣告，確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所以彼此一時相顧失色，惘然不敢置辯。許久始有一人大胆求亞祿依法查辦，其餘的人隨聲附和，羣相力爭無罪。

『夠了！』亞祿說道。『從現在起，你們就成了罪囚。我派侍衛監送你們赴會，但不得同任何人講話。快走！』

當他們被監送回會場的時候，全場中立時呈現着一種死的沉默。亞祿也跟着來了，命罪人立於他的前面，餘者皆靜坐。他於是召書記官出來，以他們從堡寨盜竊的贓物，一一宣布於衆。書記官即揚聲讀道：『查刑吏

仇拉斯的牲畜房內，有兩軸車輪是從堡寨偷來的；卡伯列多的羊角車，也是堡寨的什物；……」十七人中就有十六人犯了這種罪過。亞祿卽訓誡他們一番，其友人等遂勸告他們趕快自認，但他們早已精神昏亂，至此益不知所措了。後來有一被連累的老人雲諾，戰戰兢兢的走出來稱道：「主翁，我是一個蒼髯老夫，在我們迭次作惡之中，我從未有感到一點兒快樂，這是上帝知道的；不過主翁所言，完全是事實。」

『老人』，亞祿答道；『我十分同情你。但我雖知你不過坐視他們爲惡而容忍不發，然你竟與這般不知悔悟的罪徒相交遊，則使我痛心。』剛才雲諾講話的神氣，悽慘之中並含有憤怒的意味，其餘的人頗受感動，今又聽到亞祿懇切的答詞，所以再不敢一味倔强，遂一齊跪下，乞求亞祿的哀憐。

正在這個當兒，那幾個被派去澈查乾草及牛羊的人持着新的記錄來了

。亞祿即取與前次的報告審慎的作一比較，則發現中有二十二家故意作偽；其十六人即正跪於他的面前者。於是更傳喚其餘六人，惟四人應聲而至。而一位教堂監守和一位校長先生却遲遲其行。嚴格的說起來，他們當然不是地主，不過因為羨慕地主的虛榮，所以故意僞報若干，以求自躋于富有農人之列。

『還有兩人不在這裏嗎？』亞祿催問。

『他們確在這裏！』這是由最遠的座位上發出來的回聲。

『誰說我們不在？』那位監守徐徐的走到校長面前，行了一個適當的見面禮。然後又聖貌儼然的拱手向着亞祿說道：『仁慈的主翁，我除了從那貧瘠的教堂隙地上收得一些牧草之外，自己是一無所有；今誤計其數，以至蒙蔽主翁，這是我的不幸。』

『你計算的有多大錯誤？』亞祿問他的時候，且不住的用尖銳的眼光注

視他。

「一柯得（按卽八尺長四尺高四尺闊者）。」

「你從教堂地上共得來多少乾草？」

「他們說是兩柯得。」

「真的嗎？他們說的對嗎？」

「對。」

「你前次呈報多少？」

「一柯得。」

「我以爲無論那個愚人也不會像你這樣糊塗，竟至錯報了一半！」

監守再沒話可講了，校長續請發言，得允許後，遂說明他原有牛兩頭

，不料幾日前被人牽去其一，而他當時並不知道。且說：『我非常抱歉，

我竟完全將屠戶列布司突趕牛之事忘記了。』

「你這樣的健忘，將來定不免受苦，」亞祿嘲弄他一句。

「是的，主翁，我過去常是這樣；不過近來照料牛羊之事，多由內人負責，我則終日忙於學校的事務。」

「那末，你就應該讓她作報告呀；不然，你也當親自去牲畜房，看看究竟有牛幾頭。」

其時有個牛羊商人司徒斐，也被拘在這裏，乘機起來說道：「仁慈的主翁，我也實在無罪，前次所報的牛羊數，就是我每日所期望到來的數目。」

「沒人問你期望來多少，但問你現有多少，」亞祿回復他說。

「這固然是不錯，主翁；不過我所期望的牲口隨時可以來到，故不得不將牠們所賴以生存的草地預計在內。」

「你所呈報的數額超過你實有的數額八頭，是不是？」

「主翁，對的。」

「你從誰個手裏買來？」

「來自許多地方。」

「你期望在什麼時候來到？」

「至遲三天之內。」

「八頭全到嗎？」

「十分可靠的。」

「那末，你是已經去定下了。」

旁立四人也有相類似的理由陳說，至此校長又突然的站起向亞祿稟明，他當時亦正期望着一頭牛到來，因為他那原來的一頭是與人交換的。亞祿於是對他們說道：「隣人們，你們簡直忘記你們所期望的是什麼東西，簡直是不誠實，是欺騙；且等着看，我總可以設法證明你們所說的是否屬

實。姑先請你們去堡寨暫住三日，候你們的牲口到來，再准回家。」

一種可怕的沉默出現于亞祿的目前。他便問道：『這是什麼原故？』

許久沒有人回答，後來商人司徒裴才半吞半吐的說道：『我的訂購，尙沒有十分把握。』

『你不是剛剛說過，那八頭牛准可以在後天來到嗎？』

『不錯，如果我能回家，相信准可以如期來到。』

『如果你留在這裏，七頭可以來到嗎？』

商人不知所答。

『注意，假若六頭能到，我也認爲滿意。』

依然沒有回答。

『那末，至少總有三頭或四頭可以來到吧？』

『八頭全能到來，只要讓我傳出話去。』

「什麼話？」

「就是叫把牠們送來。」

「不傳話出去，就沒有一頭來到嗎？」

「我恐怕不可能。」

「我恐怕不但不可能，而且就不該作這種妄想，你所持的理由，簡直和校長說的把牛和屠戶的交換的理由是一模一樣。」於是亞祿開始對着全體村民，嚴肅的闡明由欺詐與虛偽所造成的罪惡，以警惕一般。

第二十一章

亞祿主持正義，婦人臨終時請赦前愆。

亞祿忽而聽得一片責罵的聲音，知爲坐上農民對於跪在前面的罪人之幸災樂禍的表示。他於是警告衆人說：『你們自以爲賢於他們，我也希望你們如此，其實呢，差不多各人家中都有堡寨的贓物，且有人現在所穿的衣服，就是用我的布做衣緣的。』

他的話尙未講完，而哈德洛夫已面紅耳赤起來，卽將其衣緊緊的壓在膝上。這種動作，頗爲左右農人所注目，他們遂強翻其衣以覘真僞，而他却以手堅掩不去。於是笑聲大作，亞祿亦卽加以注意。

『哈德洛夫的衣緣上，尙有堡寨的標記！』一人嚷道。

『這衣緣是我在十年以前買來的！』哈德洛夫惱怒着答稱。

「但以這個標記看來，至多不過五年！」另有一人接着說。

亞祿說：「使我處在你的地位，我就馬上夾着衣服，一溜煙兒跑回家去。」他受了這句話的諷刺，自覺不敢再辯，隨即從實說了。

於是亞祿命差役，領十二位最可憐的老者返教堂休息，餘二十二，仍令其面向衆人跪下。書記官以查得牛羊的實數與每人所具的報告，各朗讀一過，並迫令他當衆自認作偽，事畢，宣布散會，且聲明午後再議其他。

在第二次開會時，亞祿宣布了分配公地的計劃，他說如利用旺盛的泉水灌溉土地，大部分的荒地可以變成肥美的草原，每人每年，就可以從他分得的土地上賺到三四百弗羅林的收入。農人們喜得其利，遂漸有信賴的表示，其時亞祿府的獵師來到了，他訴說村人最近對他的態度，亞祿尙未答言，而已有許多農民表示慚愧，中有一人起來說道：「草地既是快要分

配了，獵師的魔術，馬上就會忘記的！」

亞祿似未聽到這話，只見他正色說道：「你們歡喜信仰什麼只管信仰，但不准因為自己的信仰而去陷害別人。現在如有人反對獵師，讓他來說明理由，我當為決其曲直。」沒有人起來發言。亞祿又繼續的講道：「我不能以你們的緘默為滿足。我到希望有人出來慨然供認，獵師所受的虐待是反對分配公地的一種手段。」

鄉長等相顧愕然，雲諾加以勸告。他們頗為感動，遂作了生平第一次的誠實供狀；於是關於獵師之事，從此結束。

當村人仍坐在菩提樹下未去的時候，牧師的僕人走來，說余邁爾的女人因誤用涂方的藥水而中毒，恐命不保，請准其丈夫一見，與她永訣。亞祿慈祥的面容，忽然改變了，他以一種從未聽到過的可怕的聲音，呼差役速去曳涂方來見。差役因與庸醫沒有關係，故不久回來，說親見涂方立於

窗內，但據他的家人稱，正臥病而不能至。『那末，好，』亞祿苦笑着說，『將他用病牀抬來，路上小心，不可使他受傷了。』亞祿說罷，就有幾十個青年願告奮勇前去。

涂方見差役雖去，而心中仍忐忑不安，於是自登高處，架望遠鏡，以窺察會場上的動靜。及見亞祿勃然色變，身體已有些發抖了。又看到一羣人圍在亞祿的左右，架起病床，更覺得馬上有大禍來臨。果然，當他剛從地窖中取了一瓶酒來爲自己壓驚壯胆的時候，就聽到一陣嚮亮的敲門聲，他從窗上一看，真是那一大羣人架着病床到了。一切的阻攔和反對都是無用的；他於是不得不躺在床上，蓋上了毛被，讓他們抬過村莊而去。

病床置於菩提樹下之後，醫生怒氣沖沖的由床上跳下來，抗議這種非禮的舉動，遂惹起衆人的大笑，卽亞祿也不免爲之動容。雖然，亞祿隨卽很莊重的說道：『我曾禁止你使用那種害人的藥水；而今又得重申禁令了

。人有願意服用你的藥水者，就活該被你害死；但是既經被你害死，你必須爲他築墳安葬。不過你的年事已高，力量不足，或不能担任拙士的工作，那你必須僱一工人，着上你那密扣的灰色衣衫及黑的假頭髮以代替你，並且在他給你作替工的時光，你必得在旁注視。『罪案宣布後，涂方即被開釋，而村民大會也不久宣告結束。』

牧師於散會後，即來余邁爾家，探視這病危的婦人，靜坐床邊有時，又爲她料理一切，處處表示對她有無限的同情，且問她有無想作之事。當她覺得苦痛的程度減輕一點了，便表示一種願望，就是在她壽終之前將她和丈夫余邁爾過去所誣害的一般村民請來，使她得當面懇求他們赦罪。牧師辭去後，即往見涂方，先之以委婉的勸告，繼之以嚴厲的威嚇，結果令他承認對於所用的藥劑，連自己也不敢信心，以後再不敢以此引誘別人了。

翌日的清晨，被通知的農民約四十人，都來在病人的門外以俟。她早已睡醒，格渠德首先進來，就爲她調理枕頭，拭乾額汗。牧師出來，招呼衆人，囑各肅靜以入。衆人便先去下笨重的木鞋而後走入病房，見病人有一種歡迎的示意，他們各只以俯首答謝，格渠德已代備坐位，他們遂靜悄悄的坐下了。此時村官的女人先招呼一聲各位來賓，再謝謝他們如期前來的盛意，更請求對於她過去的一切罪惡加以寬宥。臨了，她還央求衆人一致爲她靈魂的幸福祈禱，語畢，卽倒床不省人事了。牧師則跪地，默默的祈禱於神，衆人亦含淚盈睫，哀憐備至。已而，牧師指點他們，他們乃肅然自此死廂中退出。

第二十二章

復興朋納村的計劃。

先是亞祿宣布過一種命令，就是在某一禮拜日，引余邁爾至教堂與村民見面，由牧師講解他的生平以爲大眾之警誡；現在這個禮拜日快要到了，牧師卽以此意告知村官，但村官認爲這種懲罰過於可怕，他說與其使他做大衆的笑柄，他寧願重上斷頭台。他更以這種儀式，不惟不能使他懺悔，且於觀衆也不會發生好的影響。牧師覺得他的話很近情理，且爲他的哀求所感動，遂往見亞祿，懇於村官親赴教堂之事不必堅持。亞祿答應了，所以到了禮拜日牧師說教，只以余邁爾的生活作題目，發揮營私舞弊的罪惡，並特別教衆人注意，此類喪天害理的行爲，不但過去盛行於他們的中間，且在今日更有許多人仍有此種傾向。

牧師這次的講道，予聽衆以極深刻的印像：所以他們在返家途中所談論的，盡是關於這個問題，而亞祿於散會後，亦來與牧師握手，致謝於他的警世箴言。同時亞祿且表示改善本村的熱望，央牧師推荐一正直而能幹的人才，爲推行改善事業之助。牧師立舉向業紡績的默爾以對，並說貴人如能同意，則不妨就在今日午後同去訪他兄妹二人。至時，他們果然去了，更有一位佐亞祿理財的副官葛留斐相伴。

默爾正抱兒坐門首，他遠遠的望見他們走來，初以爲不是來看他的，及見他們走進他的花園，始離坐降階以迎。他那種端凝尊嚴的風度，幾令葛留斐不敢與他握手爲禮，而亞祿問候他的口氣，亦和對於他的屬員大不相同。

客人正欲就蘋果樹旁坐下，默爾必請入內室叙談，他的妹妹瑪利亞適坐在裏邊，伏案讀經，俯首沉思，這是她禮拜日的通常習慣。她聽見門聲

一響，吃了一驚；既見客人，則整冠掩卷而起與爲禮；後即拿起一塊海棉先在光耀如銀的鉛質面盆中吸溼，再到一張上面有她哥哥的粉筆字跡的棹子那邊，用海棉擦淨，其時有客人上前勸止，因恐於默爾有用，而她婉辭謝却。她既細心的將桌子擦淨之後，則鋪上一條潔白的桌單，又以新製的各種食具置於其上。

『你要做什麼？』客人們問道：『我們是吃過午飯來的。』

瑪利亞答道：『但是既然來到我們農人家裏，就要請你們賞光。』她跑到廚房內，取出兩盤麵羔及一大塊火腿陳上，於是亞祿，葛留斐及牧師三人乃不得不恭順的坐而享受了。

亞祿等對於這所住宅及花園等處，都非常讚美，瑪利亞說二十年前他們是本村中最窮的一家。『我是知道的，』亞祿說道：『你們既是這樣的興盛，但不知爲什麼許多業紡織的人常變爲國中最游蕩的份子。』

默爾承認亞祿的話是對的，但聲明這是與紡織業本身無關係。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沒有節儉的習慣，平日總是過着浪費與無節制的生活。他覺得亞祿既爲人民所敬愛，則必可領導他們日趨於發達之途，於是更獻一策，即使年在二十以上者，必按年由其收入中提出二十弗羅林儲蓄，此數約當他的田產收入十分之一左右。『不過』默爾接着講道：『這樣我們所能做到的，究竟很少，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改造學校，使下一代的人都能受到一種與現在不同的教育。以我的意見，學校須與家庭切實聯絡，不可仍如今日一樣的處於絕對相反的地位。』

葛留斐也很熱心加入他們的談話，他認爲真正的學校，更當使兒童的一切能力得到充分的發展。至此他們就開始討論將怎樣在朋納成立這種學校的問題。默爾以有人徵詢他的意見，便答道：『我認識村中一位紡織婦人，她比較我明白得多；』他遂將格渠德的家庭學校的情形及其對於兒童

所發生的影響，備述一過，於是他們決定去拜訪她，藉此參觀她的訓練方法。此後更談到本村所流行的不良現象，並討論最好以何種方法，來選擇一位良好村官。

在這一次談話之中，默爾處處表現着豐富的常識及精密的判斷力；使他的客人一生一種敬重的感情，且幾乎要對他崇拜了。

賢
婦
人

一九六

第二十三章

平和的家庭景象。

禮拜日朝會之後，亞祿即遣人通告村民，自本禮拜四起，實行分配公地，且於禮拜五，使凡欠債於余邇爾的人，都得到菩提樹下與他清結。這個消息震動了朋納全村，剛才牧師講道所留下的好印像，剎那間消失殆盡。默爾的妹妹以事外出，見成羣的紡作女子，都面現驚懼之色，且多竊竊耳語，她招呼她們，但無一語回答。停了一會，始有一二人上前與她交談，說她們欠了余邁爾的錢，要於禮拜五到菩提樹下清償，故此發愁；其後，更有很多人鼓着勇氣來和她拉手，請代其疏通父母，因為她們所負之債，是向未讓父母知道的。

雖然，因欠債而生畏懼之心的，當不止這一般女孩子；就是許多為父

母者，也不免有同樣的情形，有一婦人某，因負債而偷去她丈夫的一件長袍當了；另有一個婦人，送給余邁爾一件大衣，回來說是被乞丐盜去。其中最感驚惶者，莫若一位『敬神的巴白娜』，她羞愧到難以自解的時候，便暗下準備至禮拜五那天，去雇一同姓的窮婦，代她赴會。

在這樣人心惶惶的村中，格渠德的家庭又是一個唯一不受影響的所在。夫婦兩人互談今天朝會所給予他們的快慰，她領導孩子們唱完一曲讚美歌，又朗讀聖經數節。下午他們從教堂回來，因為天氣有點寒冷，舉家都圍坐在火爐旁邊；坐不久，格渠德歎息着講道：『歸根到底，我們一生的唯一目的，只在求能永遠如現在一樣的團聚。』

李阿納接着說：『我們果能在人世上常是如此，天國中定亦相樂。』

小兒哈利從旁附和道：『是呀！你看坐在火爐這裏是多麼好！你想，母親，若是人人都像這樣的坐着，談談上帝，做禱告，又唱讚美歌，他們

豈不都可以變好嗎？」古人在家庭設置火爐的用意就在此，今被小哈利一語道破，恐怕再沒有人比他說的更透澈了。

實在的，格渠德家中這個矮小的火爐，好像真的一天比一天興旺起來。以前總有人以為李阿納一朝能賺錢到手，就會復作往時的狂態。但是不然。他每晨起來，凡清除牛房、搾牛奶，以及向所留給妻子做的工作，都不憚勞苦而自爲之；當他高高興興的離家上工的時候，他的耳中仍不時震蕩着兒女唱聖詩的歌聲。但是一進教堂做工，則此種愉悅的心情就很難保持下去，因為學徒們雖尚能忠於職務，而大多數的工人都太懶惰而無用，且時常與他搗亂。

然而他的家庭快樂，足以抵償他在外所受的一切煩擾。他於晚間歸來，有時長夜無事，或命長兒尼古拉，取祖母所賜的聖經，檢出『巴伯爾之塔』的圖形，以泥土若干而仿造一座小塔；又教他計算，一定長度的牆壁

需用石灰石塊，及沙泥的數量。一天，他爲尼古拉購來一套石工所用的器具及工衣，這孩子歡喜極了，當他初次使用這套謀生的工具時，簡直覺得可與國王的加冕比美。

李阿納每日工畢返家，常遇見路諦的兒女。他們是每天來此學紡線的，格渠德教導他們，確實煞費苦心。他們心不專一，目不正視，故所紡出的線，不是太粗就是太細。線若是紡壞了，則乘格渠德不見，擗成一把，拋棄窗外去，到夜間稱量他們工作的結果，始發現其狡計。自始，路諦的孩子就認紡線是一件極困難的工作，小哈利常笑他們無用，有一次母親不在家，他叫別人細住兩眼，然後坐下紡線，其速度如平常一樣。路諦的孩子便很驚訝的叫道：「我們簡直不能相信！」

「你閉着眼不能做的事，你睜着眼也不會做！」哈利警告他們說。

「學紡線，第一是要用你的眼睛，」格渠德進來問明緣由後，便笑着講

了這一句。以後不多時，而路諦的兒女，自長女外，都爲感化，竟一變其不良習性了。

格渠德對路諦的好處，並不限於他的兒女。她每天到路諦家，察看一切；有不整齊者，她卽代爲料理；這樣不久，路諦亦自覺慚愧，所以常於她來之前先行檢查各處一過。他格外注意衣裝及身體的整潔，也常常洒掃庭戶及內室，並將他前在本村賽會時所買的『救主殉難』，『聖母及其兒子』，『聖列朋拉』，『約瑟夫大帝二世』，『普魯士國王』及『黑白二驃騎兵』等圖劃多幀，張掛四壁，以壯觀瞻。格渠德告訴諸兒，切勿以手指玷污美麗的圖畫，因其易受損害而變黑色。不過她這話，男孩子最不以爲然，所以小路諦嚷道：『有個人，你總不能禁止他！』

『那是誰？』父親路諦問道。

『蒼蠅。你可記得，母親的那座大十字架及『傑卡的梯』，都被他們污

賢 婦 人

黑的看不出一個字來！』

第二十四章

婦人巧計誘婦人。

格渠德爲路諦料理家務教導兒女的時間愈久，而愈覺其終非長久之計。『他非再娶不可！』她時常發生這個感想；且以爲本村中能夠與路諦匹配的婦人，皆莫如村官梅爾的妹妹。一天，她適在路諦家中，忽然見他理想中的人物到街上來了，遂憑窗問她一聲好。梅爾的妹子也回答一聲，且問道：『你在這裏，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嗎？』

『我現在是不得已的，等到有個相當的人兒進來，我就可以去了。』請進來，看看路諦家庭的新氣象。』

梅爾的妹妹卽慨然登門入室，一見室內的布置井然，便不勝驚羨。格渠德又領她到牛房，指亞祿所贈之牛與觀。『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肥美的

牛！』她不加懷疑的說了；更輕輕的撫着牛背講道：『榨這個牛的奶，定是一種樂事。』

『你願意榨這個牛奶嗎？』格渠德俏皮的她問。

『我真的願意！』

『但是你也有兩頭好牛在家裏呀！』格渠德免不得要掉過頭去，以掩遮笑容。

『牠們那能比得上這個，』她仍是沒疑心的說着，又喂了牠一把乾草。

格渠德更引她穿過一片果實纍纍，壓枝欲墜的樹林，來到路諦的豐美的草原。梅爾的妹妹見了，滿口讚歎，偶而問及孩子們到那裏去了。『他們已與從前大不相同，』格渠德答道；『我馬上叫他們來見你。』

『他們的父親，也有些改變了嗎？』

『大有改變；他的頭髮，小鬍子，衣服，都是異常整潔的，你現在若

看見他，就會不認得了。」

「這確是很好的，假若他有再娶的意思，」女客人仍是很天真的說道。說罷，她們就回來，孩子們已先她們而至了。

格渠德拉住小路諦，撫弄着他額上的金色捲髮；孩子靠近她的身旁，以其一雙亮晶晶的大眼，凝視來客。蘭妮是一個嬌小的女孩，她也有一對深入而明亮的碧眼，及一頭細美如絲的雲髮，她的這副美麗的容貌，使客人見了，不禁驚讚道：「她是一位天使！」

「我相信麗絲將來也是很好看的，」格渠德指着那個頂大的女孩說道。

「她的面容，到不及其他孩子的愉快，」梅爾的妹妹說了；格渠德又特意注視麗絲一下。

孩子們就新紡車旁坐下，小路諦獨背爐而立。格渠德命他取出所紡的線給客人看，客人誇獎他能幹，他便一躍而至窗戶那邊，狂笑不已。

「這是個野孩子！」默爾的妹妹講道。

「並不很野，」格渠德答着，就呼他過來。「現在站着不要動；你那樣跳躍，屋子裏就會揚起塵土來。」

「我忘記了，」小路諦就靜立在她身旁，羔羊似的。

於是格渠德從另一房間裏，抱出最小的孩子，遞到她朋友的手中。他剛才睡醒，臉上現出健康嬰兒睡後應有的玫瑰色采。一面拭着眼睛，一面在客人手中亂動，她很親愛的和他玩，所以小兒也很不認生的伸手來舞弄她的唇，她咬住他的小指頭，他覺得有趣，放開了他，更吃吃笑個不休。

正在這個歡樂的當兒，格渠德突然說道：「只可惜這可憐的雛兒沒有母親。」

梅爾的妹妹聽了，就頓時明白了格渠德的用意，只恨自己為何不能早點明白。於是將小兒送還格渠德，說馬上要告辭而去。但格渠德又追問她

「誰說他們不需要？」

「實在我們村中的兒童，沒有能比他們更需要。」

「這點我不和你同意。全村的兒童，或者沒有能比他們更不需要另一個母親。」

「你怎麼說笑話？」格渠德急問。

「我不是說笑話。你確實可以做他們的母親。」即迴首向諸兒問道：「對我講講你們願意要這個仁慈的婦人做母親，或是要一個新的呢？」

「我們願意要這個！」他們齊嚷着對答；「她比一百個新的母親都好！」

「你做的太粗魯了！」格渠德以惱怒的神氣而歎息着說。

「你却做的太聰明，我想。」

「我想路諦在現狀之下，總不難找到一個女人。」

「當然沒有誰願意阻止他呀，」梅爾的妹妹說着，忍不住笑了。

『你說話，竟這樣譏誚人！』

『我可以告訴你爲什麼吧？你這樣袒護他，實在令我好笑。你好像以爲無論那個女人，都在伸着手要求做這七個孩子的繼母。』

『我希望爲他們找個母親，並不是找個繼母。』

『但是大多數的女人，總得再三考慮這一步能不能走得；要知道這七個兒女永遠是七個兒女。』

『至少，他們多數是好孩子。』

『這或者是的。』

『而且他也是個好人。』

『我認爲他是次要的問題！』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他的確不失爲一個好人。』

『那末，我就當他是一個漂亮的青年！』

『我並未這樣講。』

『你並未這樣講，倒是奇怪！』

『不過看他，似覺比以前年輕。』

『比六禮拜以前年輕。』

『那末，你豈不是在那時候就注意他？』

『我該回家去了，』這是女客人唯一的回答。

『稍停一分鐘！』

『半分鐘也不停！』

『但你總不能不和孩子們告別而去！』格渠德說道。

她遂不得不照辦了。臨行時，且笑而謂格渠德說：『你聽見我對他們說『上帝庇佑你們！』嗎？』

『你再來的時候，更要說個『上帝歡迎你們！』』

「我若真的再來，或者就這樣說！」梅爾的妹妹說畢，匆匆竟去。但覺紅潮泛頰，舉步之狀亦與來時不同。格渠德送她走後，似覺其初步計畫，未始無望。

第二十五章

格渠德的教授法。

次日清晨，亞祿，葛留斐及牧師三人相率而來到李阿納的家中。他們進來的時候，見室內尚不十分整齊，因為主人剛才吃罷早餐，桌上還有杯盤刀七等物，未被撤去。格渠德覺得異常不安，但客人很和藹的對她說：『這是難免的事，早餐還未吃罷，那能將桌几收拾得很整潔！』

孩子們幫助母親洗完杯盤等物，各就他們常坐的地方坐下。客人請格渠德照常進行她的職務，她開始不免有點皇遽，半點鐘後，便鎮定如常，幾如無人在旁觀的一樣。孩子們合唱讚美歌之後，格渠德便朗誦聖經的一節，孩子們一面紡作，一面和着母親誦讀，並反復的念着其中最含有教訓意義的幾段，以期默記於心。同時，最長的女兒正在別個房內，為弟妹等

整理床褥，客人從外間聽見她，也在默默的背誦他們所念的詩文。她作完這件工作，又去到外邊菜園裏，摘取午餐所需的菜蔬，她更一面洗菜，一面和着弟妹等唱誦聖經上的詩歌。

孩子們見着這三位貴客，不免覺得新奇，所以時時抬頭向著客人這一方面偷視。格渠德遂指責他們說道：『你們注意客人，似乎比注意工作還要用心，』兒子哈利答道：『真的不是！我們都很用心做工，你今天定有更好的紗線到手。』

格渠德每見車輪或棉花上有什麼毛病，必隨時丟開自己的工作，親來整理。其年齡最幼的孩子，尙不能做紡線的工作，只在一旁條理棉花，而其巧妙的手腕，已博得客人的稱賞。

格渠德訓練兒女，最注意他們的手足活動，但不急於教他們學習讀寫。她又不惜耗費精神，於教兒女怎樣講話一事之上；據她說：『假若一個

人不會講話，即令他能讀書寫字，又有什麼用處呢？——因為讀寫二者都不過是言語的代表而已。』因此，她常從一本舊的 *Plur* 書中，依次選出各種拼音，教兒童先練習發音明確。不過發音正確與明晰的練習，在她的整個教育計劃中，亦僅居於次要的地位，她的整個教育計劃，是包括全部人生之真實的體驗。她亦向不用教師嚴厲的口氣，命令她的兒女；她絕未對他們說過：『孩子，這是你的頭，你的鼻，你的手，你的手指。』或問：『那是你的眼，你的耳？』——而她只說：『來這裏，孩子，我給你洗手，』『我給你理髮，』或『我給你剪指甲。』她相信實際活動是語言的來源，故常以實際活動代替語言的教學。她的教育目的，即是使每個兒童依其年齡及發育的程度，成爲一個最熟練，最穎慧，最活潑的人。

她教兒童習初步算學，必求與生活上實在東西有密切的關係。教他們計算從屋子的這邊，走到那邊的步數，或窗戶上某兩方塊，占全數的幾分

之幾，使明知數目的分數關係。又教他們在紡線時，計算線條，在纏線時，計算折轉的次數。總之，她無論在生活的那一部分，總要教他們對於日常的什物及自然界的勢力，有一精確的與理會的觀察能力。

凡爲格渠德的兒童所知者，都知之深切，故不難以其所已知者，教與未知的兒童；這是他們常要求母親許他們做的事體。今天客人在這裏，就見佐納雙手抱着兩個弟弟的頭頸，教他們練習拼音；麗西則將她的紡車安置在兩弟妹的中間，一邊和他們紡線，一邊很耐性的教他們認識讚美歌上的字句。

客人臨去，告訴格渠德說明天再來。她便問道：「爲何再來呢？再來，也不過看見同樣的事物呀。」但是葛留斐答道：「你的話，可作爲自己最好的讚美。格渠德聽到這句褒獎，很覺得羞慚，直至與他們握手作別的當兒，還有些心慌意亂。」

亞祿等三人回來，對於今日所見的一切，發生無限的敬慕，而葛留斐所得的印象，尤為深刻，是以即欲離開他們而去單獨的思索一番。既抵家，一踏進門限，便不由己的說道：『我必要做朋納村的校長！』是夜輾轉不能成寐，只覺格渠德的學校的情況，猶幻現於目前，天快要明了，他才勉強的睡着。次晨醒來，兩眼還未完全睜開的時候，就喃喃自語道：『我願意任朋納村的校長！』遂急急忙忙的跑到亞祿跟前，以其決斷的意思奉告。

第二十六章

說合婚姻，創設學校。

亞祿很稱讚葛留斐辦學的決心，又相約重往格渠德的家庭，作第二次的考察，而牧師亦便道被邀同行。是日格渠德正期望他們來臨，但她的課程並未加以改變。他們進來的時候，正當孩子們念過聖經，早晨太陽照耀於室中，孩子們便自動唱起一首合適的歌兒，起首就是：

『多麼可愛的光熱

太陽遍灑於我們的身側，

既展開了我們的眼界，

又予我們的靈魂以愉悅！』

孩子們唱罷都一齊坐定，小哈利忽在他母親的耳邊低語，說亞祿曾賜

錢於他們，他們可不可以向亞祿行禮致謝；母親說可以，他便輕輕的穿過紡車來通知兄弟姊妹。於是一羣小孩離坐而起，緩步走近亞祿的面前，但羞澀的不敢作聲，待亞祿先開口問了，哈利才鼓勇說明他們的意思。亞祿乃舉他坐於膝上，不久，便和亞祿熟識起來，就好像和自己的父親在一起是一樣。

路諦的兒女在旁，也商議一次，依樣的走上前來，由那美麗的蘭妮發言，以牛和草地的恩德，特感謝貴人。亞祿放下哈利，而抱起這個小女孩，至此她也不久變爲很親熱亞祿了。少頃，她蠢然問道：『你還有很多好看的書，賞給我們嗎？』

『醜咧！』其餘的孩子都同聲的叫着。

『不醜，且讓她講完。』亞祿說。『你也喜歡要幾個嗎？』

『是的，如果你歡喜的話。』

『但是我現在沒有。』

『你不是常常有的嗎？』

『不，等我再來的時候，定帶些錢給你們。』

在這個時候，格渠德似有意將關於梅爾的妹妹的事情說出來；但話雖到了口邊，仍沒有勇氣講出。恰巧，村官梅爾來以事報告亞祿，待他事畢將去的時候，渠格德即凝視亞祿抱着的蘭妮，硬逼着自己說道：『使這個小孩能有母親，該是多麼好！』

亞祿說現在路諦當不難找個女人。她遂慢慢的答道：『固然不難，但他須得找一個佳偶。』

『那末，爲他選擇一個就是了。』

『若是我的能力所及，我當然願意這樣做；不過村官可以負起這個責任來，使他肯在妹妹面前，給路諦多說幾句好話，則事情定可成功。』

梅爾夫婦本欲以其妹許字他人，現在他聽了這話，不覺神色爲之一變。亞祿更追問道：『你聽她所說的，有什麼不同意的嗎？你反對與路諦結爲親戚嗎？』

『啊，——當然不反對，』村官僞答。

『那末，你回去告訴你妹妹，她若決定嫁給路諦，我則覺得非常快樂。』

『啊，是的，主翁，當然是，——』可憐的村官已經面色如土了。

『不過，不要覺得這是爲我而做的，你如有意見，請不妨直說，』亞祿疑心梅爾另有主張，故使他有推脫的機會。梅爾却表示除唯命是聽外別無意見，然在離開的時候，態度雖故作安閒，而心中已痛苦不堪了。

葛留斐急欲以其心中辦學的計劃與格渠德討論，正苦不得機會，現在村官既去，他便問她，能否將她家中所用的方法施用於正式學校。她答

道：『我不敢斷定，然我覺得，可以施用於十個兒童的，未必不可以施用於四十兒童。但是最困難的一點，就在找一個適當的校長，一個能允許在他的學校內實施此種方法的校長。』

『假使校長能夠找着的話，』副官說道，『有誰願意來擔任實施的工作，你可以幫助他嗎？』

『當然可以，——如果校長真的能夠找着，』她笑着答道。

『假若我就是他呢？』

『是誰？』

『是一個預備採用你的方法，實行創建新學校的人。』

『你不可做校長！』

『但我要做。』

『你或者可以在一個大城市內做校長，不然，你就得在一個所有的村

民一概不知道什麼的村莊上！」

「不，情願在一個鄉村中，而且所有的村民大概都有了解事物的能力。」

「像你這樣的一位大人物甘願做校長，村民定以為奇怪！你那能耐煩教那般就像我的小孩一樣淘氣的兒童。」

「你是不知道我的。」

「不過我是這樣的覺得。」

「就算這樣吧。但是果真我願意做這種學校的校長，那末怎樣？你願幫忙嗎？」

「一定幫忙，願盡我的能力幫助你。」格渠德說着，仍覺得他是在開玩笑。

於是葛留斐對着亞祿及牧師說道：「你們二位是聽見的，她曾兩次允

許幫助我。」

『好極了，』他們笑着說。

格渠德才開始着了慌，及至他們更有切實表示的時候，她便堅決的聲明，她實無能力爲副官效絲毫之勞，又說她却願送兒女去上學，而且如果自己比現在年輕，尤願前去受教。但他們都以爲她的幫助是絕對不可少的，格渠德更說她治家很忙，實沒有工夫到學校負責，但願介紹一最賢良的婦人可爲他們之助，而葛留斐答道：『她固然也是很有用的，然我們更需耍你的慈母心腸，因爲世上沒有別的東西可以代替牠。』

『我的母親心腸，就在家中還是不夠用哩，使你真的做了我們的校長，你定可以將你的嚴父的心腸和嚴父的力量用於工作之上，這樣，即使我這個小小母親的心腸，變爲完全無用了。』

亞祿和牧師接着講道：『固然我們的副官具有一個偉大的父親心腸，

但非得和你那仁慈的母親心腸合作不可。』於是他們對她說明本村的現狀很壞，要想改善必得實施正當的教育以訓練兒童，因為教育是改進社會之唯一有效的方法；格渠德聽了很受感動，故慨然答應他們，只要在她的能力範圍之內，當願協力以推進此種改善的事業。

賢婦人

二三四

第二十七章

絕妙的求婚。

村官梅爾急忙回到家中，心中十分懊惱，他疑心妹妹已與格渠德有相當的聯絡，而故作此狡謀以達目的。到晚間，他始與其妹相遇，見面即不由分說的申斥她一頓，她初時尚莫明其妙，後來聽到格渠德的名字，才恍然大悟。她臉上有些發熱了，但村官並未留意，而只顧將在格渠德家中和亞祿的談話，講給她聽。少頃，妹妹問道：「你怎樣答復他呢？」

「你當然可以明白，我除了答應外，沒有別的話說。」

「那你豈不是贊成路諦嗎？」

「我不得不然。」

「當真？但現在怎樣？你有什麼話可忠告我？」

『請你不要這樣的逼迫！你很知道我和你嫂嫂對你是另有計畫的。』

『我知道；你們昨天才談起。但我不了解你爲何又答應了亞祿。』

『不要再同我吵鬧！我已竟夠難受了。』

『活該，咎由自取！使我如你所作所爲，就沒臉再見人！』她即憤憤而起，馳往李阿納家來。

格渠德初時一味忍受着他的呵責，後來見他的怒氣稍平，方把事實的真相告訴她。當她聽明了格渠德如何熱心，亞祿如何關切路諦的續娶及其家務時，她只歸罪於她的哥哥一人，因此她的言語也漸趨於和緩了。正在這個當兒，路諦忽從門背後出現，他曾無意間聽到她倆的談話。先是，梅爾的妹妹初來，他正和格渠德在一起，後又跟着她下樓，預備見面時，求她不要爲了他的事而對格渠德生氣；但是因爲見她來勢汹汹，故不得不迴避以待機會，再和她講話。

路諦此次出來，頗出乎她的意料之外，所以她頓時現出一種驚異的神情，但仍不妨將這個有情人自頂至踵仔細的打量一番。最奇怪的，就是路諦站在她的面前，手裏拿着帽子，談笑自若，有無所希求的態度，——這樣使她很歡喜，她遂安然起立，亦復不以冷眼視他。但是路諦並未留意此種有利於己約變化，故仍請求她對於他的思慕加以原諒，且進一步的說明他確是急切的需要一位賢內助。她隨即答道：『你不可希望我。』

路諦一時沒有回答，只以渴慕的神色向她凝視着，很像一個惡求施捨而又飢腸萬轉的告化子。『嘻！』她叫道：『你站在這裏，活像一個乞丐。』

『我一生沒有向人乞討過，但現在站着你面前，却如你所說的一樣。』
『然而你不應當！』

『那末，我應當怎樣的站在你面前，又除了向你乞求之外，我將怎樣？』

『你完全不當注意着我。』

『那我只好繼續乞討了。』

『正是——那我該對你說一句「上帝扶助你」。』

『倘若你能說的很得當，我到不反對。』

『好，那末——上帝扶助你，路諦。！』

『呵，你說的不得當。』

『什麼才叫做得當？』

『使你肯遞過你的手來，並且允許幫助我，那才是得當的說法。』

『當真的嗎？你的確不是個傻子，路諦。』

『或者不是，不過你現在很難找着一個人，能和我同樣的需要那種施

捨。』

『但是你爲什麼單單的要我施捨呢？你大可以到許多人家去行乞。』

『那我不肯做。』

『那末，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但現在請你再去門背後，讓我們兩人在這裏。』她說罷。就拉着格渠德的手走開，因為不知道再有什麼話可講了。

格渠德極力對她誇獎路諦和他的家庭，不久，梅爾的妹妹便欣然辭去，她此時去的神情已大不同於她來的時候。她回到家裏以後，似乎常見眼前有路諦的姿態，耳裏有路諦的聲音。同時也似乎有那位表哥出現——這就是她兄嫂所願意將她許字的富人；她曾見過此人兩次：一次是在他妹妹出嫁的時候，見他吃着肥肉而口角上不住的有油膩下滴；又一次在這個村莊上見他屠豬，他一手伸入豬的脖子裏以至熱血奔放出來。她於想像中將此兩人加以比較，遂自言自語道：『假若定要我從中挑選一個，則寧願挑選年老的路諦；其實他們兩個都不中我的意。』

賢婦人

第二十八章

制止造謠，實行分地。

亞祿由格渠德那裏回來，即寫一封長信，給他的至友現任國王的大臣比里夫斯基，備述最近的所見，及默爾關於改善這個腐敗的村莊的見解。他最後寫着：『這些見解可以歸納於以下數端

一，本村應即時組織一個學校，並使其能與家庭生活的影響相和諧，即如格渠德的家庭學校一樣。

二，本村一部分善良人民應與堡寨及教堂聯合一致，期能造成一種强有力的勢力以改進各個家庭。

三，對於本村鄉長的選擇，亦應採取一種新方法，使現在一般惡劣的鄉長所造成之不良風氣得以消滅。』

亞祿在從前既已宣佈，今天要完成分配公地的工作。上午，當他剛準備到村上去的時候，忽有人來報告，說有農家愛琴保的女兒求見。亞祿自前次接見格渠德以後，常有村民前來，他實不勝其煩。起初以爲他們既有事來訪，許與接見，固屬應盡之義務；繼而覺得時間不當這樣的耗費，因爲有些人來此並沒有正經的事情，而只作無謂的閒談，甚至有些人故意的來造謠生事。所以他於數日前下了決心，欲懲辦一人，以警效尤；現在這個機會來了。

他早知道愛琴保的女兒是何如人；她生於一個中產農家，因爲她的父母無知而貪慕虛榮，故一早就遣她到小城市上三等公寓去住下，她遂在那裏學會了城市生活的一切習氣。更獲交於亞祿的族妹賽菲亞，賽菲亞爲一奢靡的貴家女，因此她的行爲越發變得不正了。賽菲亞極恨亞祿，常欲得知朋納村的腐敗情形，俾傳布於高等社會之間，而敗壞亞祿的名譽。她既

有此存心，故樂於利用這個農家女以刺探消息，每當授計於她的時候，特親熱的讓她同坐在一個沙發上，以示寵幸。

愛琴保的女兒曾聽說亞祿對格渠德和默爾有好感，便以爲自己當能比她們更容易得到他的歡心；於是靚裝盛服，如赴婚禮一般，又雇了一乘最好的坐車，馳至亞祿府下。貴人在一所廣大的客廳上接見，讓她順口雌黃，自己傾耳靜聽，一言不發。她初時裝着很誠懇的樣子，痛論朋納的現狀以及道德的低落，以她的見解，即格渠德默爾諸人也不得稱爲好人。而亞祿仍是注意聽她講話，絕不表示可否，主翁的這種態度，使她慢慢的感覺不安，故在她以後的議論中，不免自相矛盾。可是她說話愈雜亂，神色愈張皇，而亞祿却愈鎮靜，且更以尖銳的目光凝視着她。結果，她不敢再順口雌黃下去，隨即改變方針，將他剛才所說過的話加以修正或取消，到了她窘得十分難堪的時候，始不得不遲疑而停止了。

最後亞祿才開口說道：「你講完了嗎？」她不敢回答，惟瞠目而視亞祿，其心神與口唇均跳動不休。亞祿於是振鈴一呼，他的武裝僕人走進來了。亞祿命將她押解回村，俾人人皆知，以促她反省自慚，不敢再來訕謗本村的賢者。

她大恐，更無話可說，只得雙膝跪下請罪。幸而亞祿的夫人蘇麗沙適過門外，見了這種情狀，便問明真相。她勸亞祿讓她自己回去。不必派人跟隨。愛琴保的女兒聽了，遂不待亞祿吩咐，就飛也似地跑走了，到家後，即作書致賽菲亞，報告此一段離奇的經過。

亞祿於處理此事後，來到村上，見農民都已齊集在菩提樹下。分配公地，是用抽籤法決定的，亞祿指揮着衆人進行抽籤完畢，便立於一旁，靜聽他們議論。至此他忽憶及祖父的一句話來，就是由分配財產上可以見出人的本來面目，從享有財產中可以養成人的習慣和性格。果然，遇到一片

較好的土地提出來，人人皆欲得之而甘心，遂由此種共同的貪婪心理，演出各式各樣的形狀。不但如此，亞祿且於他們紛紛的議論中，得到不少農業的新知識。土地既經分配妥當之後，那抽着好籤的貧民，當然喜形於色，而一般富農大都現出不滿意的神氣。

當天的下午，亞祿又召集衆人來此，但是另有一個目的。他在事前已預備數百棵果樹，以大車一輛運至牧師的寓所暫停，此時已出發到會場來了；更有羊若干頭，也向着這個方向趕來。

亞祿到了會場，當即宣布：每個父親可以走到車旁，按自己兒女的數目取得果樹。話剛說出，就見富的，貪的及鹵莽的農人，強上前來，各揀取最好的果樹以爲私有。亞祿目睹這種情狀，隨即命他們向後站立，俟將果樹由車上搬下，然後按着次序向前去取。

果樹分配畢，他又召衆人到自己的周圍站着，說道：『我期望各家的

幼小兒女都有奶吃，貧苦的人家也當如此，所以我今天帶來一羣羊，讓你們自由購買，如有無力購買者，我願意先借錢給他。」

他令願意借錢的人即來見他，於是就有二十七人應聲而至。他們都是無帽無鞋，衣服襤褸的窮人，並且滿臉帶着酗酒，嗜賭，好鬥或冶遊的形色。亞祿見了這般人，不禁心痛，遂感喟道：『你們真是一夥可憐虫！就是有土地和羊奶，也未必能救濟你們！』他默然有頃，又繼續說：『看你們這般模樣，若非念及你們的兒女，就要把這羣羊送回原處。——好罷，快挑選羊去！』

貧苦的兒童，見他們的父親牽着羊回來，真是喜出望外，同時富家的子弟也要求他們的父母去買羊，說亞祿的孩子嘉兒已有了一頭。亞祿乃警告他們說，不可因為有羊而養成懶惰的習慣。旋又對衆農民宣告，說他會願以什一的自由地，賞與能在二十歲前儲金十或八弗羅林之紡織的兒女。

此時有幾個富庶的農民，交頭接耳的講道：『假使那些紡織人家的兒女一律都有什一的自由地，那末，我們的女孩子豈不是也應當有嗎？』亞祿聽到這話，即表示如果有人能收容一個孤兒在家，而且好好的撫養成人，那他的女兒自可獲得同樣的獎賞。但是富人們聽了，就馬上憤憤以去。

賢
婦
人

三三八

第二十九章

判決之日。

明天就是清算余邁爾的債務的日子，亞祿在今天夜裏，反復思索他將要見到那般悽慘羣衆的景況，遂至輾轉不能成寐。小嘉兒適與他共寢，聽見他嘆息的聲音，便問道：「爸爸，有什麼重大的事體，使你不得安眠？」

「沒有什麼，親愛的孩子，」亞祿答道。

「親愛的爸爸，我知道是爲那件事體；你在焦慮着明天的集會呢。」

「你怎樣講，我的孩子？」

「爸爸，你以爲我不知道什麼嗎？恐怕現在人人都爲着明天結賬的事體發急哩。」

「這是誰告訴你的？」

『呵，好幾個男孩子；而有一個對我說的特別清楚。我見他也和別的孩子在一起，但他無心同他們玩耍，我便問他爲什麼這樣愁悶。他起初不肯告訴我，後來因爲我麻煩他不過，他才說出來，就是因爲他家欠了余邁爾的錢，他的父母和姊姊都正在家裏哭的傷心；而且姊姊明天還得到菩提樹下去見你。他說罷大哭起來，但又怕別人看見。故立時就跑到籬笆後躲着。』

『他叫什麼名字，是誰家的孩子？』

『他叫傑梅，是一個多麼好看的小孩呵！——而且對人又好又和氣！請你明天不要對他們太厲害，好嗎，爸爸？』

『我不願對任何人厲害，不過，親愛的嘉兒，要知道一個壞的習慣已經養成，就不得不想法把牠去掉。』

『是的，爸爸。假使他們不再變壞，你還願對他們很好嗎？』

「我當然是願意的，」亞祿答了這句話，小嘉兒馬上就睡着了。

次日，村上九點鐘響了，所有負債於余邁爾的農人都齊到菩提樹下來，其中有男人，有婦女，有兒童，從一個二十年來照顧余邁爾生意的老酒徒起，至一個僅於數禮拜前初次走進酒店的小孩止，可算是一個同病相連的大集合。亞祿端坐於牧師之旁，偶憶起昨夜與嘉兒的談話，便問牧師究竟那個人家如何。牧師稱他們爲誠實，勤勞的村民。那妻子在整個的冬天就染病在床，而每夜必得丈夫來看護，但他因爲家貧滋養不足，常感精神疲倦，故欲藉酒以資興奮。酤酒者是他的女兒，但她却未嘗過一滴，今天所以來此的原故，只爲的要代父受過。

亞祿對於這個人家有無限的同情，於是他彷彿覺得在此一羣可憐人中，亦定有不少是可以原諒的。他最愛惜兒童，故先招呼他們出來，加以開導。他始而普遍的問道：「你們也到這裏來了嗎？」繼則握着幾個小孩的手

說：「以後應當改過自新，在你們的一生，切不可再犯這種罪過！」

爲慚愧與恐懼的情緒所支配的多數婦女，已似乎都要倒在地下了，亞祿隨即一一予以相當的撫慰。及至叫到傑梅的姊姊時，見她羞慚得不敢仰首，而小心翼翼的把她所欠之錢置於桌上。亞祿很和氣的告訴她說，已經知道她的身世，知道她自己毫無過失，今來此代父受過。這個女孩便眼淚汪汪的講道：「除非我那親愛的父親，沒有別人對你講這些！」

「不是，」亞祿答道：「那是你的弟弟傑梅告訴我的嘉兒的，嘉兒轉告我時，還含淚請我不要苛待你。回去對弟弟說，叫他禮拜日到堡寨去看嘉兒；嘉兒非常喜歡他。」她聽了，欣慰而含淚以歸。

有幾個別的婦女，見亞祿對傑梅的姊姊既是那樣仁厚，就想故意說出自己的種種苦况，以喚起他的同情，然而是失敗了。最後叫到「巴白娜」這個名字，則見一窮苦的紡線婦人，應聲瑟縮而至。一時羣情譁然，故亞祿

不得不追究原因。差役是早已知道這件故事的，當即報告亞祿說，衆人以爲此女不是真的巴白娜。以問余邁爾，他說那欠債的巴白娜向以「敬神」著名，今天所以不親身到此，想是恐怕有損及她的令譽。于是亞祿對這個冒名頂替的婦人問道：「她雇你到這裏來，曾給了你多少錢？」

「半弗羅林，」她答稱，並解釋所以允許前來的意思，是以爲與人無害而與巴白娜有利的。

「但是，你不以爲有損于你個人的名譽嗎？」

「我當初想着不會有人知道！」這句答復，又引起衆人的譏笑。

亞祿隨即遣侍衛召巴白娜自來，侍衛走到她家的時候，她正在讀一本『生意經』以自慰苦惱。她的一切哀求及反抗都是無效；卒不得已隨侍衛來到菩提樹下。亞祿命她與第一個巴白娜同坐在石橙上，等候着一切清算的手續完畢，再叫她前來，亞祿除命她更以半弗羅林酬勞這個冒名的婦人外

，並警告她不可再妄想以極賤的代價，求保持自己的名譽。

第三十章

兒童是亞祿的希望與安慰。

當日的早晨，另有一部份村人正幹着不同的事情。就是那般紡織人室的兒童，相約而去感謝亞祿，這是他們在昨天決定的。今日起床很早，又費了異常多的時間來料理自己，於赴溪旁或井邊盥洗既畢，就其母梳理頭髮，亦各肅默無怨聲。及至穿上最完潔的衣裳，遂分別來至格渠德，默默妹妹，及少年雲諾女人的家中集齊。這三位婦人，對於孩子們此次的舉動非常熱心，並為他們借到鞋襪衣服等應用的物品，使其列隊而行，予人以堂皇美觀之感。

當他們都集到瑪利亞家中的時候，她笑着說道：「我們要選出一位自后來，以領導大隊出發，並代表向亞祿致辭。」於是她們三人就進行挑選

，最後異口同聲的叫道：『我選了一個！』結果，被選的女孩只是一人，她穿着雖不好，而美麗如天使一般，金色的髮兒鬢鬢然覆其前額，一雙晶瑩的碧眼向下凝視。她立於大隊的外邊，正事沉思，尙未覺得有人在注意她。她的父親是一個很不幸的農人，因為受了余邁爾的欺騙而無法解脫，故於深夜間自縊于森林中，遺下子女十人，其中最長者，就是這個美麗的女兒。她自父親死後，無時不在思念。其母患病，終歲不離牀蓐，故日常一面作母親的奴婢，一面充弟妹們的慈母，盡忠盡孝，勞苦不辭。且于午夜一家人熟睡的時候，獨自一人攀登山巔，去憑吊那介乎巖石與茂樹之間的一座淒涼的荒墳。她曾在墓的周圍種植了許多最美麗的野花——鮮藍的紫蘿蘭，蒼青的鬱金香，雪白的秋牡丹，淺紅的玫瑰，正中間是一枝高大的向日葵，向日葵之下則為傷感動人的花木。花木之外，更編茨為籬，以杜絕野獸的侵踏，即除了她自己的足跡之外，也無人闖入其中。

一隊兒童皆大歡喜，而此女獨離羣深思，甚至於被選爲皇后的消息，亦未加聞問。及至衆兒童都來到她的身旁歡呼稱賀，她的傷心之淚不禁奪眶而出，因爲她自父親去世以後，已不信人間還有什麼仁愛存在。雲諾的女人握著她的手講道：『跟我來吧，我要將你裝扮得像一個新娘似的，並教你說一段話。』

一件精緻的銀色衣裳披上身之後，剛要用一條鮮亮的綢帶來裝飾她的前額時，她以這此物爲農家女子在結婚或受洗禮所用的服飾而不可濫用，便退後一步，請求雲諾太太再加以考慮，以爲如果戴上這個，則亞祿及全村的人將怎樣議論。『讓我給你解釋！』雲諾的夫人答道：『你定要這樣裝束，這不是爲你自己，而是爲亞祿、爲全隊小朋友們。』

她終於服從了，並不得已的走在大衆的前面，雖像一隻羔羊被牧者牽着向前進的樣兒，她却不得有什麼榮幸，試想一個不識世故的皇家嬰兒

，披上金袍登極爲羣臣所羨慕的神氣，她只有點相彷彿了。

亞祿由菩提樹下轉回到牧師家中，心中悶悶不樂，以爲村民既已墮落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所有改善村務的計劃恐亦難施行而有效。他在花園中徘徊，意態異常蕭索，繼乃走進一座暗淡無光的亭子裏坐下，亭中的景氣不啻象徵着他當時的心情。忽然間他從沉思默想中被一陣兒童的脚步聲音驚起，注意一看，乃是一大羣小兒女整隊到此，前至者已橫塞園內，而踵至者猶未見其尾，立于他的前面的，正是一位穿著雪白衣服的安琪兒，她恭恭敬敬的說道：

『親愛的父親亞祿：我們是朋納村中紡織人家的兒女，因爲你時常愛護我們，你勉勵我們節儉儲蓄，並予我們以極大的恩惠，故我們特來感謝你。我們感謝你，又因爲你將要爲我們設立一個學校，使我們能夠得到求學的機會，能夠學到向來不曾知道的事物。這一切都令我們非常快樂，因

此我們敢允許在我們的幼年及成人的生活中發奮爲善，以期不負你的高誼隆情。現在爲了你加于我們的恩德，敬祝上帝永遠報答你！」

兒童們的這種舉動所給與亞祿的影響，委實不可以言語形容。他一時竟莫辨是夢是醒，而手足亦不知所措。最後他抱起這個安琪兒問道：「你是誰家的孩兒？」

他說時的聲音很沉重，目光很攪亂；卽此寥寥數語，已使這孩子畏懼異常，她於是戰慄着答道：「我的父親」——然而她不能再講下去，急忙用兩手把臉遮住。

「這是爲什麼？」亞祿也差不多和她一般的驚異。另有一個站在旁邊的兒童低聲答道：「她就是那個不幸的林肯保的女兒。」

亞祿很覺傷心。於是握住她的手，說：「我本不當問你那個。不過你這樣親愛你的父親，可見你的孝心；我知道他是值得你愛的，不愧爲你的

一個好父親。」

當她的小手還沒有縮回的時光，亞祿的心神已漸漸的安定了，他於是歡歡喜喜的接待這羣兒女。他今晨厭惡他們的父親的念頭，遂亦淡然若忘，他的希望只寄託在這羣晚輩人的身上。他情願做他們的父親，和他們同坐在草茵上玩耍，似乎覺得他們真的是他的兒女。牧師的太太已給他們預備一種可口的牛奶湯，亞祿的嘉兒，牧師和葛留斐都出來與他們同樂。不久蘇麗沙又帶來了其他兒童，和他們一齊享受田野間聚食的樂趣，此時他們的快活可謂達到極點了。

第三十一章

新學校之組織成立。

葛留斐近幾日來苦心孤詣，用其全部的精力，研究如何組織學校的問題，他遇到亞祿及牧師時，是沒有別的話說的。在公餘之暇，他總要去訪格渠德，同她仔細討論；但她似乎不能完全將她的方法用言語表達出來，且常以爲她自己的意見無關重要。不過，偶爾她流露出幾句有意義的言語，令葛留斐聞之，歎爲教育上根本的要義。例如她有一天對他這樣說：『你應當爲兒童做的事體，就是他們的父母所不能爲他們做到的。那讀，寫，算的知識，並非爲他們所最需要；固然也當學會一些，而其真正重要者，却在把他們造成什麼樣的人，——即導兒童固有的能力，達於所可達的境地，可惜過去他們常缺乏此種適當的指導與輔助。』

最後，正式介紹新校長於全村居民的日子到了。亞祿及牧師很莊嚴的引導葛留斐進教堂，村民已在此等候。先由牧師講明學校在家庭關係上及社會的道德發展上之理想的功用；次由亞祿導新校長登壇，並作一簡單而懇切的介紹辭。葛留斐很受感動，即席說明他此後應負的責任，並希望家長們同心協力。

亞祿欲使此次新校長的就職，成爲兒童的一個紀念日，故於散會之後約集所有的兒童到牧師家來，牧師的夫人已經爲他們預備妥一些食品。按本地的風俗，孩子們每到聖誕節及復活節，便有雞蛋和糖餅吃的。今天他們一進門，就見有頂好看的雞蛋在那裏放着，還見每人座位上綴着一個花球。

葛留斐尙不知道這件事情，正在另外一間房裏，忽然見房門一開，兒童們蜂擁而至，蘇麗沙在旁一擺手，他們便齊聲唱起最美麗的歌兒，葛留

斐環顧四週，盡是他將來負責教導的兒女。他很高興，等到歌兒唱罷，便同他們一一握手談笑。亞祿命人取來他自用的酒，於是孩子們便得舉杯祝新校長健康。

翌日葛留斐進行開學，格渠德也來幫同料理一切。他們首先檢查學生平時的學力，其次實行分組，令程度相同的學生坐在一起。第一組是那些未學過字母的兒童，第二組為能夠讀字的，第三組則為已經知道怎樣讀書的學生。諸生於讀書之外，還要學習寫字和算術，這兩種功課從前只有富有人家的子弟能學。

辦學之難，原非葛留斐始料所及，故起初頗以為苦，但久之經驗既增，工作遂較易作為，其興趣亦日見濃厚。有一位才德兼備的婦人名瑪加麗者，來校擔任紡績及縫紉等教學，可算是葛留斐的有力的助手。她每每見到兒童的手或車輪停止時，必來加以整理，使其恢復原狀。如見他們的頭

髮蓬亂，必於他們讀書或工作時爲之梳理；倘若有人的衣服破了，她亦隨時取出針線來補綴；她又教他們怎樣穿鞋着襪，及其他一切所應當知道的事體。

新校長最注意訓練兒童謹守秩序，他以爲非此卽不足以領導他們趨於真實的人生。每日學校的鐘聲一響，他就立時開始作業，決不許任何人遲到。他並特別注重他們的行爲習慣。各個兒童每天上學時，必得注意身體及衣髮的整潔。無論在立着，坐着，習字或工作的時候，他們亦須注意身體的姿勢。葛留斐的教室必如教堂一樣的乾淨，他不容窗戶上缺少一塊玻璃，或地板上釘彎一個釘子。此外雖屬細微的物件，亦不讓學生投到地下，在做功課的時候，更不允許他們吃東西。乃至於起立或坐下的當兒，亦不容他們互相擠撞。

每日於開始作業之前，各個兒童須至校長面前說一聲：『上帝伴着你』

！』他即將他們全身周覽一過，使他們可以從他的眼色上自省有無錯誤之處。他不惟用眼去看，且和他們講話，更有時致候於他們的父母。故每每孩子回家常對其父母說：『校長問候你們，並問你們有沒有針線用，』或『水價是不是很貴，』一類的話。散學時，許成績最好的兒童先到他面前說句：『上帝伴着你！』他乃依次與之握手答道：『上帝伴着你，親愛的孩子！』繼對一般成績稍差的學生，只說句：『上帝伴着你！』並不同他們握手。最後，令那些成績最劣的孩子自行離校，不得前來見他。

學校的懲戒，祇用以糾正學生的過失。懶惰的學生，罰令砍木柴，或爲年長同學搬運石塊以作建造牆壁之用。疏忽好忘的兒童，罰充學校信差數日，專爲師長到村中去傳達消息。凡不聽命令及鹵莽無禮者，校長必在幾日內不與他公開接談，惟於散學後予以個別的勸誡。他對於作惡及說謊的學生，不惜加以板笞，並禁止他一禮拜內不得和其他兒童遊戲；別備一

記過冊子，記着他的姓名，俟有悔過的確據，方予取消。在執行任何懲戒的時期中，校長總以極仁慈的態度對待受懲戒的兒童，和他們講話較平常加多，務竭其全力以矯正他們的惡習。

第三十二章

牧師與校長合作；新時代的肇始。

葛留斐以爲人之一生，既不免遇到艱難險阻，故當於兒童時代，養成鎮靜沉着的精神，以適應各種環境。牧師見葛留斐的工作成效漸昭，遂相信一切口頭的教訓，在啓發人類的最高智慧及真正的宗教信仰上，決不如實際活動的訓練之有價值。同時他亦覺得幾個鐘頭的教義宣傳，也不及葛留斐的一言半語之有成就。因此，他不時就教於葛留斐，並努力改進他的宗教訓練的方法。他既相信教育貴乎實行，而不在多言，故聯合葛留斐及瑪加麗二人協力相助，以期引導兒童達於一種安寧而勤勉的生活境地，亦即所以樹立敬奉上帝與愛人類的德性之基礎。爲達到此種目的，他在宣講宗教上，務求處處與農人日常生活的經驗相聯絡，所以當他講解上帝及天

國的意義時，聽講者就如同聽他說父母，家庭，住宅等最熟悉的事物一樣。他雖仍舊指出書中最有價值的幾節，要他們熟讀牢記，然於一切主義紛歧的問題，則一概漠然置之。亦不再令兒童死記着繁冗難懂的禱詞，說那是違背基督教的精神與救主的真意的。

葛留斐常對人說，牧師因為太過於仁慈，故不能予人以歷久的印像，而他自己實施教育的原則，既主嚴格，復以世界的正確知識為基礎。他相信在教育上，愛情必須與畏懼相連而始有用；因為人們不會自動的改正惡習，而必於強迫及嚴格訓練之下方能做到。

葛留斐以八日的工夫所能了解學生的程度，比較他們的父母經八年之久所得而知者，更為親切，他根據此種知識以防止他們作偽，則作偽便成難事，所以學生之存心好壞，俱在他的洞察之中。他同樣的注意他們的知識訓練，舉凡他們之所學習者，務使其清晰明白，恍若日月之在中天。為

達到此種目的，便教他們視聽正確，並切實養成他們的注意能力。而最關重要者，莫若予他們以算學上精確的鍛練；因為他深信算學，是探求真理及防止謬誤之一種天然的保障。

雖然兒童們的學業進步很快，而校長猶未能得到各個村民的歡心，因此不久就有一種謠諑風傳，說他過於驕傲。兒童們雖極力爲他辯護，但他們的父母說：「即令他對你們很好，然仍不免驕傲。」這種謠諑一直流傳到開學後三禮拜，方才止息，因爲此時適有一事發生，可以證明兒童們的辯護是對的。

原來正在學校的對面，有一架老朽的過路橋，二十年來未加修理，故每到雨季，上學的兒童就須踏水而行，但水深過踝，是以多感不便。今日在大雨淋漓之下，此處已積水成渠，只見葛留斐一人獨立於大街中間，扶持一個個學生渡水入學，這是二十年來的第一次。恰巧有幾個向不滿意於

校長的村人，住在這個附近的地方。他們始而見着他的紅衫被雨水溼透，只覺可笑，以爲不到幾分鐘的時間，他必來央求他們幫助。繼見他的衣服頭髮均滴下水來，而他仍繼續不倦的扶持着兒童，於是他們在窗戶裏邊互相的說道：『他定是一個善良的愚人，我們應承認我們從前的看法錯誤；假若他是驕傲的人，必老早就放棄了這種工作。』最後他們出來給他代勞，讓他回去更換衣裳。不但如此，而且在學生們放學回家的時候，已見一個新木橋建造起來，所以他們都可以不沾水的回家。自今日以後，再沒有聽見詆毀校長傲慢的話了。

但是學校仍有不少的仇敵，而批評學校最苛刻的人，就是那位前任校長，他因爲嫉妒的原故，惡見學校的發達，若不是恐怕亞祿停止他的養老年金，更要特別放肆的攻擊學校，因爲這是違反原定條件的舉動。不過惡見學校的革新而偏喜維持原有狀態者，尙不止舊校長一人。自從余邁爾事

件發生後，亞祿下令將他的酒店封閉了，現在就有一半村民因爲慣於過着天晚酒店的生活，故怨言載道。亞祿知道了這種消息，並得悉此輩流浪人不安於家庭生活而常在家裏橫事搗亂，便在朋納的近郊，開闢一片出泥炭的濕地，以很好的待遇，雇用了五十餘人做工，

一般窮人們的生活狀況，已經有多方面的進步了。許多紡織人家，因爲有了什一自由地的獎償之希望，已日趨於安分與繁榮，而一般貧苦的人家，再也不容富有者之任意的壓迫與宰割了。素以慈善著名的雲諾夫人，現亦覺得與其一味的周濟，不如引導他們自己幫助自己；故有人來乞求她施捨時，她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先要到你家裏去看看你真正的需要什麼，然後再想法怎樣幫助你。』

每天晚上，葛留斐必約青年五六人至其家長談，藉此告訴他們亞祿及牧師的真正旨趣及其所引起的外間種種誤會。在這種聽衆之中，有一人名

林登保者，似不惟澈底了解葛留斐的意思，並能以清漸而有力的言詞向許多村民方面傳達，以改易他們的錯誤觀念。

此時只有一輩惡習太深的老者，仍是迷戀過去，不以新時代有什麼好的希望。即如一度接受牧師的勸告不再以妖術害人的庸醫塗方，仍不肯舍棄舊日的生活而去做有益於人的事務；舊村官余邁爾自得恢復自由後，牧師便不常來規勸，亦時舊態復萌，常於新社會的可能範圍中，做出不法的事體來；僞君子哈德洛夫雖在一個短時期內曾有悔過的表示，但現在又恢復常態了。

第三十三章

貴婦搗亂，獵犬傷人。

一日，亞祿得到叔父亞恩寶將軍的來信，說他將携其姪女賽菲亞來訪，約在此逗留數禮拜之久。賽菲亞是與愛琴保的女兒有關係的，她爲亞祿的死對頭，自從她父親去世，就在將軍那裏寄養成人。其性乖戾而傲慢，雖受過很高的教育，但其惡性未改，不過加上一些社會的文飾而已。她恨亞祿，因爲討厭亞祿的慈善的理想，又因爲亞祿是她叔父的財產繼承人。她以貪圖名利的關係，遂百般獻媚國王的幸臣赫理都拉，求他代尋一位富有爵位的丈夫，且設法勸誘亞恩寶將軍，取消亞祿的繼承權以爲己有。赫理都拉也最恨比里夫斯基及亞祿二人，對於他們改進惡劣現狀的主張，極不謂然，故樂於利用賽菲亞去朋納的機會，得知一切有關於該地新政的

消息。他常聽到葛留斐的學校的報告以及亞祿夫婦，牧師夫婦，默爾兄妹與李阿納的女人格渠德，每禮拜集議村務的消息，因此頗感不安。並且國王近來受了比里夫斯基的影響，也慢慢的對於亞祿的新改革發生興味，於是赫理都拉益覺有在敵人的計畫尙未成功時，予以破壞之必要。他想第一步要誹譏亞祿的名譽，並使其夢想變爲宮闈間的笑柄，爲達到此種目的計，則不可不仰仗賽菲亞的搗亂本領，因力勸她有亞祿府之行，並囑其見機行事。

亞祿自見來信，即知賽菲亞此行必含有歹意；果然，她到此尙未多日，則已顯露其播弄是非的影響。她事事煽惑她叔父反對亞祿，說他教育嘉兒的方法如何不適宜，又責他如何不當對任何一個農婦都接見。如此對付亞祿，固屬可惡，而其陷害葛留斐的手段，尤爲卑劣。她暗下派她的獵僕到村中，散布不利於葛留斐的謠言，如說他是一個脫逃的軍人，因爲無處

安身，所以才來到這裏做校長，而一般不辨是非的農人多信以爲真。牧師聽到這種謠言，認爲將不免與本村的改進工作有礙，因欲報告亞祿，遂作一書，差米切齎往。

是日天氣炎熱，堡塞上舉行過一次宴會。暢飲後的亞恩寶將軍正伴着賽菲亞坐高臺上納涼。賽菲亞忽指着立於塞門前的一農人，對將軍說：『亞祿將要舍我們不顧了，因爲那人是來見他的。』這句話使酒後興奮的老將軍聽了，不啻火上加油，遂叱令此農人退去。但米切既負有使命而來，焉肯退去，僅向後退縮一步以待亞祿的傳喚。於是賽菲亞又氣憤着講道：『你看，農人都曉得你在這裏的權力有多大！』這句話更激怒了將軍，所以他就招呼下邊的獵僕，趕快喚塞上的獵犬將那人驅逐了。

正在這個當兒，有人來請將軍進府遊藝去了，假如沒有賽菲亞催促，獵僕也不至於多管閒事。及至一二獵犬的頸鎖已解，飛奔向着這個不相干的

農人追趕，適爲嘉兒所見，恐將往噉人，即追來喊牠們回去。他捉住了『撒旦』的頸圈，再捧着牠去追趕跑在前面的犬，他不住的喚着：『土耳其，土耳其！』

賽非亞立在高臺上，眺望此種情境，如同觀一幕喜劇一樣的有趣，因爲不願嘉兒干涉，所以囑他道：『你這個傻孩子！狗不會吃了他！』這話當然是真的；使米切能知堡寨獵犬的訓練，當不至被犬咬傷；因爲向來犬若趕上窮人，只撕裂他的破衣，便讓他走開。但是米切不知，背倚壁而立，毫無懼避的神色，犬來了，便以手中的紐結棍擊去。這種舉動激怒了『土耳其』，牠於是不願向來的規則，猖獗得像野狗一般，直撲到米切的身上而嚙傷了他的大腿。米切又還了一棍，正打中牠的邊骨，牠即狂叫一聲而退，此時恰好有嘉兒捧着『撒旦』趕到。

『跟我來吧！』嘉兒很和氣的拉着米切的手說道。他又講些他父親怎樣

不知情的話。於是米切答道：『我曉得他是不知情的，即使我傷重而死，也不敢埋怨他。』

『那你不能死——你那能會死呢？』嘉兒見米切身邊鮮血淋漓，不禁很傷心的問他。但血愈流愈多，米切覺得快不能支持了，遂央求他趕快去找克勞思來。

嘉兒至堡寨，打發克勞思去後，自己來到客廳，氣喘髮亂，血痕滿手，穿過男女賓客的席次，以前事報告父親。賽菲亞正在玩着紙牌，見嘉兒這般模樣，便叫他不要過事張皇，說她已經曉得這個事體，農人既安然離開了堡寨，諒不至被狗咬傷，——即使受傷，也是他活該倒霉。亞祿即打斷她的話頭，極其莊嚴的要她許嘉兒據實以告。『這完全是她一人的過錯，——誰也不能代她受過！』當嘉兒說到這句話時，全場人都予以密切的注意。

正當這時候，亞府的女僕跑上前來，驚惶失措的嚷道：『那人已死在草地上！』

不待女僕說完，亞祿已自客廳狂奔下樓，因為行動過於匆促，致衣角掛住桌布，布墜，所陳磁器玻璃及銀器等物，紛碎於地上。蘇麗沙也跟著樓來。當他們來到草地上，米切剛從渾痛中醒來，對他們的同情很表示感謝。亞祿親自扶他入室，並細心裹好他的創口，然後遣人以軟牀送他回家。

第三十四章

人民自行作公平的處理。

亞祿展開牧師的來信，不禁嘆息說道：『今日痛心事，何如此之多！』他一時氣憤得不能竟讀來書，蘇麗沙偶瞥見他的面容，驚異的說：『天呀！你的神色，比米切的更要難看！』

『我願，』——他瞠着眼答道——『我願那條獵狗是已經咬着我！而今有一個更凶惡的動物，在嚙噬我的心肝。』

這種話很像是亞祿說的，所以蘇麗沙聽了覺得異常恐怖。因而請求他說：『請去床上休息吧，你現在病了！』亞祿不得不接受她的忠告，因為他剛要掙扎站起身來，隨即又足軟氣弱的倒下去了。自此以後，他便害起高度的寒熱症來。

今夜，將軍亦因飲酒過多之故，不能安眠。他的腦子裏不止息的浮泛着今日狗咬米切的印像；他不十分知道是他自己抑是賽菲亞應負其咎，及米切是否已經死去。及聽見克勞思從亞祿的臥室裏出來，他便問起事狀若何，及米切是不是真的死了。這僕人答道：『他現在沒有死，但危險得很；而我的主翁却是非常不安適的。』

將軍繼續問他關於今日事件的詳情，由此知道無論何人，都以爲賽菲亞是此種不幸事件的唯一主動者。『那末，許多人都有這種見解嗎？』老將軍又追問一句。

『的確是。』

『他們到底怎樣說法？』

『你老人家如想像他們人人自危的心理，便不難知道他們要說些什麼。』

「且對我講他們究竟說些什麼話。」

「那末，他們說那是一個可詛咒的毒計，最好的對付辦法，就是使那主動的賽菲亞受到同樣的報復。請將軍不必見怪。」

「當然不。所幸米切還未死去！」

「米切未死，倒是姑娘的幸事。」

「何以？」

「如果米切死了，她即不免有性命之憂。」

「然而現在確沒有人想傷害她嗎？」

「這可不敢說，最好在風潮未告平息之前，勸她不要離開堡寨很遠。」

克勞思感於將軍的善意，遂一五一十的將一般村民怎樣不喜歡賽菲亞，及她怎樣誣謗葛留斐的話，痛痛快快的講了一過。老將軍聽了非常震怒，故於翌日清晨起來，即至賽菲亞的室中，告訴她亞祿的病狀，并指責她

不當肆意攻擊葛留斐。她受了叔父的這番責備，心中異常氣憤，一面申明克勞思的話全非事實，一面決定於吃罷午點後親自到朋納去調查這件事體。將軍叫她注意克勞思的警告，如真要去的話，須得帶上一個人同去；但是這種顧慮更引起了她的惱怒，故悍然不聽而決意自己一人前往。

即日的下午，集在路旁酒店中的農民，正議論着賽菲亞的爲人。他們衆口一辭的說那種殘酷的行爲是他們從來所未聽見過的。倘若有人見了賽菲亞即驅狗以辱之，應受大家的讚美。屠戶某因有事而先離開了衆人，正在樹林外週推着車子向前走的時候，忽然望見一個行人出現於他的前邊。那人又小又瘦，穿的與衆不同，滿身采飾綺麗，一望而知其爲一貴族婦人——若以當時的心理去猜測，則此女必爲衆矢之的的賽菲亞無疑。

屠戶的血液沸騰了，胸中的鹿兒暴烈的跳着。他四週一看，不見一個人影兒。於是乎將車推進樹林之內，此刻他的一隻雄壯的猛狗已經搖着尾

巴在這裏跳來跳去。『我幹呢，不幹呢？』屠戶自問着說。這個引誘實在太大了，他遂一手指着柏樹林中的路線，發了一個號令。那狗飛奔而去，頃刻之間就達到了目的地。但狗是受過訓練的，牠跑上去並不傷人，只是上下左右的亂跳，幾次撲上她的身體，一面狂吠個不休。先是她腰間的繡帶被狗抓斷了，接着就是外層約細軟衣裳，也一條條的被撕得破爛，於是她的周身竟變成了飛動着的細片堆子。她的髮網也脫落下來，上邊所戴着各種飾物，紛紛的墮在地下，而此時四週的空氣，盡激蕩着她呼號的聲音。

屠戶很坦然的取出錢來看，且自言自語道：『她再有兩分鐘就夠了！』到了時刻，他吹個口哨把狗喚了回來。老將軍於姪女去後，因慮有意外發生，故遣獵僕尾隨其後，這個僕人雖已遠遠的聽見呼號的聲音，但不想到這就是他的高貴的女主人所發出的。當他走到近旁時，賽菲亞的一副

狼狽的形狀，令他驚慌異常，故立即向後迴避了一會，將自己的心神先鎮定了，再前來問明賽菲亞此次的不幸遭遇。

賽菲亞以爲這是一條瘋狗來襲擊她，但獵僕說瘋狗不會只咬爛衣服而不傷害人的。不過她始終相信是被瘋狗咬了，而且覺得已開始害起此類的病症來，因此害怕的很，雖人人都認爲她身上的痕跡全是狗的爪印而非咬傷，但她終不之信。她又不能描述那瘋狗的形狀；只說比她的身體較大，她從來沒見過那樣猙獰的牙齒。就連狗的顏色她也記不清楚，——她一次想起是白的，忽而又變成黑的了；她似乎覺得除了狗的頭和嘴之外沒有看到什麼。從她的敘述中，簡直尋不出一點證據，因此無人能提出若何的辦法來。

翌日的早晨，賽菲亞的神志比較清醒了，便憶起當時曾聽見吹口嘯的聲音，這顯然是有人嗾使狗加害與她的。一種報復的心理，使她主張將每

個養狗及吹口嘯的農人都逮捕起來。但將軍却不贊成這種擁統的辦法，於是乎賽菲亞就帶着責備口氣問道：『你竟不肯因為我的緣故，去捕押一個人嗎？』

『慢說一個人，就是一隻貓子，也不可無緣無故的捉來，』他一面很冷淡的答說，一面就離開屋子了。

賽菲亞的高傲精神就此受了一個很很的打擊，立時沮喪得難堪。她覺得自身在世界上是何等渺小，豈敢再抱着反對亞祿的野心，以進行原定的計劃。自此她就慢慢的認識了自己，——這是屠戶的猛狗的功績而為人所不能辦到的！

賢
婦
人

二七六

第三十五章

亞祿病後，繼母訂婚。

亞祿的病勢已經很沉重了；入夜熱度增高，他的氣力一天一天的衰頹下去。蘇麗沙和她的兒女萬分的焦慮，以至寢食俱廢，度日如年。全保塞的男女無一不憂心如搗，其中尤以亞恩寶將軍爲最；他的形容憔悴，肌肉消瘦，轉過於病人自己，他在夜裏不能安眠的痛苦，爲他一生所未經歷者。他常想着亞祿如有不測，他是不能辭其咎的。賽菲亞的病狀也沒有多大起色，但她既然是由於別的原因而病，所以亞祿的病勢如何，對她毫無影響。亞祿的一班僕人以主翁之病爲賽菲亞一手所造成，故對她的感情異常惡劣，幾乎要將她拋到窗戶以外去；且亦很不滿意於她的獵僕。但亞祿每於身體退熱之後，常以清醒的神情，和妻子朋友們戲談將終的命運

當亞祿病危的消息傳到村中的時候，兒童及許多爲父母者，想起亞祿過去對他們的好處，就不約而同的相對揮睇。然而過此不久，衆人的心理即漸漸的有所改變了。他們以爲亞祿既不久就要去世，後此社會上將要發生若何變化，則爲他們最熱心討論的問題。在一部分農人的心中，即如蜘蛛織網一般快的形成了無數的奇思幻想。如那些從前有所希圖而爲亞祿所制止，及不滿意于現狀的人們，都一致的想着：『現在一切都要變換了。』

富庶的農民尙未忘當日菩提樹下的恥辱，而一輩遊蕩人，亦覺得從前亞祿借給他們買羊的錢，現在可以不還了。酒店的運酒，是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通過山嶺，畜牧的男子是可以將他們的牛羊，任意趕入窮人的草原，而博起富人發笑。

村官梅爾自任職以來，未嘗一日安樂，此時如逢來自堡寨的人，便裝着一副憂愁的面孔問他，亞祿究竟有不有復原的希望。他的女人以爲妹妹與有錢的表哥，定可以結合成功，且料想妹妹早已將路諦置諸腦後了。於是梅爾來勸妹妹順從他們的意思，但她盛怒的加以拒絕。她指責他們不當誤以亞祿的意向，爲她結婚的憑藉，更不當利用亞祿患病的機會，來打斷她對於窮路諦的思慕。『不能夠的！』她自己暗地的說道：『我將要叫他們明白我嫁路諦，不是因爲亞祿的原故，而是因爲我確實看中了他！可憐的人兒，已期待了我這麼久，——我現在就該去嫁他了。』

眼淚已汪汪的流下；她不復再顧慮村官夫婦的意旨，甚至也忘記了她怎樣的得到這種決斷；她此際只彷彿見路諦和他的兒女立在面前，以及他們牆上懸着雕刻畫的室中景況。她關上了房門，從書架上取下一本禱告書來，翻到了女子將出嫁時的一篇禱告，朗誦一過；於是頭枕着雙手，淚珠

兒不止的灑在書頁上面，她懇切的祈禱上帝，實現她的願望。最後揩乾了淚眼，滿懷着希望出去會見格渠德。

格渠德對她久置路諦於不願的居心，非常不滿，今日見她慢慢的走進街來，因為不明瞭她的意向所在，故亦不願到門口來接着她。但她直走進來坐下，氣喘不止的說道：『我已拿定主意要去嫁給他了。』

格渠德誤以她所指的意中人，是她那有錢的表哥，故有意呵斥的答她說：『我簡直就沒想到你的事！』

『什麼事？』梅爾的妹妹驚異的追問一聲。

『就是你自己毫無定見的輕薄事！』

『你是什麼意思？你明白我說的話嗎？或者又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嗎？』

『你現在突然轉換了風頭，要嫁與你的表兄，想必是因為亞祿病了；』

這實在令我痛心。」

「那末，你的意思我現在才明白了！」梅爾的妹妹笑着說了。

「你忍笑嗎？」格渠德的眼中已有淚珠閃動。

「我笑是有原因的。」

「你絕對沒有原因——你真使我生氣。」

「啊，我只是講笑話；他還不知道哩，假若你代我決定了，更不知道

將怎樣使你歡喜呢？」

「你要使我發狂嗎？」

「看你多末好玩？你知道你誤會我的意思嗎？我並不是去嫁給我的表

兄——」

「但是——你却非指着路諦！」格渠德說着這句話的時候，神色已有些轉變了。

她們彼此解釋明白以後，即偕同去見路諦。他正在爲孩子們纏線，見她們踏上台階，就立時停止工作。他詫異得不能言語或走動。梅爾的妹妹即坐於他的身旁，於是格渠德說道：『現在她就是你的了！』

孩子們都從紡線車子邊站起來，格渠德告訴他們說：『現在她就是你們的母親！』梅爾的妹妹同他們一個個的握着手，並說：『親愛的兒女，上帝愛護我們！』於是路諦以雙手緊握其愛人，答道：『上帝定容許我們結合！』

她整個的下午都留在這裏，且告訴格渠德說，她在這裏所感到的愉快，使她覺得好像就是這家中的人一樣。她接過來路諦的綾軸，說他將線捲錯了，隨即給他改正過來；她又幫助孩子們料理他們的紡車，並爲兩兒梳理頭髮，更煮了一些菜羹，以享幼小的孩子。她抱嬰兒於懷，也喂牠一點羹湯；隨後又脫掉牠的衣服，她擁着這個赤裸裸的小孩的神情，就彷彿圖

畫上聖母抱救主耶穌的一樣；她教牠對哥哥姊姊們問個晚安之後，才給牠放到床上，並唱着歌兒催牠入眠。至夜深，她始離別了路諦，臨行之時，還從他的庭園中掇取一束鮮艷的花朵帶回家去。

賢婦人

二八四

第三十六章

焦急，喜悅，結婚禮。

近來關於亞祿死後本村將有一整個變化的論調，已漸漸的哄傳於村民之間。兒童從學校回來，告訴他們的父母說，校長常是紅着眼睛，他們的父母就說：『那是有原因的，使亞祿病故，他的飯碗也就隨之而去。』他們聽了，很覺得不安，故於翌日散學後，齊集於葛留斐的面前，一立於最近的學生，戰戰兢兢的問他，如果亞祿不幸而死，他是不是仍可以做他們的校長？葛留斐初聽到這個問題，雖覺得非常感動，而暫無詞以答；後來走近窗前，深深的呼吸了一下，才展開兩隻手臂，大聲的說道：『我的孩子們，即使上帝奪我亞祿而去，我仍舊願和你們在一起！』諸兒聞言，遂欣然離校歸家，然他們的父母却不置信於葛留斐的決心。

瑪利亞聽到葛留斐不久於位的謠言，便請求她的哥哥默爾設法保障新學校的安全，并同時勸說少年雲諾夫人，也鼓動她的丈夫出頭協助。他們於是乎聯絡起來去見那位人人愛戴的老雲諾，經詳細說明理由之後，老者亦允許作他們的發起人。他遂挨門挨戶的到各殷實農人家中走了一趟，先說明他的來意，然後請求他們簽名維持學校，他說如果他們不肯答應的話，他個人爲顧全兒輩及本村的幸福起見，甘願替他們担負學校的經費，不過要他們簽諾這是他對於他們的恩惠。這種方法很有效，因爲無人願將自己的名字記入受惠者的名錄上；所以他到了黃昏的時候，已獲得全體富農的簽署。

同時，亞祿病重的消息已傳到國王的宮庭，大臣比里夫斯基向國王乞假，即赴亞祿府省疾。國王准許他去，更倩其太醫偕往，且命用必要的方。法以保全亞祿，使他在病中不受任何煩擾。他們來到亞祿府，太醫加以診

斷後，便肩頭一聳，暗示斯疾已甚危險；隨即打開了他的藥箱，而由箱中所發出的各種香氣遂布滿室中。那箱內陳放着各種藥品及手術器具，如那可怕的金銀鉗子，針，刀，與海綿，綑帶，蛇片，蠅粉，毒藥，五金塊，半金屬品，化學藥粉，天然粉，消毒藥，以及橡皮膏等物。他即取出若干藥品，加以秤量，混合，磨擦，燒熱，化冷，一個鐘頭過後，亞祿身體的內外部，已感受着精密的調理。

此時，病人已由極危險的時期而入於一種昏迷的狀態中了，太醫囑家人一律退避。他們鵠候于室外，心中已是萬分的焦急，因時刻怕有死的消息傳出。蘇麗沙已經暈倒了，孩子們跪伏地下，牧師在高聲的祈禱着。突然聽見室內有點動作；醫生輕輕的開了門出來，對衆人低聲的宣稱：「他發汗了，尚有些希望」。再過一刻鐘，又有好消息傳出，自此以後，亞祿的病勢更漸漸有了起色，故衆人於苦悶的長夜中間，尚能陸續聽到太醫安

慰的報告。

翌晨，亞祿已經覺得大好了，但因身體太弱，故醫生仍禁止家人見他。比里夫斯基亦只能偶爾從半開的門戶中窺望而已，所以他於一日之間常是和牧師及葛留斐在一起縱談消遣。他借着這個機會，將朋納最近所發生的一切變化，細心加以考查，尤其注意於新學校的活動，他因此常整日留在學校裏觀察。他檢查各個學生的作業，而特別留心讀書與手工勞動之聯絡，但在他考查的進程中，并不表示一點意見。及至視察完竣，始對於葛留斐的方法，加以贊許。他說：『我認爲你的辦法是與人的天性及其實際的社會環境相諧和的。』又說：『一個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是以其能否得到適當的發展而定，他如能得適當的發展，則始能盡忠於其職務，始能感覺愉快與安全。你現在所用的方法正可以適合此種要求，並且我所見過的教育方法沒有能夠及得上你的方法。親愛的校長，倘若我們的內閣願意製定

一種計畫，來教育全國人民，使人民用其最大的能力於社會的有益事業，則那種計畫的實施，必須與你這個學校所實施的，大體相同。」

葛留斐感激得要涕零了，但覺無辭以對。比里夫斯基臨行時，拍着他的手說道：『請相信我願意幫助你，但照常進行你的工作，就好像你不認識我，世界上沒有我這個人一樣。』

亞祿雖已大好，然而復原很慢。現在朋納的村民又覺得亞祿是世界上最親愛的人，於是對他就有許多同情的表示。兒童們又結隊來堡寨，祝賀敬愛的亞祿的痊癒。他接見他們，很慈愛的同他們講話，並細問他們的讀書，飼羊及儲金各事。不久，梅爾被亞祿免職，所遺村官任務，命由默爾承乏，一般貧民得知這個消息，更歡欣異常。

亞祿復原後，將偕其妻驅車來朋納，村民得報，要為他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旭日一出，鳴鍾為號，全村的人民，無男女老幼，都出來迎接他

。兒童們各戴着鮮花爲飾，路諦已決定在今日行結婚禮，於是衆人就請他們一對新人領導大隊前進。

他們遠遠的聽到亞祿的車聲，便一齊跑上前去，因此亞祿雖不能馬上就從柏樹林間看見他們，而已聽到他們歡呼的聲音了。他隨即下了車，急忙走來會見正在步行着的村民。見面時互相致問之後，便利蘇麗沙帶著路諦夫婦，引導大衆歡天喜地的下山來至教堂。他們全體都跪下感謝上帝保全亞祿的生命，又同唱了一首讚美歌，以後就進行結婚的典禮。

如此隆重的結婚，實爲朋納空前的盛典！當亞祿引着新婦，蘇麗沙引着路諦由禮堂走到牧師寓所的時候，倏揚的鐘聲徐徐的奏出歡樂的歌兒，引人入勝。寓所的庭院中廣設桌椅，桌上雜陳酒類，麵包，牛奶，牛酪，肉餅，糖羔之屬，足供老幼賓客享受。會餐畢，一齊在青草地上跳舞，且得亞祿及蘇麗沙加入同樂。甚至亞恩寶將軍以及牧師夫人亦來參加跳舞

，於是人人歡愉異常。

賢婦人

第三十七章

結論。

自亞祿病愈，現在已有一年了，他的利民事業仍是繼續不斷的發展，他所遇到的阻力也就一天一天的消除了。他爲輔助推行新政之便利，特制定各項法令，以保護個人的利益，兼防止紊亂社會的秩序。現在新村官默爾更提出一種新的建議來。一日，他集齊全體村民，告訴他們說，他有一種方法，可使他們不難於二十五年內，籌集一宗巨款，足以抵償他們所應繳納的全部租稅，此款籌付之後，他們即可以無稅的土地傳給子孫，他的方法，就是要他們各按其每年收入的多寡，節取少許以積儲起來。農人們最欲獲得無稅的土地，故對於村官的計劃，沒有不樂於接受的。默爾並取得亞祿及葛留斐的諒解，因爲他們也相信，以本村現在的狀況而論，在二十五年內，不惟不難籌集四萬弗羅林以作此種用途，而且可以籌得更大的

數額以爲繁榮本村之用。現在亞祿諸人，既以節儉理財之道，苦心勸誘村人，本村中作奸犯科的數目，便大大的減少了，於是亞祿認爲廢止死刑的時期已至，便設立一種感化院，以期教導少數犯法者，達到勤儉而有規律的生活。

在這一年之間，國王方面沒有片紙隻字寄來。大臣比里夫斯基常與亞祿通訊，對於他的事業之進步，極表同情，但未曾在國王面前一言及之。從前，國王對於亞祿的規畫頗有興趣，而今這般冷淡，即不免令亞祿有點皇惑；但葛留斐憶及大臣臨別的話，以爲他所以不公開揄揚者，必有相當的緣故。葛留斐的揣測是對的；大臣深恐在事業的基礎未固，效驗未昭之前，遽爾宣揚，徒召紛擾，故不若暫守緘默，雖常於宮庭中聽見赫里都拉嘲笑亞祿的計畫爲慈善的夢想，亦不加以駁斥。赫里都拉始終相信亞祿的一切設施，全要歸於失敗，故不惜順口雌簧；但未料想到他的政敵比里夫

斯基只不過暫守緘默，以待時機成熟，定與他爭鬥一番。

一日，亞祿得叔父亞恩寶將軍的來書，勸他停止他的改進事業，以免被人譏笑，亞祿很覺得惶惑不安。當他正在據案沉思如何滿意的答復他叔父的時候，忽然有人遞來一個意外的消息。是他的朋友比里夫斯基的信到了，信中說時機已至，今將奏請國王，來考察朋納的一切新的設施，以期推廣於全國。亞祿得信大悅，隨即作書答乃叔。

比里夫斯基祕密的進謁國王，陳述亞祿的事業的進步，請他注意朋納村的現狀與全國的一般狀況之不同，並痛論現在土地的弊俗。國王喟然答道：『比里夫斯基，你知道我對於你的話是何等信任，但我深深的覺得改革現有的弊害是不可能的。』

『陛下，固然是很難的，但我認為有一種辦法可行——也只有這一種辦法，就是使政府的權力能在人民的生活上發生影響。』

『那是可能的嗎？』

『亞祿所努力的結果，就是很好的證明。』

『你可知道一國與一村的情狀是很懸殊嗎？』

『當然知道，不過亞祿所用的方法，既可以感化一村，陛下亦可用之以感化一國。』

『我希望你能夠證明此話屬實。』

『有恩多夫與勒爾匡二人，可資證明嗎？』

比里夫斯基所以舉出此二人的緣故，是因為他們一個是國中最有名的理財家，一個是司法的能手。

國王驟然聽到這兩個人的名字，大吃一驚，因為像他們這樣富有政治才識的典型人物，也贊成亞祿的設施了；他遲惑了一會，遂讓道：『不，就是他們，也不當強我行其所好！』於是又轉個語氣問道：『你究竟有什麼』

麼要求？金錢嗎？」

「不。」

「奇怪！那末，你所期望的是什麼呢？」

「我期望政府方面，作一個調查，以研究亞祿的主張是否能施用于全國。」

「還有什麼？」

「還得創設『新法講座』，其目的在使全國的執政者明瞭全民政治的理論，並指派一考查團，為欲實施此種政治者之輔導。」

「奇怪！很奇怪！」國王這樣沉思一會，便問他：「不需要金錢嗎？！不需要建築設備嗎？！不需要什麼組織嗎？」

「這些都無用，只需要幾十部記錄簿子，命調查團人員各記載其所做的事項，以便照示大眾，就彷彿商人們的出納賬簿一樣。」

國王略加考慮後，即決定組織一調查團，使其隸於赫里都拉之下，進行研究亞祿的計畫在普遍的施行上所應遇到的困難及反對的理由；並授予比里夫斯基以顧問與建白的權利。

當雙方的建議書送達國王的時候，他檢閱一過，始覺赫里都拉方面的理由太不充分，隨即召比里夫斯基至，說他要親自去考查一番，目的在研究兩個問題：一是亞祿是否已經將他的計畫都實現出來，一是即令他確有相當的成就，再看他的方法是否能適用他村，推行全國。國王又說道：『今爲考查精確起見，此次考查團中，要有精於法律及財政的專家，有商人，牧師，官吏，校長及醫師，並需有數個地位不同的婦女參加，以表示她們的特殊見解，最要緊的一點，就是大家都不可有任何成見在胸。』

國王欲赫里都拉担任一部分考查工作，但他却願在遠遠的觀望着。當國王正要動身去朋納的時候，他復貢獻了一句讒言：『朋納村中諸人既知

道陛下將至，必先上滿其報時鐘，使陛下在留村之日，見其旋轉如意，時效昭著；但如陛下試令其齒輪暫停，則可發現全部機器的弱點。」

國王曾下令諸考查人員，在全體同時向他報告之前，不可先發表關於個人所担任的工作方面之任何意見；這是一道聰明的命令。因為在他們剛開始考查的時候，大家都以為亞祿的野心太大，他的全盤計劃未免偏于理想，若以之推行全國，更非人力所能做到。但經過數日間精密的調查之後，他們始發覺一般設施的真實性，到了第六日，他們公認此種計畫可以普遍的施用，遂一致向國王復命。

國王初至朋納，見其風氣大變，很敬服亞祿的才智毅力，然尚未全信自己的觀察即是正確的。後來與葛留斐及默爾接談，又見到路諦的兒女，知道他們昔日生活的苦况，心中始大為感動；葛留斐復指着格渠德對國王說道：「導諸兒童於勤儉的生活，就是她的力量，像我這樣的學校，是她

家中早已有的，假如沒有她家庭的情形作模範，我亦決不能有今日的學校。」

國王幾日來所見所聞的，無一不令他表示同情；他遂覺得不能再以冷靜旁觀的見地虛心考察了。他此時復憶起臨行時赫里都拉的贈言，即厲聲說：『我定要為感情所動，且暫將齒輪停止以觀真象！』于是召至亞祿，葛留斐，牧師及默爾四人，指示他們說：『你們四人且去斯拉維罕，在那裏留居三日；你們可借這個機會考察地方情形，並將你們素來的主張試行之于孤兒及罪人。同時我在這裏可以再冷靜的觀察一遍，近幾日來我所見聞的事物，直彷彿是過眼的雲烟。』

亞祿等四人去後，國王即以敏銳的眼光，觀察村中諸事的進行，以發見有無什麼變動；但結果所見者，俱與從前完全一樣。至第四日他赴斯拉維罕，並未存心見到什麼新奇的事物。亞祿等自來此間，已組織一類似朋

納的學校，收容十二個孤兒，以葛留斐任教導；並有感化院送來的十個囚犯，由默爾教以紡織的技術，已著相當的成效；而亞祿及牧師二人更多方收集有關於囚犯及七十個孤兒的境遇及感格的事實資料，此類資料且具有研究本地風土人情之價值。

國王目覩此三日間的事業，不覺驚嘆失色，正在這個當兒，他忽然聽見一陣喧嘩之聲。有一羣囚犯與一隊孤兒齊來匍匐于國王之前，乞求長得此四人為教導。國王隨即說道：『起來吧！囚人們！起來吧！我的孩子們！你們一生的命運都在他們的手中。』此外他再沒有話可講了。兒童們仍長跪不起，一時全體默默無言，但各人心中均抱着未來美滿的希望。

(全書完)

北平著者書店最近出書

△大學教育新論

Ed. H. Wilkins 著
鄭若谷 譯

定價六角

△大學教育的理想

鄭若谷 編

定價六角

△教育罪言

徐炳昶 著

定價二角五分

△中國教育改革與日本

王鳳崗 著

定價精裝一元
平裝八角

△健康教育指南

陳志潛 著

一年級定價二角五分
二年級定價一角

△健康教育圖

陳志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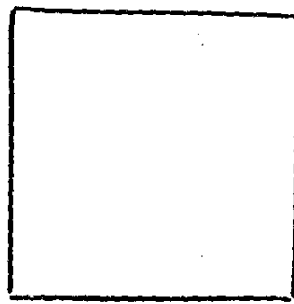
每套定價一角

北平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初版——一〇〇〇

賢 婦 人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實價捌角 外埠另加郵費

裴斯泰洛齊原著

鄭若谷繙譯

北平著者書店出版

北平著者書店 總發行

北平
立達書局
震亞書局
人文書局
海文商局

上海黎明書局 代售

南京京書局

天津大公報代辦部
成都新學總社
廣州圖書消費合作社

1 /
117210

117210

117210